

平凡的英雄

同学们，小朋友们，在你们的生活中，除了亲朋、老师、同学，你们还熟悉哪些人物？哪些名字呢？噢，我明白了，大一点的同学崇拜歌星、球星，小同学们心里装满了各式各样的卡通人物；也许有的同学不高兴了：不是这样的嘛，我还知道许多科学家和政治伟人的事迹呢！这当然很好了。

今天，张老师想给你们讲一个，你们也许听说过，也许还很陌生的人物，他的名字叫王为民。人们称他是平凡的英雄，假如同学们能了解他的事迹，以他的精神做人，那你们将来一定是一个高尚的，对他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

王为民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其实啊，他非常非常地平凡，经常穿一身工作服，吃很简单的家常饭；他的工作吗，是千千万万个普通的石油工人中的一员，一个采油工人。但是王为民又是非常非常伟大的，上至国家最高领导，下至普通黎民百姓，大家都钦佩他、爱戴他；连我们的江总书记都夸他是“新时期的铁人”。他先后四次受到邓小平、江泽民、李鹏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党组和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先后四次作出了《关于开展向王为民同志学

习的决定》。中共石油天然气公司总经理王涛同志亲笔题词：“学习王为民同志，对理想执着追求，对人民无私奉献，对工作认真负责，对技术刻苦钻研。”

说起王为民来，他的成绩可是很惊人的。他只上到初中二年级就因为文化大革命被迫停学了，可他却先后取得了 30 多项革新成果，其中有五项获得国家专利。他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1993 年当选为八届全国人大代表。1995 年荣获全国首批“中华技能大奖”。1997 年 1 月 15 日，他被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党组授予“铁人式的好工人”荣誉称号。

同学们，小朋友们，你们一定想知道，一个普通的工人，他是如何获得这些耀眼辉煌的荣誉的呢？现在，张老师就给你们讲王为民的故事。



“毛链子”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全国各族人民载歌载舞，热烈庆祝，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人们心里别提多快乐了！就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时光里，11 月 16 日小为民悄悄地降世人间。这是山东省济阳县江店乡红庙村一个农民的家里，“哇啊……，哇啊……”伴着新生儿清脆的哭声，接

生婆冲着门外大着嗓门连声吆喝：“是个小子！小子！老王家后继有人喽！”全家人这个乐呀！那个时候，咱们中国人普遍地重男轻女，有句古话是这样说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意思是：不孝敬的行为主要有三种，其中没有后代是最大的不孝。那时候的观念认为男孩才可以传宗接代，只有女儿不算有后代；所以那些没孩子或者有女无儿的家庭，最怕人家骂他“绝户”了。

最开心的是小为民的父亲王忠信，他笑得合不拢嘴，还不停地忙活着，先烧了一锅水，给儿子洗身；接着给接生婆煮了一碗热乎乎、香喷喷的鸡蛋面。

小为民的降生，给这个家平添了许多乐趣，虽然上面已经有了一个姐姐，可全家人最疼爱的还是小为民。在这个并不富裕的家庭里，小为民享受了家庭的最高待遇。父母对他那真是：含在嘴里怕化了，放在手里怕摔了，总担心孩子有什么意外，他们一合计，干脆给孩子起个吉利的好名吧！叫什么呢？“狗子”、“狗剩”，叫这类名倒是好养活，可太贱了点，唉，就叫“链子”吧！用链子把他拴住，儿子就跑不了啦。所以，到现在乡亲们还有人称呼他的小名“毛链子”。为什么又加个“毛”字呢？因为为民很小的时候，总爱闷着头想事，想好了，冷不丁突然就去做，显得冒冒失失地，十足一个“毛小子”，于是“毛链子”就成了他的小名。

孟庆亮

这个故事的题目是“孟庆亮”，同学们一定很纳闷，咱们不是讲王为民的故事吗？怎么又说起孟庆亮来了，事情是这样的：

为民的父母虽然给儿子起名叫链子，可还是不放心，就这一个儿子，可千万不能有任何闪失和意外呵，怎么办呢？按当时的说法，有两个办法：一是给孩子认个干妈，最好是姓刘的，或者找一颗古老苍劲的大树认做干妈。姓刘是取“留住”的意思，“老树”是借树的长寿之意；另一个办法就是把孩子过继给没有儿子的本家或亲戚，姓人家的姓，跟人家一起住，这样，两家人共同来承担这个小生命，就保险得多了。为民的外公家没有男孩儿，这是他一生最大的遗憾，两家一商量，就把刚刚四岁的小为民给了外公家养活。外公姓孟，那时候中国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下刚刚解放出来几年，就象是漫漫的长夜过后，天刚刚亮了一样，全国人民都很开心，所以给小为民起名叫“孟庆亮”，是庆贺天亮，庆贺新中国诞生的意思。

小为民虽然跟了外公家，可他毕竟是王家的一颗“独苗

苗”，就这么一个宝贝儿子，总不让父母见面那可不行。所以呀，从他记事起，他就往返于孟、王两家之间。小为民从小就懂得体贴关心别人，两家人都把他当做掌上明珠一样爱护；可他呢，从不娇惯自己，有好吃的就让给妹妹、姐姐和大人们；大人干活的时候，他总想尽力帮把手。这样的乖孩子谁不喜欢，所以两家人都争着接他来住。孟家是铁匠，他跟着外公学打铁；王家是农民，他跟着父亲学种地，这是小为民儿时一段最美好的回忆。



王为民

王为民的父亲是个老革命，老党员，外公也是党员，两家人都给他讲过不少过去的战斗故事，什么地下党呀，游击队呀，八路军呀。每次他都听得入神，巴不得快点长大，也去当一名英勇杀敌的战士。为民的爷爷也是个老革命，为了抗日，他高喊着“中国共产党万岁！”慷慨就义了。由于为民全家对党、对人民无比的忠诚，所以我们的党特别信任他们全家，他的家在抗战后期一直是共产党的地下交通站，一位当时代号是“601”的共产党的老干部，在他家住过两年多呢。

王为民 18 岁的时候，外公去世了，他离开孟家，又回到

了王家，但名字仍然是“庆亮”。由于受家庭影响，王为民从小就立志当一名解放军战士，抗枪为民，报效祖国。机会终于来了，他19岁时，部队来征兵，他高兴极了，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军了。

这是1968年元月的一天，山东省济阳县武装部外，等着一群报名参军的年轻人，大家高高兴兴的，像过喜事一样。“孟庆亮！”里边有人喊。一个挺精神的小伙子应声而入，他响亮又愉快地回答说：“我现在不叫孟庆亮，我改名叫王为民了。”

王为民是自做主张改的名，他可不是随便想了几个字就改的，为了改这个名，他想了很久很久才定下来，可他的父亲不知道啊；这件事可把他给惹恼了，父亲又拍桌子又瞪眼睛：“胡闹，名字是你自己随便改的吗！”在过去起名字可不象现在这样，父母搬着字典查呀查，直到找到自己满意的字为止。那时候起名字是有规矩的，为了家族的辈分不至于弄混乱，每个家族的人都要按家谱规定的顺序起名。他们家的家谱顺序是，“忠厚传家”，他父亲叫王忠信，王为民应是“厚”字辈，父亲正准备给他起一个王“厚”什么的名字，不料他竟改名叫“王为民”了。见父亲面带怒气，王为民一点也不害怕，他笑嘻嘻、不紧不慢地跟父亲说：“爹，毛主席号召咱为人民服务，您也常常教导我们为人民服务，党的宗旨也是为人民服务，现在我要参军了，从此就真正走上了为人民服务的岗位了，起个‘为民’的名字不是最好了吗？”王为民的父亲是什么人？老革命，思想觉悟非常高，一听这话还能不高兴？几句话把老父亲说得满脸堆笑。老人家把大手往桌上一拍，又伸出一个大拇指，连说了三声：“好！好！好！”并且说：“既然‘为民’就要‘完全彻底’……”

从那以后啊，无论是当解放军战士、钢铁工人，还是石油工人，尤其是 1984 年 9 月入党前后，王为民脑海里就常常琢磨“完全彻底”这四个字：“完全”——就是“全心全意”、“心底无私”；“彻底”——就是“自始至终”、“从里到外”、“毫不保留”。“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就要象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一样，全身心地投入到社会主义事业、共产主义理想 and 为人民服务之中！……

谁擦的黑板

王为民的外公家住在孙洼子村，这里有个简陋的村办小学叫“孙洼子小学”。这是怎样的一个小学呢？几间破旧的校舍，水泥台做的冰冷的课桌，同学们从自家带来的长短不一、宽窄不同的板凳。夏天没有风扇，冬天没有暖气。同学们一定会说：这样的条件怎么能上学呢？不要惊奇，当时并没有人嫌这里办学条件差；相反，这是那些农村孩子们求学求知的天堂。能有一个遮风避雨的教室，有课桌，有板凳，有老师上课，这是他们的父辈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王为民就是在这所学校里读完小学的。

当时他所在的班里经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下课铃响了，

同学们一涌而出，满院乱跑，象一群闹闹喳喳的小燕子。突然值日生想起该回去擦黑板了，跑到教室一看：“咦，谁擦得黑板？”这样的事情一次、两次、三次，以至发生了许多次。慢慢地，同学们发现：那个一下课就默默地擦净黑板的人，原来是孟庆亮。

饥饿的岁月

自然灾害，苏联政府撕毁援助中国经济建设的合同，再加上党的指导思想上急于求成、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的工作失误，从1960年起，整个中国进入了三年困难时期。饥饿席卷着华夏大地。王为民的家乡——山东省济阳县是个重灾区。60年春天，家家户户开始以野菜和树叶充饥。那年王为民11岁，住在外公家。

那是怎样的岁月啊！饥饿的感觉是什么呢？同学们，小朋友们，作为新时期的少年儿童，你们是永远也无法体会的。人人面黄肌瘦，家家断粮断炊。荠菜长出来了，满地都是挖荠菜的人，槐花还没长成，就已经抢摘一空了。人们上顿槐花，下顿槐花，吃得个个脸部浮肿。

因为饥饿、营养不良，各种疾病接踵而至，人民的生命财

产受到严重威胁。在最困难的时候，连毛主席都是一盘野菜聊以充饥。

小为民饱尝了饥饿的滋味，他是个懂事的孩子，不管多苦，从不叫嚷着喊饿，姥姥、姥爷总是把和了一点玉米面的菜团子省给他吃，而他们自己吃野菜汤，为民却抢着自己盛上一碗野菜，一边大口吃，一边美滋滋地对姥姥说：“这个好吃。”

姥姥又激动又心疼：“孩子，你这么小，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不能不吃，我们老了，怎么都成。”

“姥姥，我吃饱了，不信你看！”说着自己拍拍大大的肚子。

姥姥眼圈红了，眼泪接着滚了下来：“傻孩子，瞧你，又干又瘦，从头到脚就剩一个大肚子了，这都是饿的，姥姥对不住你啊！”

“姥姥，不怪你。”为民再也忍不住，趴在姥姥怀里哭了。

饥饿的日子里一片饥饿，日里餐桌上，日复一日的野菜树叶；夜里睡梦中却总是黄黄的的窝头、甜甜的地瓜干，多希望能吃上一顿饱饭啊！这就是那个年代一个孩子最大最迫切的愿望。

十二斤地瓜干

在国家经济严重困难时期，中共中央多次发出指示：紧急调运粮食支援困难地区。一天，姥姥把小为民叫到跟前：“孩子，有粮食了！”

粮食？”为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你看，这是什么？”姥姥把一张长长方方的购粮证拿出来“这是公社发的救济粮，每户12斤地瓜干，再给你5元钱，你去买回来。”

姥姥的话音还没落，小为民抓起线和购粮证一溜烟飞出了家门。

“慢着，千万别丢了！”

“记住了！”

干瘦如柴的小为民，脚步象驾了云一样轻，那十二斤香香甜甜的地瓜干在他脑海里，象一只张满帆的船来回地飘荡着，这只船越来越大，以至占满了整个脑海。那该多好吃啊！他咽了口唾沫。

粮所大门口挤满了买救济粮的人，小为民也挤在里面，恨不能马上把地瓜干买到手。粮所的工作人员出来维持秩序：

“别挤，别挤，都能买到！”纷乱拥挤的人群很快被分成两队，为民松了一口气。前面还有二十几个人，每卖一份，大家的眼光都一起投向那沉甸甸的地瓜干。小为民也不例外，他那双饥饿的眼睛里充满期待的焦渴。

终于轮到他了，可是一掏口袋，天哪！钱和粮证竟不翼而飞。他慌忙上上下下地翻找，找了几遍，仍不见钱和粮证。糟了！我闯祸了，闯下了大祸！一家人都在等着这救命的地瓜干呀！小为民抱着口袋，蹲在粮所门口痛哭起来。不时地有人来劝他、安慰他，看着这个可怜的小孩，人们都摇头叹息着……

买上救济粮的人都背着口袋走了，最后，粮所门口只剩下还在哭泣的小为民。这时从粮所里走出一个中年人，问：“孩子，哭什么？”

本来为民的哭已由大声变小声直到慢慢抽泣了，经这一问，他满腹的委屈又上来了，眼泪象断了线的珍珠“叭哒、叭哒”往下落，“叔叔……粮证和钱……丢了！”他泣不成声，越哭越伤心，仿佛世界末日到了一样。是啊！这是救命粮啊，丢了它，就意味着此后很长的日子里，他和上了年纪的姥姥、姥爷将仅靠野菜和树叶来充饥，长此下去，他们能捱得住吗？姥姥已饿得浑身乏力了，姥爷也轮不起打铁的锤头了。

中年人长叹了一口气：“唉，苦啊！好孩子，别哭，我给你称上吧。”

为民简直不敢相信，傻愣愣地站在那里，看着中年人。

“别傻了，快把口袋拿过来！”

当十二斤地瓜干递到他手上时，他激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对着中年人深深地鞠了个躬，然后背起地瓜干飞快地跑回家：“姥姥，姥姥，地瓜干丢了，又回来了！”

望着小为民兴奋的样子，姥姥忙说：“别急，坐下来，慢

慢说。”听完了整个经过，姥姥忍不住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好人……真是好人哪！”

这件事已经过去 30 多年了，可是每当看到别人遇到危难时，王为民就想起当年自己在粮店门口悔恨交加、痛哭流涕的情景，就想起这不寻常的十二斤地瓜干，就想起那个好人。“应该帮助别人”，这种朴素的善良在他心里深深地扎下了根。

求学之路

王为民上学的临邑一中距他的家乡有 40 多里路，就在这条路上，他跑了两年多。这是求学之路，满载着艰辛、希望和追求的路

有时去孙洼子村外公家，有时去红庙子村父母家。回家干什么呢？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要想上学求知，先得吃饭、生存呀！回家主要是为了拿干粮和咸菜。春夏秋冬、严寒酷暑、风霜雨雪，赶上什么天气就在什么天气走，而且为了不耽误上课，他经常披星戴月，夜间行进。累吗？不累。苦吗？不苦。因为心里揣着活脱脱欢蹦乱跳的希望。这可是上学呀！过去上学那都是公子王孙、富家子弟的事，如今普通百姓家的孩子也能上学了。在王为民眼里，上学求知可比吃饭穿衣

重要得多。他暗下决心：“只要冻不死、饿不坏就学，非学一身过硬的本领不可！”

同学们，那个时候可没有现在这么好的条件，路远了，有很方便的公车，甚至有的家长还用专车接送孩子，最差还能骑个自行车呢；可那时候全靠两条腿、两个脚板，一步一步地走。这条40多里的路途，两年多的时间里，他不知走过多少回，印象最深的一次是第一年的冬天，纷纷扬扬的大雪下了整整一夜，第二天化雪的时候，天特别地冷，路上马踏人行、车来车往，冰、雪、泥混合在一起，不时地有人摔倒在路上。晚上被反复踩踏、碾压过的冰、雪、泥，又冻在了一起，坑坑洼洼、高低不平，而且滑得很。

为了不耽误功课，下了晚自习，王为民拿着空空的干粮袋往家赶，同学们阻拦他：“吃我们的干粮，这种天不能回去。”

“这种天怎么了，走不得吗？”

“那就去你姥姥家吧，那儿还近一些。”

“不，回红庙子，我还有别的事。”王为民从小就有个犟脾气，他想做的事恁什么都挡不住。

雪地映着星天，银装素裹的鲁西北大地，被寒冷和肃杀紧紧包裹着，王为民踏上了回家的路途。通常他走路总象一阵风一样——又轻悄、又迅疾，可这次不行了，一不小心就摔个大跟头，他爬起来接着走，又一个跟头，再爬起来走，一路不知摔了多少次。“寒冷”这个张牙舞爪的怪物，起初还很张狂：好你个孟庆亮，竟敢把脸露在外面，冻得你鼻子酸疼；手也露在外面了，冻得你发麻！可王为民就是不怕它，他不停地摔倒，不停地走，而且走得还挺快，“寒冷”终于被他吓退了，它悄悄地躲起来，不见踪影了。王为民觉得身上汗浸浸的，手和脸也不冷了。

到家逐个问讯了一遍，然后拿着干粮咸菜就急着往回走。父母劝他睡一会儿，他说啥也不依，又匆匆地赶回来。到学校天已经蒙蒙亮了，早自习就要开始，他用冷水洗把脸，带着胜利的微笑向教室走去……

学校食宿

临邑一中是当时临邑县境内办学条件最好的学校，那么，我们就看看他们的住宿条件吧！宿舍里排满了床，一间小屋住二十几个人，上下床、床与床之间几乎没有空隙，瘦小的人能走过去，胖大点的就只好侧着身子挤过去了。

少数同学可能家庭条件好一点，有个脸盆，也有用瓦盆洗脸的，还有的索性就没有脸盆，随便找个有水的地方洗把脸就行。

就餐条件怎么样呢？食堂里从来没有菜，只有萝卜咸菜，连一滴油都不放，除了咸再没有别的味道。学生从家里带来的玉米面，蒸成窝头，这便是学校的上等食品了。许多同学是吃不起的，他们吃的是自带的干粮：地瓜面的，高粱面的，半菜半粮的，五花八门，各色各样。同学们用不同颜色和花色的笼布或手绢把干粮包起来，免得互相弄混。饭后把下一顿的送去

食堂，食堂里有一口大锅，一个大大的蒸笼，一大堆各式各样的小干粮包就放在蒸笼上蒸，开饭的时候同学们便成群结队地去领已经热过的干粮。学校没有专用的烧水锅炉，他们喝的是用来热干粮的留锅水。留锅水是什么滋味呢？喝净化水的同学们，恐怕你们连尝都没尝过，如果感到好奇的话，回家可以尝一口妈妈热馒头的留锅水；不过，那种学校大食堂里，热了许多干粮包，五味俱全，但又绝对谈不上是好味的留锅水，你们是永远也“无福消受”了。

每到开饭的时候，能拿饭票去买窝头是一种优越、一种荣耀。王为民有孟、王两家做经济后盾，所以时常有机会用饭票打饭。他领来的窝头总是和同学们的高粱饼子、菜团子放在一起合餐，每次他都抢着吃最差的饭菜。所以啊，直到现在，班里的同学一提起王为民，都有一段共享窝头的故事。

姐送的馒头

“庆亮病了，发烧，老师让他回家休息两天，他怕误课，死活不肯回。”这是红庙子村的一个同学回家带干粮时说起的。这话很快传到庆亮娘的耳朵里，老人家坐立不安，一定要去看看孩子。大女儿心疼娘，也心疼弟弟，自告奋勇，代母出

征。

这一天，下着瓢泼大雨，低洼的地方，雨水没过了膝盖。庆亮娘狠狠心，蒸了一锅白生生、香喷喷的馒头。这可是好饭食啊！那时候，虽然最困难的三年过去了，可农村的日子还是很贫穷，人们过着半粮半菜，勉强温饱的日子。上中学的孩子十六、七岁，正是长身体、能吃饭的时候，难得顿顿吃饱，大多数同学都是对付着肚子求学。他们从家里带来玉米面，学校食堂给蒸成窝头；条件差的，就从自己家里带地瓜面、高粱面等作成的窝头或半粮半菜的菜团子。白白的馒头一年也难得吃上几次。

姐姐背着沉甸甸的馒头，多想吃一个呀！可这是给弟弟吃的，他要学知识，又是病号。姐姐身披一片破旧的塑料布，趟着水一步步艰难地行进。从红庙子到临邑一中足有 40 多里路，她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到的。破旧的塑料布挡不住偌大的风雨，她浑身上下都湿透了，汗水和雨水混在一起顺着脸夹流下来。她并不觉得累，想到弟弟见到馒头高兴的样子，想到弟弟吃了馒头红扑扑的脸，尤其想到弟弟现在还发着烧，她就恨不能一步跨进临邑一中的大门。

终于到了，一路打听找到弟弟的宿舍，推门进来，只见弟弟盖着被子趴在床上看书呢。“姐，你怎么来了？”

“你还发烧吗？”

“好了，不烧了。”

姐不信，可走过去谈何容易，一进门就是床，所有的床几乎是连在一起的，姐姐好不容易挤过去，摸摸弟弟的头：“哟，还热着呢！吃药了没有？”

“吃了，是老师给拿的药，姐，没事，过两天就好了。”

“弟，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姐姐说着打开包裹，露出

十几个白白的馒头。

可弟弟并不象姐姐想象的那么高兴，他低着头半晌不语，最后很愧疚地说：“我得这么点小病，怎么就让家里人知道了，连小妹妹都吃不上馒头，你还是拿回去吧！”

姐姐不满地说：“带回去娘会不高兴的，这么远的路，又下这么大雨，你还让娘亲自来给你送不成？”弟弟终于没有拗过姐姐。叮嘱了好半天，姐姐又踏上了回返的路途：“弟，一定要好好养病，姐走了。”

“快走吧姐，到家一定天黑了。”望着姐姐匆匆离去的背影，弟弟的眼睛湿润了。

又是一个难捱的下午，发烧的病人总是上午轻一些，天快黑的时候，温度渐高，半夜里烧得最厉害。晚饭时间到了，同学们都从食堂里领了自己的干粮回宿舍：“庆亮，好些了吗？”大家都跑来问候他。

同桌也进来了：“庆亮，怎么样？这是你的窝头，吃点吧。”

“唉，吃点。”庆亮裹着被子坐起来。

同学们都从床下取出咸菜罐来，大家一口窝头，一口咸菜，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慢着，我有好吃的。”孟庆亮打开姐姐的包裹。

同学们一看：“哇，孟庆亮你好福气！”

“大家一块吃吧！”说着一人一个分起来，说来也巧，恰好每人一个，可惜没有他自己的一个。同学们见了馒头不客气，三口两口就吞进去了。孟庆亮又没吃饭，喝了点水就躺下了。说这几天他生病，一直没有食欲。只有同桌看出问题来了，他手里拿着馒头，看了看，没吃。心想：“庆亮啊庆亮，你太善良了，明明你是想起来吃东西的，可把馒头分光了，自

己居然没有，还不愿让人知道，谎称不想吃又躺下了。

下了晚自习，同桌悄悄地跑回来，从包里翻出个馒头来：“庆亮，看，你没分着，我也没舍得吃，这一个留给你。”

“嘿！你小子真够鬼，我还真有点饿，咱俩一人一半。”

就这样，姐姐起大早顶着风雨往返跑了一天的路送来的馒头，弟弟只吃了半个。但是姐姐的这份深情，王为民却始终铭记在心，直到几十年后，在回家的路上，他还指着坑洼不平的路面对司机说：“当年我姐姐就在这条路上，冒着大雨，趟着没漆的水，给我送来了馒头。……”

优秀笔记

王为民在一中的语文老师叫李方安，现在是临邑县教师进修学校的校长。李爷爷讲过许多王为民上学时的故事，先给同学们讲一个他刻苦学习的小故事吧！

王为民的课堂笔记是整个初中部最优秀的，不但字写得工整清秀，而且内容丰富，还很有条理。能记出这样的笔记来，他听课一定特别认真。

夏天，有的同学拿作业本当扇子，不时地扇几下；冬天教室里门窗透风洒气，又没有取暖的设备，整个教室像个大冰

窘，同学们都揣着手，懒得记笔记，只有老师要求抄写时，他们才不得不伸出冰凉的手来。班里唯一一个不爱揣着手听课的就是王为民，他依旧认真地听课，仔细地记笔记。老师多次表扬他，要求同学们都象他那样不怕冷。有一次，老师又表扬他了：“同学们都要像孟庆亮同学学习，不怕冷，坚持记好笔记。”

一个调皮的男同学，小声地对同桌说：“我才不要像他那样，变成个烂爪子多难看啊！”

看着他呲牙咧嘴的样子，老师不高兴了，把这个同学叫起来，问：“怎么，不服气吗？”

这个同学很不好意思，他看了老师一眼，然后低下头说：“孟庆亮的手都冻烂了。”

一听这话，老师立刻想起每次走到孟庆亮跟前，他总是把两手放在桌下，原来是怕老师看见他冻坏的手啊。

老师走到孟庆亮身边，很温和地说：“庆亮，把手伸出来，给我看看。”

王为民只好把手伸出来了。呀！两只手上长满了冻疮，裂痕一道道的，露着红红的肉芽。老师又心疼又感动，一句话也说不出。同学们都站起来看着这双冻烂了的手，许多女同学不忍看下去，不由地捂住了眼睛。过了好半天，老师说：“同学们，刚才你们看了孟庆亮的手，现在，我们暂时停止讲课，请同学们传着看看这双手记下的笔记。”

同学们一个桌一个桌地传看着，没有说话的，没有不守纪律的。大家静静地看着，看着这厚厚的笔记本，这整齐隽秀的字迹，这条理清楚的内容。

同学们，小朋友们，这都是 60 年代的事了，如今你们在温暖的教室里，你们是怎样认真听课，认真做笔记的呢？

惜时如金

同学们，小朋友们，时间是什么？是钟表上滴滴嗒嗒的声音吗？是日历上星星点点的符号吗？不！时间是组成生命的材料，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时间实在是太宝贵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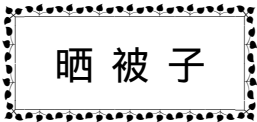
王为民的一生，不在乎金钱，不在乎吃穿，也不看重名利地位；他最吝惜的就是时间，因为，有了时间，才可以多学知识，多做贡献啊！

王为民在临邑一中上学的时候，是最刻苦用功的一个，每天晚上他都坚持到最后上床，如果不是怕影响同学们休息，他不知会熬到什么时候呢？就连课间 10 分钟，他都不舍得白白浪费掉，课间在外面乱追乱跑的同学中从来没有他；他的课间是怎样度过的呢？他呀，有时擦黑板，有时出去方便一下，有时给差生讲解习题。每次上课前，他都提前把要准备的东西准备齐全，然后就坐下来再看看自己提前预习的内容，哪些已经掌握了，哪些还不明白，需要上课时特别留意听讲，这一切他都做到心中有数，所以听起课来效果格外好。直到现在，每说起来，李方安老师还连连称赞：“王为民不但爱学习，而且也

很会学习，象他那样用功的学生实在太少了。”

为了少耽误时间，王为民每次回家几乎都在周六晚上，周日早上就返校。星期天，大多数同学都回家与家人团聚，他却总是一个人在教室里埋头学习。除了掌握课本上的知识以外，他还旁学杂书，积极学习其它方面的知识。只要有一本书在手，他就会忘记一切，在求知的道路上，他感到从没有过的快乐，真是“一卷在手，其乐陶陶”。越是学习，他越是感到自己的浅薄和无知，由于长期不断的学习积累，他的知识领域在同龄人中明显地宽泛，同学们都夸他是个“小博士”呢！

同学们，小朋友们，你是否也由衷地感到时间的宝贵呢？你是怎样珍惜时间的呢？当你头脑中那个懒惰、贪玩的小东西占了上风的时候，你能用自己的力量战胜它吗？……



晒 被 子

在临邑一中，由于王为民成绩优异，待人热情诚恳，受到同学们一致地拥戴和信任，刚上初二，他就被全班同学推举为新任班长。

自从当上了班长，王为民就更加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了，他处处以身作则。一提起班长来，全班同学没有不服气的。不

信，听听下面的故事。

学校宿舍阴冷潮湿，被子几天不晒就会又潮又硬，盖起来不暖和，不舒服，还容易造下病根；所以只要天气好，同学们就会把被子抱出来晒太阳。说起来这是个不起眼的小活，可天长日久坚持下来也不容易。有的同学动不动就忘记晒被子，到了晚上往又凉又潮的被窝里一钻，唉哟，又忘晒被子了！还有的同学呢，把被子晒出去了，可忘了收回来，以至于被子晒了太阳，接着晒月亮。太阳公公好不容易把被子烘热，又被月亮姐姐喷上了一层冷雾，直到下了晚自习，该上床了，才想起来，睡在这样的被子里能舒服吗？唉！白白晒了半天，前功尽弃了。

这一切，王为民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不知从哪一天起，同宿舍的人都能睡上暖烘烘的被子了，只要天气好，每个同学的被子都能享受到太阳公公亲切的抚摸，月亮姐姐湿漉漉的双手再也没机会碰触同学们的被子了。

一到晚上，宿舍里免不了有人说：“今天又有活雷锋了，把我的被子晒得多暖和啊！”

“我忘了收被子，雷锋也帮我收回来了。”

.....

没过多久，同学们就知道了，原来这个“活雷锋”是咱们的班长！

扫 雪

同学们，小朋友们，你们一定很喜欢有雪的冬季，堆雪人，滚雪球，打雪杖，是同学们最热衷的游戏了。呵！多么可爱啊，这银装素裹的世界！可是，同学们，你们是否也喜欢下雪的早晨出来扫雪、铲雪呢？游戏总是快乐的，而劳动有时并不那么充满乐趣，所以有的同学厌恶劳动。那么，王为民是怎样做的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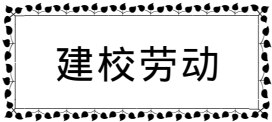
一夜鹅毛大雪，好冷的天啊！宿舍里没有暖气，冷风从门窗的缝隙里钻进来，同学们把被子裹得紧紧的，睡了大半夜，被窝才刚刚暖热。早上 5 点多钟，正是最舒适温馨的时候，同学们一个个睡得好香啊！王为民悄悄地起来，动作是那样轻，那样轻，轻得宿舍里 20 多个同学没有一个察觉到。他要干什么呢？噢，原来他是出来扫雪的。先把宿舍门前扫净，再扫宿舍到教室间的一条长长的小路。

同学们陆续地来了，各班班干部都跑来跑去地组织扫雪，惟独王为民的班不用任何人组织，每个同学都积极地投入到扫雪的行列中；因为班长的行动就是最有说服力的组织，这种无声的组织比大喊大叫强多了。他们扫完了自己班的卫生区，再

帮助别的班扫。用李方安老师的话说：“王为民扫雪时的确是放下扫帚就摸锹。哪里脏、哪里累，哪里的活难干，他就往哪里去。为民干活实在着呢，一点都不含糊。”

扫完雪后王为民突然想起，学习委员生病了，他又赶紧收作业，匆匆地把作业本送到老师办公室。“叮铃铃……”上课铃响了，王为民刚刚在教室里坐稳。没多一会儿他就觉得脚上冷得厉害，原来他那布底的棉鞋已经湿透了。既没有替换的棉鞋，又没有暖气炉子之类的设备可以烤一下，没有办法，只能这样冻着了。穿着这双湿透了的棉鞋他楞是坚持了好几天，脚都冻裂了；他一声都不吭。

同学们一定很纳闷：那么张老师，您又是怎样知道的呢？张老师啊，是听李方安老师讲的。几十年以后，王为民和老师同学们见了面，聊天的时候，他才不经意地说起自己当年如何冻脚的事。那几天冻脚的日子给他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



建校劳动

王为民所在的临邑一中分高中部和初中部，当时的高、初中部是分开的，相距3里多地。临邑县委决定把两处合在一起，于是在紧张的学习之余，同学们参加了许多建校劳动。一

到课外活动时间就有劳动任务，最难忘的是运砖的那些日子，运砖的确是又苦又累的活儿，同学们手上都打起了血泡。大家用自己家里的小推车把砖从初中部运到高中部。

同学们，小朋友们，你们参加过劳动吗？除了拣垃圾、锄草、扫地之类的小事，你们还有过更艰苦的劳动体验吗？假如没有的话，那你们的损失可就大了。苦，是一种灵丹妙药，若想成才，必须要在吃苦中反复磨练自己才行。王为民就是在不断的吃苦中反复磨练出来的。瞧，他装车的动作多麻利呀，四、五块砖，他两手一夹，“咯”就排在了小车上，带着血泡的手碰着粗硬的砖块生疼生疼的，可他一点也不在乎。他的车子总是装得最多，那时的单轮小推车真是不好推，既要有力气，又要有技巧，很难掌握平衡，一不小心就会歪倒。王为民不但能干，而且也聪明，他很快就摸透了小推车的脾气，推着车子走得飞快。为了节省时间，提高效率，每趟空车回来时，他都一路小跑。别的同学才运两车，他已经装满第四车了。班长带头这么个干法，看着他大汗淋漓的样子，其它同学也不再叫苦。所以每次计量评分，他们班都是第一名。

运 粪

同学们，小朋友们，“运粪”这个词，也许你们听着很生疏，这种活儿你们一定没干过；不过，只要稍微留意一下，你就会发现，学校厕所的粪便，过一段时间就有人把它们运走，运到哪里去了呢？运到农田里了。粪便是很好的肥料呢！

王为民上中学的时候，临邑县委在城西北角一个叫张法古的村里搞棉花高产实验田，那时候人们的思想觉悟可高着呢！附近的村庄都主动派人到实验田里劳动，而且分文不取。学校也不甘落后，临邑一中每天都派一个班去实验田劳动，赶上什么活就干什么活：锄草、移苗、去边心、喷药、摘棉花，最苦最脏也最累的活是运粪。这种活王为民经常抢着干。他们几个人一辆小拉车，就是咱们在大街上有时看到的那种小驴车，可是没有毛驴，他们只好用人拉。先把粪使用铁锹一锹一锹装上车，装满后，有人象毛驴一样驾着车，有人在旁边或推着，或拉着。最辛苦的是驾车的人，每次都是王为民驾车，别的同学想替换他一下，他驾起车就走，毫不含糊。大家没办法，只能在旁边使劲了。老师看见了，把他们中的一个同学叫到身边不满地问：“你们怎么能让班长一个人驾车，这哪得了，换一

下！”。于是同学们一致要求换人，刚换了不一会儿，王为民就又抢过来了：“我驾车已经很有经验了，保持平衡、掌握好高度，走起来又稳当，又省力。”可不，王为民一驾过车来，走得就是顺一些。

说起来，王为民还真有些“自私”，他把吃苦锻炼的机会都留给了自己；所以他才练就了一副铁身板，一身劳动的本领，还有坚强的意志。

退 钱

1963年3月5日，毛主席亲笔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于是一个学习雷锋的热潮在全国各地蓬勃掀起。学校里学雷锋最活跃：校会上讲雷锋精神，班会上听雷锋的故事，每个班都有“学雷锋活动小组”、“好人好事记录本”等。王为民作为一班之长，他做得好人好事就更多了，在他做的许多好事中，有两件最为流传，其中一件就是退钱的故事

王为民的钢笔坏了，实在没法再用了，学生没有钢笔就好比战士打仗没有枪，这怎么能行呢？王为民攥着姥姥给他的两元钱，这是这个月的燃料费。本来可以再向家长申请买钢笔的费用的，可一想到父母，还有姥姥姥爷他们省吃俭用，艰难地

维持家计，他就打定了主意：就用这个月的燃料费！不交燃料费，就得啃一个月的凉干粮，反正过去他也这样做过，不就是苦点吗？没什么。

拿着这两元钱，王为民来到学校附近的一个商店，商店里围了一群买东西的人，王为民挑来拣去，看了几种钢笔，最后他选定了8角钱一支的那种。他递过2元钱：“叔叔，我买这支钢笔。”接过钢笔，他爱不释手，打开来仔细地看笔尖，再拧开下部，检查皮囊。他想，这次我一定好好爱护它，象父亲那支笔一样，争取用他几十年。

这时售货员叔叔递过一把零钱说：“这位同学，找您钱。”

王为民接过钱来，往兜里一塞，就欢天喜地地走了。一路上手持新得发亮的钢笔，忘记了他将要为这支笔付出的高昂代价——啃一个月的凉干粮。

一直到晚上，王为民才想起剩下的钱，他心里盘算着：剩下1元2角钱，下个月就可以从家里少拿些钱了。想着，他下意识地从小兜里掏出钱数起来，不对！钱多了。一元，两元，三元，四元，一共是四元两角。售货员叔叔一定是把我的两元钱当成五元了，晚上一算帐，少了这么多钱，他一定急坏了。想到这，他马上披衣下床，悄悄地出了校门。远远地看见商店里还有灯光，他加快步伐，来到商店，轻轻地敲门，只听里面有人问：“是谁？”

“是我，叔叔，白天我买钢笔，您多找钱了。”

一听这话，叔叔马上把门打开：“我正数钱呢，少了3元钱，怎么也想不起来。这位同学，太感谢你了，留下名字吧。”

“这是3元钱，叔叔，你收好。再见！”说完，王为民就走了。

售货员叔叔在门口站了很久，心说：“真是个小雷锋！”

同学们，小朋友们，你们一定会说：不就是3元钱吗，有什么大不了的。这可不是多少钱的事，他代表着一个人的品格；再说那个年代，3元钱比现在的30元钱都有价值。很多农民家里一年也收入不了几十元钱；有些人家一年下来，不但分不到钱，还欠钱呢。王为民这种凡事为他人着想的精神多么可贵呀！

背 粮

星期六晚上5点多钟，王为民走在回家的路上，他一边加快脚步赶路，一边默默地背诵新学的课文。走到离家几里路的时候，发现前面有个老大娘，身上背着大约有二三十斤粮食，尽管粮食不多，可压在老大娘背上，也着实地沉重。老大娘躬着腰，一步一步走得好吃力啊！王为民三步并做两步，追了上来：“大娘，我来帮您背吧！”

大娘喘着粗气说：“不用了，小伙子，你到哪里去呀？”

“大娘，您到哪个村去呀？”王为民反问了一句。

大娘不高兴地说：“你这个小小伙子，我问你到哪去，你倒问起我来了。”

“大娘，您先说，我马上就告诉您。”

“我呀，就到前面那个村里去。”大娘用手一指。

王为民一看，那是他同学李胖胖的村子。“我也到那个村里去。”

“我怎么不认识你，你是哪家的孩子？”

“我去走亲戚。”

“谁家是你的亲戚？”

“李胖胖家。”

“噢，我们是邻居。”

“这下放心了吧大娘，让我来背吧！”说着王为民从老人手里接过口袋，往后轻轻一甩，背在了后背上。

这一老一小，一路有说有笑，一会儿就到了。王为民一直帮大娘把粮食送到屋里。大娘跟他一起走到门外，说：“走，我陪你到李胖胖家去。”

王为民笑了：“不必了，大娘，我该回家了。”说完，匆匆地顺着来路返回了。

大娘这才明白，原来他不是来走亲戚的，是专门为了送我呀！大娘转念一想，那他怎么知道李胖胖呢，听他一路说的，好象还知道得很清楚呢。不行，我得去问问。大娘来到李胖胖家这么一说，又把小伙子的样子细细地描述了一番，胖胖妈一下想起来了：“是俺家胖的同学，他家是红庙村的。”红庙村？大娘一想，哎哟！这孩子，为了送我，绕了好大的弯呀！

这事后来在学校传开了，当然是李胖胖说的了。

停课闹革命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文化大革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动的。那时的人们迷信毛主席就象迷信一个至高无上的神一样，人们天天举着《毛主席语录》，高喊着“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并且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

同学们，我们知道：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毛主席也是人，他的功勋，他的业绩，他伟大的思想，人们永远也不会忘记；可他不可能毫无缺点，甚至每句话都是正确的，是人就不可避免地有这样那样的错误。这是多么简单的道理呀！连小学生都能明白；可当时许许多多人都糊涂了，王为民是个很聪明的中学生，他也糊涂了。他想：“既然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那肯定没错；可辛勤培育我们的老师也没错啊，他们有那么渊博的知识，为了教学，他们兢兢业业，一丝不苟，象蜡烛燃尽自己，照亮别人。为什么要贴他们的大字报？为什么说他们是牛鬼蛇神？为什么要把他们批倒批臭呢？难道他们真的是反革命？人和人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为什么要这么残忍？他反来复去地想，无论如何都想不明白。

大字报越来越多了，学校里不再有安静的课堂，教室成了批斗老师的战场。没过多久，学校决定停课闹革命。

王为民始终没有想明白，他不忍心看着自己敬爱的老师受鞭打、挨批斗；更不愿违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他想不清楚。运动席卷了整个校园，整个中国大地，作为一个青年学生，没有可以逃避的地方，只能参加进去。他加入了保守派红卫兵组织。他们也曾写过一些无关紧要的大字报，也曾千里迢迢赶去北京大串联，也曾受到毛主席的接见，也曾激动得热泪盈眶；但做得更多的事情是帮助农民搞生产，是悄悄地给挨批斗的老师送去关照和温暖。

66至67年的日子，就这样在政治的凄风苦雨中，身不由己地流过去了。春来冬去又一年，学是上不成了。

这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打破了王为民的人生计划，也打破了他对未来所有的幻梦，他整个的思想都被搅乱了。许多的问号不停地在他脑海里盘旋：人为什么活着？人生的价值在哪里？人和人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人们之间应该怎样相处呢？……

永远的遗憾

宽敞明亮的教室，文诌诌带着眼镜的老师，阔大的操场，欢腾的校园，书声朗朗，歌声飞扬，王为民在哪儿呢？喔！十几岁青春勃发，充满活力的小为民正在教室里聚精会神地听课呢！为民紧皱着眉头，越听越糊涂。说也奇怪，老师一会儿讲数学，一会儿讲物理，一会儿讲机械制图，都是些深奥难懂的理论。为民使出浑身解数，努力地听、记，可还是不懂，心里不住地骂自己：“真笨！这么好的条件，这么好的机会，怎么就是听不明白呢？”他竭力想使自己镇静下来，可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一会儿就急得出了一头汗，拳头不住地砸自己脑门，脚也不知不觉咚咚跺起地来。

睁开眼一看，被子都让他给蹬到地下了。原来又是一场梦，类似的梦王为民不知做了多少次了，他这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机会再上学。不知多少次，夜里做了这样的梦，白天他就不由自主地走进了幼儿园，走进了小学，走进了中学，走进了临邑师范学校，走进每一个教师节，给师生们送去关怀，送去温暖，送去自己真实的故事现身说法。用王为民的话说就是：我吃够了没文化的苦头，可不能让孩子们再走我的路啊！

姥姥、姥爷去世了

正当王为民对“文化大革命”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对人生反复思忖不断叩问的时候，姥姥、姥爷相继去世了。

18岁的王为民早已懂得了“死”的含义，但是这样真切地去贴近和感受死亡还是第一次。姥姥、姥爷可是他朝夕相处的亲人哪！他们就这样走了，轻悄悄地，就象是出远门，他们再也不回来了。再也看不见姥姥慈祥的面庞，再也吃不上姥姥烹制的饭菜；再也听不到姥爷的革命故事，再也看不到姥爷打铁的威武身姿……

王为民又回到了红庙子村王家。

“毛链子回来了，”

“链子怎么越大越不爱说话了？”村民们这样议论着他。的确是这样，王为民变得少言寡语了，有时呆呆地望着无边的旷野，有时久久地凝视着苍茫的天空，那些恼人的问号时时缠绕着他，他怎么都甩不掉：人总是会死的，走这一遭该怎么活呢？

那时候还是生产队集体劳动，早晨和中午上坡干活的时候，队长把村头那棵老树上挂着的那口大钟“铛铛铛”这么一

敲，村民们会自动地带着农具出来集合。每次钟声一响，王为民总是第一个来到，上坡干活他从不挑肥拣瘦，只是一味地埋头干活。中间休息的时间，人们三三两两、说说笑笑的，他却躲在一边看书。直到现在，村里的人谈起那时的王为民都说：“链子又老实，又肯干，有空啊，常抱着本书看。”

说起王为民看的书啊，那可是当时最时髦、最热门的畅销书：什么《老三篇》啊，《雷锋的故事》啊，等等。王为民头脑中带着那么多的问号，他看书的时候，也总是想着这些问题，一心想从书里找到答案。后来，果然找到了答案。他心里明亮多了，生活又在他面前露出明灿灿的笑脸，他也不那么深居简出、闷闷不乐了。同学们，小朋友们，他找到的答案是什么呢？是“为人民服务”。于是就有了前面我们讲过的王为民参军改名的故事。

军旅生活

部队是个大熔炉，部队是个大学校。1968年，刚刚改了名的王为民揣着满肚子游击队、八路军的战斗故事，带着父亲殷切的嘱托，怀着对部队生活热切的向往，踏上了参军入伍的征途。

这是山东省牟平县琨嵒山附近。这里山青水秀，人杰地灵。王为民就在这里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活。训练是严格艰苦的，生活是紧张快乐的，火热的军旅生活浇灌着战士们火热的激情。他们又训练又生产，还坚持学习毛主席著作。几本毛主席著作，王为民看了又看，读了又读，很多篇目他都能倒背如流。刚入伍不久，他就被评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在给老同学的信中，王为民满怀着对部队的热爱之情写道：“在部队这个大家庭里，人人向上，个个争先，景象喜人，我喜欢这样的生活。”

后来，部队换防，王为民被调到青岛郊区刘亭镇。两年后服役期满，王为民满怀依恋地离开了部队——他居住了两年的家园。

济钢招工

退役后，王为民又回到红庙子村参加生产劳动。如今他已是二十岁的大小伙子啦，干起农活来更有劲了。田里的农活他样样都行，什么都难不住他，而且他总是干得又快又巧。村民们都夸说：“链子不愧是上过学、当过兵的人，干起活来就是不一样。”的确，王为民是个很善于动脑筋的人，他一边劳

动还一边想着科学种田，怎样种田才能省时省力又高产稳产呢？不懂就问，不会就学，他一边向老人们学习种田的传统方法，一边读科学种田的有关书籍。

这样过了半年光景，生活又给他了一个选择的十字路口：“济南钢铁厂招收退伍军人。是务农还是去做钢铁工人呢？王为民犯难了，去吧，舍不得他科学种田的梦想；留吧，又觉得钢铁厂是国家的重工业，是工业的命脉，在那里也许贡献更大。想来想去，他决定去钢铁厂，为祖国的钢铁事业出把力。

破碎的革新梦

来到济南钢铁厂，呀！这可真是地道的大熔炉啊，既是炼钢铁的熔炉，更是锻炼人的大熔炉。这里工作条件比较艰苦，但工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干劲却很大。

王为民的工作是炼钢厂最前线、最艰苦、也是最危险的工种——炉前烧铸工。尤其到了夏季，太阳热辣辣地烤着，让人燥热难当；火红的钢炉也无时不在喷发着滚滚的热能。站在炼炉前劳作，天天泡在汗水里，那种滋味同学们是可以想象的。对此，王为民从不抱怨，再艰苦的工作总要有谁来干嘛，苦点、累点，不算什么。

苦和累没有吓倒王为民，然而这种工作随时可能发生的危险却给了他很大的触动。有一天，他亲眼看到一位姓赵的同事，一不小心，飞溅的铁水喷到他脸上，烫得面目全非，他一声声凄惨地叫着，让人听了毛骨悚然。好端端的一张脸变得人不人、鬼不鬼的，这不是毁了他的一生吗？想到这些，王为民的心都碎了。几天来，他总是想到这个同事，想起他的脸，他的叫声……不行，再也不能这样干下去了，非改一改不可！王为民做起了革新梦。

同学们，你们也一定有许多许多的梦想，敢梦就有成真的希望，世界上许多革新创造都是从大胆的梦想开始的，如果连“梦”都没有，那这个人一定没有前途。王为民日思夜想，反复琢磨，最后决定研制一种“机械清砂器”来代替人工清砂，他还准备研制一种“光电感应开关”，用来减少安全事故。一种创造的冲动和快感盈满了他的心头，瞧他：神采奕奕，精神焕发，走起路来都比原来轻快了许多。主意一定，他就着手写研制方案。当他把方案交到有关领导手上时，仿佛交出了自己的一颗心。从此，他时时刻刻都盼望着，盼望能得到领导的理解和支持。然而交出的方案竟像石沉大海，久久没有回应。王为民的心呀，像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是我的方案写得不合适吗？这种改革不可行吗？还是领导忘了看？……

终于有一天，某领导把他叫住：“唉，王为民，你那个什么方案我看过了，你一个工人把自己的活干好就行了，还搞什么研究，这不是瞎胡闹吗。算了，这事就算结了，以后不要再提了。”这位领导大人漫不经心的几句话，像当头浇来一盆冷水，王为民的心凉透了。所谓揭人不揭短啊，王为民最耿耿于怀，最遗憾万分的事就是没有机会继续求学。一个初中生，想搞科研谈何容易？连他自己都有些怀疑自己。唉！都怪自己文

化低呀，想到这儿，他伤心极了：苍天不公啊！不是我不肯学，是没有机会呀！我虽然文化低，可我搞科研的心是诚的，我是想减轻工人的劳动负担，减少安全事故，保障工人的生命财产，这难道也错了吗？领导为什么就不理解呢？初中生就注定不能搞科研了吗？……可领导说了算，王为民只能把这一腔的怨愤深深地埋在心底。他最初的革新梦就这样破碎了。

失败的沼气池

王为民生病了。很久以来他就感觉胸部疼痛，到医院一透视：哟，有阴影，经确认是一种传染病。为了工友们的健康，他只得暂时离开工作岗位，回家养病了。

尽管身体不适，可王为民的头脑一刻也没有停止转动，看着村里的柴草粪便，街头巷尾、院墙内外，到处都有，环境又脏又乱，他就一直在想：“怎样解决村里的脏乱差问题？没有这些柴草，农民烧什么？怎样做饭、取暖？这个问题一直苦恼着他，他翻了许多的书，终于找到了答案。对呀！做沼气池。沼气可以做饭、取暖、照明等，其主要成分就是初中化学里讲的甲烷。平日烧3个月的柴草，作成沼气能烧一年呢，既解决了粪便、柴草的脏乱问题，又解决了烧饭、取暖的问题，一举

两得，何乐而不为呢？

世上有很多事情都是这样，说来容易，做起来可不那么简单。王为民先用自家的粪坑做实验。他反复研究学习了做沼气池的方法，然后购置了 100 多元的设施。当时王为民每月工资只有 33 元，100 多元实在是个不小的数字，可为了实验他舍得。待一切准备就绪，他开始制作，从整理粪坑，安装设施到抹水泥，封盖压顶，他花了一周多的时间，终于完成了。

估计应该产出沼气了，一家人眼睁睁地盯着出气孔管线。奇怪，居然没有沼气出来。这是为什么呢？王为民又把整个制作过程反复地想了一遍，同学们，科学的东西是来不得半点马虎的，科学是真实而严谨的，最后王为民终于发现了问题，原来是水泥调制得不合适，池子封得不紧，透气；所以才产不出沼气来。

这时候有些村民就开始议论了：“这个毛链子，最不安分了，从小就爱瞎鼓捣，你看看，100 多块就这么白扔了，多可惜呀！”可王为民不这么想，这次虽然失败了，他却从中看到了希望，他对自己更有信心了：尽管我只有初中文化，但只要肯下功夫，也能行！

抢救钱大嫂

1973 年农历 11 月的一天，刚刚下过一场雪，天气格外寒冷，济南钢铁厂院内到处都是积雪。

早晨 6 点来钟，天刚蒙蒙亮，王为民洗涮完毕，下宿舍楼去食堂用早餐。拐过弯刚往北走，忽然看到前面雪地上躺着一个人。他赶紧走上前去，俯下身子仔细一瞧：这不是烧锅炉的钱大嫂吗？他喊了几声“钱大嫂！钱大嫂！你怎么了？”钱大嫂毫无反应，王为民马上意识到——不好，情况严重！把手伸到她鼻孔旁一试，鼻子里还微弱的出气。“快来救人！”王为民大声地喊着。听见喊声，有人向这个方向跑过来。一看有人来了，王为民离开钱大嫂，飞快地跑回宿舍，从自己床上拉下一床大厚被子，抱起来就跑。这时候已经有三四个人了，大家一起给钱大嫂裹好被子，另外几个人借来了一辆地排车，他们轻手轻脚地把钱大嫂抬上车，送到钢铁厂卫生院。

经医生检查，说是犯了心脏病，幸亏发现得及时，再晚一点啊，人可就没救了。王为民急着问大夫：“现在怎么样了？”大夫回答：“已经脱离危险了。”他这才松了一口气。等他们回到食堂，哪里还有什么早饭？早该上班了。虽然没吃上早

饭，可王为民心里仍然热呼呼的。当一个人为别人做了什么的时候，最大的收获就是心里的快慰了。“这比什么都好。”王为民默默地笑了。

过了几天，钱大嫂养好了病来上班，看到前来打水的王为民的妻子王玉珍，一下子抓住她的手，嘴里千恩万谢，说那天要不是王师傅，俺恐怕早就没命了。别说有心脏病，就是光冻也得冻死啊。最后，说什么也要送给王玉珍 10 壶水票。

其实一壶水票才一分钱，但它却代表着钱大嫂真诚的谢意。王玉珍说：“可别这么着，人命关天嘛，谁碰上都得这么做。水票还是你留着自己用吧。”

衣服呢？

1974 年深冬，冰雪覆盖着鲁西北平原。下了白班，天已经黑了，王为民骑自行车往回赶。刚一出门，刺骨的冷风就扑面而来，“好冷的天啊”，王为民把衣服裹裹紧，仍旧不能抵挡这八面包裹的寒气。看着自己单薄的衣服，他想：“真该听玉珍的话，再穿上那件大棉袄。”

再说玉珍在家里，眼看着天黑下来，北风飕飕地刮着，心里很是放不下：他今天该下白班，到现在怎么还不回来呢？走

时穿得那么少，天又这么冷，这路上该不会出啥事吧？

正着急呢，王为民推着车子进了家。哎哟！瞧他这副样子吧，上身空套着小棉袄，下身只穿着绒裤，在严冬的寒风里瑟缩着，像是被谁打劫过一样。王玉珍一看，赶紧递过大衣：“快穿上，天哪！怎么弄的，衣服呢？”

王为民摆着手说：“别急，别急。”于是他子丑寅卯、一五一十，把事情经过叙说了一遍，原来是这样的：

王为民下了班，回家的路上，骑到孙耿饭店，一眼瞥见一个老头，拄着根棍子依着门框打颤颤，那样子好不可怜哪。王为民停下车来细打量：只见老头 60 多岁年纪，穿一身破烂不堪的单衣，冻得“嗯……嗯……”，连声呻吟、抖成一团，上下牙碰得“咯咯咯”地直响。“这样下去，还不得冻死？”王为民急忙支起车子，把老人搀到一个背风的地方，脱下自己的绒衣和棉裤：“大爷，天这么冷，这个样怎么能在外面呆着？”老人吱唔着：“嗯？外面，嗯？……”露出一副痴痴呆呆的样子，稀里糊涂的，不明白这个年轻的小伙子要干什么。

“快穿上，别冻坏了。”王为民催促着，并耐心地帮他穿好，像个细心的妈妈：“唉，胳膊再伸一伸，好啦，穿上就不冷喽。”老头不再哆嗦，抱着肩膀傻乐：“嘿嘿！嘿嘿！”接着王为民又扶着老人到饭店里，安顿他在座位上坐好，然后去买了 20 个热腾腾的包子。老人一见包子，就不顾一切地狼吞虎咽起来，塞得满嘴都是，忙不叠地往下咽，噎得直打咯。王为民断定这是一个神志不清的人，心里叹说：“这也是一条命啊！”

待老人吃完，王为民又掏出身上仅有的 2 元 4 角钱和 5 斤粮票，放在老人的衣袋里：“收好了大爷，饿了买点东西吃，可别弄丢了。”老人还是傻痴痴地乐：“嘿嘿，嘿嘿。”

这时，王为民才感到身上是这样的寒冷，看看自己减少衣服后的滑稽样子，不仅哑然失笑：“唉！不管怎么说，总算是帮了他一把。”

飞来的调令

1980年冬天的一个晚上，王为民的宿舍里突然来了个不速之客。“请问您找谁？”

“我找王为民，王师傅。”

“我就是，请进，请进。”

原来，这个小伙子姓张，是济南人，在油田工作。他很想调回济南，来和王为民商量，看他愿不愿意对调。对调的意思就是，你调到我这儿来，我调到你那儿去，大家都满意，单位上也不至于缺少人手。一听说是油田，王为民立刻想到了一部名叫《创业》的电影，想起了那首《我为祖国献石油》的歌。

小张讲了自己的困难，又说了一大堆油田的好处，什么收入高啊，可以带家眷呀，等等。说得王为民云山雾罩。想到小张回济南的迫切心情，再加上油田新奇的感召和诱惑，王为民还真是动心了。他不由地向窗外望了望：“济钢啊！十年了，也许真的该换个地方了。

最后，王为民答应了，就是这个决定改变了他的命运，开启了他人生新的起点。小张办事还挺麻利，没过多久，一张调令就交到了王为民的手里。手拿调令，王为民感慨万分：这简直是飞来的调令，人生有时会有一种突然的转折，今后的路会是怎样的呢？……

第一个烙印

王为民永远忘不了 1981 年那个初春的下午，他怀揣调令，来到胜利油田临盘采油厂三队。已经是下午 3 点多钟了，他找到队部，看见一个满身油污的人，蹲在炉子边上，左手拿着一块烤馒头，指缝里还夹着一块萝卜咸菜，一边吃着，一边用右手翻动那个半边烤得发了焦的馒头。旁边一个人打趣地说：“队长，您这是吃得哪道菜？”队长？王为民心里一颤：呀！管着百十号人，上百口油井，上千万元资产的堂堂一队之长竟是这样吃饭！他又扫视了一下屋子里极其简陋的摆设，脑子里马上反应：石油工人苦啊！只听队长很风趣地回答：“这个嘛，叫‘胜利烧烤’，是我们胜利油田的烧烤，是得胜归来的烧烤。”正说着，突然发现屋里站着一个人：这人不高，微微黑红的脸膛，一双眼睛奕奕有神：“您是……”

“我叫王为民，是来找您报到的。”说着他掏出了介绍信。

旁边的人介绍说：“这是我们队长孙介义。”

队长马上说：“快，快坐下。”

王为民问：“怎么到这时才吃饭？”

队长一边吃一边说：“上井干活刚回来，石油工人就是这样，井上啥时有活啥时干，吃饭、睡觉哪有个正点。”接着队长问了他一些情况。

他在答话时还不时地看一看队长手里的干巴馒头和咸菜，不由地想起原来报纸、电台和电影中描写石油工人艰苦创业的情景，那些事、那些人全都不是假的呀。他目睹的情景在他心里打下了一个深深的烙印。

第一天上班

王为民报到的时候，三队正好缺焊工，队长看他体格好，人也挺实在的，就让他干。

第一天上班，正碰上 75 - 1 站过河管线堵塞。管线堵住了，从地下抽出的原油怎么能顺利地流出来呢？必须马上疏通，否则就会影响生产的。队长接到电话，二话没说，“走，到现场去，新来的王师傅也一块去吧！”就这样，王为民跟着

副队长徐金德来到现场，只见场地上人山人海。队长问：“怎么处理的？”有人回答：“大队长已经来了，正指挥干活呢。”王为民不由地环视一下，想搜巡正在指挥的大队长，可能插上手的人都在忙着干活，哪有一个什么指挥？“往右搬一下，好，就这样。”一个人大声喊着。循声望去，只见一个中年人手握焊枪，躺在管线底下对焊，滚了满头满身的泥，他也不在乎，一边忙着对焊，一边大声吆喝着指挥别人干活。他是谁？一打听，真吓了一跳：“他就是咱们的大队长！”。

管线终于疏通了，日上中天，该吃午饭了。在职工食堂里，王为民一眼瞥见正在吃饭的大队长。大队长吃的是什么呢？王为民好奇地留意看着，原来，大队长和职工们一样，吃的也是白菜炖粉条。管着千把号人的大队长就这样干活，这样吃饭，而且似乎没有人觉得不正常。油田的风气真正啊！连当官的都这样，咱当工人的还有啥话说。

从这时候起，王为民就一天比一天深刻地感受到“继承大庆传统，发扬铁人精神”的石油职工们，是怎样在完全彻底为人们服务的！他对“为民”两个字的含义理解得更深了，他为人们服务的决心也更大了。

鸡窝不见了

人总是这样，刚换了个新地方，一切都新奇，一切都充满诱惑，王为民也不例外。一种重打锣鼓另开张的感觉不时地袭上心头：这无边无际的旷野，这油浪翻滚的大地，这一张张可亲可敬的面庞，总让他有一种大干一番的冲动。就象是刚刚转学的学生一样，生活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这天一大早，王为民就兴冲冲地在三队院子里转悠，还不到上班时间，干点什么呢？这时，他发现一个鸡窝，走近一看，里面没有鸡，象是闲置了很久的样子，散发出一股臭哄哄的气味。于是，他找来铁锹、扫帚和簸箕，先把鸡窝扒了，把碎砖、烂草运出去，然后把地面打扫得干干净净。鸡窝没了，臭味没了，环境美化了，王为民的心情更加舒畅了。

上班时间到了，人们陆续来到：“咦？好象少了点什么。少了什么呢？是鸡窝，鸡窝不见了。”

于是人们议论开了：“这个鸡窝早就该拆了！”

“好，这个鸡窝拆得好！”

“每天走来走去的，我就看这个鸡窝碍眼，可咋就没动手拆呢？”

可是是谁拆的鸡窝呢？没有人知道。直到过了很久以后，人们才猜出：“那个鸡窝肯定也是王为民拆的。”

黎明即起，洒扫庭除

“自打王为民 1981 年来到临盘，报晓的公鸡就没事干了。”这是老队长徐金德的话。1981 年元月，调来上班不久的王为民，做了头一件让采油三队职工新鲜的事，他呀，从商店里扛来了一把大扫帚。

大扫帚当然是扫地用的了，从那以后，每天天一亮，三队院内就会响起“刷刷”的扫地声，这个院子足有几个篮球场大，扫一遍得一个多小时呢！突然响起了“刷刷”的扫地声，人们很不习惯，特别是那些贪睡黎明觉的年轻人：“扫什么，瞎积极，让人还睡不睡？”

连续扫了几天，议论来了：“来了个积极分子呀！”

“刚换了地方想表现表现，用不了多久，他就不扫了。”

更多的人是用善意的眼光来看这件事的：“这个王为民不言不语的，还真能干。”

“好人哪，这年头，这种人少了。”

不管人们是褒是贬，是真心的赞扬，还是尖刻地讽刺，王

为民都不理会，他心里想着一句名言：“让别人说去吧，走自己的路。”晨曦中，王为民轮动大扫帚。春暖花开，王为民在扫；夏日炎炎，王为民在扫；落叶缤纷，王为民在扫；白雪皑皑，王为民在扫。心情好的时候扫，心绪烦闷的时候也扫；身体好的时候扫，身体不适的时候也扫；适当休息后扫，一夜未眠后也扫；当工人时扫，当了全国劳模也扫，当了副矿长他依然天天握着大扫帚……渐渐地，议论声没有了；再也没人说他瞎积极了，再也没人说他只是表现表现了，渐渐地，有人也跟着拿起了扫帚……三队偌大个院子，王为民整整扫了十二年，老队长徐金德感慨地说：“这十二年中，王为民至少用秃了 50 把大扫帚……”

两块黑板报

走进采油三队大院，两块黑板报特别引人注目。内情人都知道这是王为民的杰作。那是 1981 年的一天，采油三队大院里围了一堆人，一名青工在写黑板报，突然来人把他叫走了，说是有紧急生产任务。望着写了一半的黑板报，人们不由地看看自己那双工人的手，粗大有力，干力气活倒是不在话下，可拿起粉笔来未必驾驭得了。许多人都摇摇头离开了：“这可是

个精细活，咱干不来。”这时，人群里钻出一个人来：“我来写写试试。”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王为民。

王为民写着，许多人围上来观看：“你别说，写得还真行！”

“好，写得不错！”

同学们，你们办过黑板报吗？这件事说容易也容易，画上画，写上字，把黑板填满不就行了吗？可是说难也真难，要想把黑板报真正办好，这里边还有很多的技巧和学问呢！

从这以后，王为民就主动承担了办黑板报的任务。开始，为了提高办报技能，他从书店里买来美术图案资料，并学习报刊上的排版和栏目设置。他还找来一块废旧的小黑板，一有空闲就反复练习、琢磨。功夫不负有心人，王为民的黑板报越办越有特色。一次，当时的采油厂党委领导同志看到王为民办得黑板报，连连称赞：“这块黑板报，简直办活了。”没过多久，厂党委就专门组织有关人员到三队来参观学习，王为民这两块黑板报还真风光了一回。王为民办板报的内容可不是东抄一句，西拼一段，他从不抄袭别人现成的东西，而是开动脑筋，独立完成，务必使自己办的板报有作用、有实效。他的板报内容是本队生产活动中的真人真事、新思想、新动向。既有“党支部园地”、也有“青年生活写照”；既有“英雄谱”，也有“技术问答”。哪位青年思想、技术上进步了，他马上在板报上及时宣传。虽然板报不大，可由于写的都是人们身边的真人真事，职工们愿意看，茶余饭后都去阅览。久而久之，这种阅览成了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项内容。

这两块黑板报既活跃了职工文化生活，又有力地调动了广大职工的工作积极性，促进了生产工作。1990年，王为民在黑板报上登出了百字表扬稿“小王进步了”，深深地触动了一

位经常喝酒、闹事、旷工的青年。在学校、在家庭、在工作单位，小王已经习惯于别人的批评，习惯被别人当做“低老坏”来看，不过如此，还能怎样？于是他不再在乎这一切，索性我行我素，乐得逍遥自在。然而谁心里没有一颗上进的种子？谁心中没有向善的良知？所以，小王活得并非自在逍遥：“唉！谁能瞧得起我呢？”看了黑板报，小王突然意识到：原来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人在关注着我，人们没有把我遗忘。他满怀激动地对王师傅说：“王师傅，我做了这点小事，您和大伙就这样看在眼里，以后我一定改……”真是浪子回头金不换，小王真的改了，下半年，他就入了团，还成了队上的积极分子。

从1981年至1992年，王为民利用工余时间累计出黑板报270余期，共计54万余字。编成书的话，能有好几本呢！

八级焊工

在三队缺焊工的时候，王为民调来了，于是他成了三队的焊工。队长把他带到库房，交给他一套电焊用具。看着这些，王为民仿佛战士见了武器，又激动，又不安。他是当过兵的人，真枪实弹见过，可这电气焊，他却从来没有摸过。来到油田他是准备大干一场的，要想冲锋陷阵，不会使用武器怎么能

行？他不由地握紧拳头，暗暗地下定决心：不会就学，不懂就问，只要肯用心，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学不会的东西！

从此以后，王为民就时时处处留心学习，队长成了他的电气焊老师，他们一起上井，一起歇息，形影不离，很快就成了知心朋友。开始的时候，只要一有焊活，他就第一个跑过去，仔细观看，细心琢磨；到了晚上，就一个人躲在大班房里反复地练习。功夫不负有心人，不长时间，王为民就掌握了电气焊的基本操作要领，两个月下来，就能单独顶岗了。

记得第一次单独顶岗，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他高兴得几乎要蹦起来。好比小学生考试，他能打及格分数了。可是静下心来一想：这算什么，不过是万里长征刚刚迈出了第一步，以后的路长着呢。再说，任何一项技术都有它自身的规律，想摸透这个规律，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必须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干一行就要爱一行，专一行，王为民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

就这样，仅仅 5 年的时间，王为民就已达到了 8 级焊工的水平。然而他并不满足，他还有更高、更大的目标。

一头毛驴

1981年，三队出了一桩新鲜事——王为民买来一头毛驴。“快去看看，王师傅买了一头毛驴来，真好玩！”队里的大姑娘小伙子，都嘻嘻哈哈跑来看热闹。

采油队可不是当年的生产队，突然添了个活物，可把王为民忙坏喽。本来他的日程就安排得很紧，这一来就更是风风火火、忙忙碌碌了。每天起早贪黑到地里给毛驴割草，还要打扫粪便。自己苦点累点也就罢了，最糟糕的是，毛驴有时半夜“昂昂”叫，一声连一声的，劳累了一天的采油工们常常被驴叫惊醒：“唉！又是那头毛驴。”有一次，一个青工正做梦，突然听见驴叫，迷迷糊糊就跑了出来，奔着毛驴就过去了，走到跟前，一看见驴，突然醒过神来，他拍着毛驴的脊背懒洋洋地说：“唉！驴兄弟，歇会儿吧，别叫了。”

一天、两天、三天……，连续几天下来，采油三队又有了新话题，每天一大早，采油工们打着哈欠起床，一见面，头一句话就是：“昨晚毛驴又叫了！”

“你说王师傅吧，想点什么主意不好，干嘛非买头驴？”

“就是嘛，再这样下去，我可受不了了。”

.....

不满的话越来越多了，王为民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他为什么要买驴呢？因为每次上井干活，都要带着几百斤重的电焊机、氧气瓶和工具。他们用一辆地排车，先把器具一件一件抬上去，然后再用力拉着车走。这样拖来拖去，劳动强度大，工作效率低，一个班下来，大家都累得精疲力尽。要是碰上个雨雪天气啊，路上泥泞一片，拉着地排车简直寸步难行。王为民想，我自己倒没什么，这些年什么脏活、累活没干过，什么苦没吃过？别说是几百斤，就是再重我也能拉。可活不能这么个干法，不能总这样下去。忽然，他想起了过去在生产队的时候，用驴拉车，于是就花自己的钱为队里买了一头毛驴。毛驴虽然能拉车，可也添了不少麻烦，想个什么办法更好呢？王为民思来想去，还是没有什么好法子。

真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也许这头毛驴嫌它添的麻烦不够多。一天清早，王为民突然发现，毛驴不见了。队长知道了，很生气地说：“我说王师傅，你干嘛要买这么个东西？”没有办法，驴丢了，总得想办法找找啊。队长不得不发动全队职工四处找驴。找了足足3天，总算把毛驴找到了。职工们不满了，他们议论纷纷，队长也没好气地说：“老王啊，马上把驴给我卖掉！”这次“革新”的失败使王为民一连几天吃不下，睡不香。他想，看来提高工效靠毛驴是不行的，还得想更好的办法。

一台拖拉机

驴卖掉了，可王为民仍然不死心。1986年10月，有一天，他悄悄地跟队长说：“我还想干一件大事。”“什么大事？这样神秘，说说看。”他只是笑，什么也不说。队长心里嘀咕：他会干什么大事呢？

一天上午，王为民带着一个年轻司机，开着一台崭新的泰山12马力拖拉机，神采飞扬地进了采油三队的大院。队长一看，愣住了，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拖拉机……是怎么回事？”

王为民一跃跳下车来，他脸上挂着生动的笑，同时也不无几分得意：“怎么样，队长？这拖拉机光干活不吃草，三更半夜不会叫，不必担心它跑掉。有了它，今后咱队上的活就方便多了，所有的大班工具都可以拉着上井，还可以回收落地油。咱队上有啥活，也可用它干。”王为民说得眉飞色舞。

队长哭笑不得：“原来这就是你要干的大事呀！老王啊，您这种精神很让我感动；不过，这事的确非同小可，我得向上级请示一下。”

请示的结果怎么样呢？领导批示：精神可佳，做法欠妥，

拖拉机转给农场使用，资金由厂里出。

这事王为民还不知道呢。过了两天，农场派人来开拖拉机。当时王为民正在摆弄他心爱的拖拉机，他摸摸这儿，擦擦那儿，越看越得意，心里说：电焊机、氧气瓶，你们不是重吗，我们不怕你，我们有大铁驴——拖拉机！队长走过来，看着王为民对这台拖拉机百般爱惜的样子，他真不忍心开口，好半天才吞吞吐吐地说：“老王，你是单职工，两个孩子上学，负担重，这拖拉机……”

队长话还没说完，王为民就接过来说：“钱的事不用队里操心，不瞒你说，自打去年卖了驴，我就开始攒钱了。”

队长拉着王为民的手，紧紧地握住：“老王，实话告诉你：领导说了，你这种精神很好，但买这么大的设备，不能让你自己掏钱，上级指示，把拖拉机转给油田农场。”接着他指着旁边的人说：“这是农场来的张师傅……”

王为民万万没有想到，去年让他卖了驴，今年又让他卖拖拉机，他死死地攥住拖拉机钥匙，就是不放手。

队长又感动又着急：“老王，人家大老远来了，再说这是上级的指示。”

王为民心里实在委屈，为了买这台拖拉机，一年来他省吃俭用，请父亲跑乡信用社贷款，还走亲戚、找朋友借，总算凑足了3500元。想到这些，王为民眼泪都流出来了。可上级的指示不能不执行呵，他紧紧握着张师傅的手：“这可不是一般的拖拉机呀，你一定要仔细着用，这里先谢谢你了。”

拖拉机被开走了。

整个下午，王为民坐在宿舍里，脸冲着墙，象个耍小性的孩子。他满肚子的委屈：领导怎么就是不理解他的心意呢？他觉得眼前的路上一片迷茫……

第一次当先进

呼吸着油城略带油味的空气，感受着油田旷野无拘无束的风，王为民的心情呵，格外地舒畅，他总是那么精神抖擞，好象有使不完的劲。这坚实丰厚的土地，这朴实亲切的人们，这伟大壮丽的事业，一切的一切，都让他感到满足，感到畅快！还有什么说的，只差甩开膀子大干一场了。同学们，小朋友们，这是一种新天新地的感觉，是一种豪情满怀的精神状态。你们有过这样的感觉吗？

自从1981年1月5日调入油田，王为民上班时间虚心学习，苦练技术，克尽职守，出色地完成了本职工作；下了班呢，他就寻找一切机会为人民服务：早上打扫三队卫生，接送孩子过马路，午间还要出板报，夜里呀，就查资料、练技术。工作中凡是脏活、累活，他都抢着干；班上不论是谁有了困难，他总是积极主动地前去帮助。

同学们，有句话叫“人心一杆称”，群众的眼光是亮的。再加上油田的风气是如此地朴素和纯正，用王为民的话说就是：“油田人实在，有正事。”1982年，临盘采油厂开展文明礼貌月评选活动，三队选举那天，人们不约而同地都想到了王

为民，想到了这个一向少言寡语，只知道默默干活的老实人。投票的时候，他是全票；最后又讨论表态，一提起王为民的名字，没有一个不举手的。选举结果：大家一致赞成选王为民当先进，当时整个临盘采油厂共评出 10 个文明礼貌月先进个人，王为民就是其中之一。

捧着鲜红的先进证书，王为民激动万分，他想：我不过尽了自己一点微薄的力量，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党和人民就给了我如此的荣誉。今后我一定加倍努力，决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打那以后，王为民年年都是先进、劳模；最后当上了全国劳模。

为民爷爷和孩子们

1983 年“六一”前夕，这天上午天气格外晴朗，明灿灿的阳光热情地抚慰着临盘采油厂机关幼儿园。一位个子不高、身穿油工衣的中年人，提着一兜水果、罐头，走进园来，他径直走到一个幼儿活动室门前，对老师说：“这是我送给孩子们的。”说完放下东西，转身便走了。

在场的老师莫名其妙，小孩子们一看有这么多好吃的，一个个眼巴巴地看着，盼着老师赶紧分给他们吃。老师说：“陌

生人给的东西，不能随便吃的！”接着老师找来了园长，把经过一五一十汇报了一遍。园长一听，也觉得纳闷：“东西先不要动，调查清楚了再说。”

回到办公室，园长打了几个电话，有人猜测可能是王为民。于是她特意到机关某个科室，找来了王为民的照片，又跑到活动室拿给那个老师一看，果然是他。园长笑了：“小朋友们，这些食品是咱们的劳模王为民爷爷送来的，为民爷爷在百忙中还想到我们这些小朋友，大家一定要听老师的话，听家长的话，好好学习，健康成长，不要辜负为民爷爷的希望。好了，可以放心地吃了。”

打那以后，王为民经常来看望孩子们，有时送来食品，有时捐款，还有时送来其他小礼物。活动室里至今还摆放着王为民送来的手风琴、套娃娃、一束鲜美的绢制郁金香，还有精美的贝壳等等。孩子们已经习惯了为民爷爷的到来，习惯了为民爷爷的礼物。在他们幼小的心灵里王为民是最爱他们的人，是他们最可亲的好爷爷。

为了向为民爷爷表示心意，园里的老师和孩子们商量决定：去给为民爷爷表演一场文艺节目。听说要专门为为民爷爷表演，孩子们别提多高兴了。小演员们这回可真的不怕苦，不叫累。在炎热的夏天里，一丝不苟、认真排练，老师让他们休息，他们却说：“我们不累，我们要练出好节目，让为民爷爷高兴。”

这天上午，晴空万里，清风拂面，小演员们有的六点钟就早早地来到幼儿园等待，几十名小演员兴高采烈来到采油三队。当时王为民正穿着油工衣从井上回来，孩子们一见到他，都争先恐后地跑上前去。王为民显得有些激动，他一个劲地说：“孩子们，欢迎你们来到三队，谢谢你们。”接着，他和

在家的工人们一块观看了演出。

孩子们表演了舞蹈《泥娃娃》《歌声与微笑》《幼儿韵律操》等6个节目。演出完孩子们围着为民爷爷有说有笑，问这问那，王为民亲切地抚摸着他们，语重心长地说：“孩子们，你们表演得很好，爷爷希望你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将来做对社会有用的人。”

该回去了，孩子们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三队，离开了为民爷爷，王为民一直送到大门外，车已经走远了，孩子们还不停地回过头去和为民爷爷招手……

月夜呼救声

1983年初冬的一个晚上，已经8点多了，王为民和他的工友们刚刚干完活，他们拖着疲惫的身体，拉着几百斤重的工具往回走。

走到河边时，突然听到有一种孱弱的“啊啊”声。“不好，好象有什么事。”王为民意识到情况不妙，循着声音跑过去：呀，月光下，他看见一个人在水中“扑哒扑哒”地挣扎、翻动。恰在这时，河北面有人大呼：“有人落水了，快救命啊！”也顾不得初冬的天气，冰冷的水了，说时迟那时快，王

为民“扑通”一声就跳到了水中。

刹时，水没了肩头，他很快一手抓住那人的衣襟，一手抓住那人的手，一步步退着把人拉到河滩上。定睛一看，原来是一位老大娘。这时七八个村民围上来，大家前呼后拥地把老人送回了家。

上了岸，王为民的衣服已经湿透了，他这才感到，初冬的风原来也这样刺骨的寒冷；可他心里是热的，一天的疲劳都消失了。

几天后，这位落水老人的儿子毕春祥找到了队上，拉着王为民的手，含着眼泪说：“你救了俺娘的命，俺娘约你到家中做客。一家人啥时也忘不了你的救命之恩。”王为民说：“兄弟，这么点小事，别往心里去。这事让我赶上了，别人遇到，也会这么做的。”

同学们，小朋友们，你们遇到这样的事，会怎样做呢？假如，你不会游泳的话，千万不要下水，但一定要尽自己的力量想办法，我说的对吗？

上坡，上坡

农村分了责任田，王为民在外工作，两个孩子还小，家里、坡上一切担子都落在王玉珍一个人肩上。王为民不是那种不负责任的丈夫和父亲，他爱这个家，爱他的妻子和儿子，只是工作太忙，难以两全。

不知有多少次，天已经黑了，王为民骑着自行车匆匆地赶到家，刚一进门，就急急地说：“上坡，上坡。”接着拿起农具就走。妻子玉珍忙出来劝阻：“天都黑了，还是先吃饭吧！”“不忙吃饭，给我留点吃的就行了。”

久了，玉珍就不再劝他了，反正他就这么个犟脾气，劝也没用，于是劳累了一天的玉珍，到了晚上又和他一起到田里去了。春天，他们迎着晚霞去锄地；夏天，他们戴着星星喷农药；秋天，他们披着月光摘棉花……

他们常常干到半夜，每次都是玉珍强拉着他回家，到家里草草地吃点东西，又连夜踏上归队的征程。小虎子连连挽留，甚至近于哀求的话语在他耳边萦绕，他眼睛湿润了；可一想到工作，便又横下一条心来继续赶路，五十里的夜路下来，累得满身是汗。躺下被窝还没有焐热，天就已经亮了。

每年秋天，望着田里金灿灿的收获，玉珍就不由地想起一句歌词：“丰收果里，有你的甘甜，也有我的甘甜。”而王为民呢，每次望着鲜红的荣誉证书，有一句歌词也会在他的心海里荡响：“军功章啊，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

这是一对常常分离的夫妻，这是一个难得团聚的家庭；但他们却拥有一颗永远相连的心。

十五的圆月

这是一个热闹红火的正月十五，村村组织闹元宵，今天这个村，明天那个村，村民们呢，就轮流着到处去看热闹。王为民也赶回来过十五了，叔伯、婶子、兄弟、姊妹都来喊他：“为民，走，看热闹去！”王为民却笑笑说：“你们先走吧，我还有点事。”

他有什么事呢？他一个人在家里究竟想干什么呢？难得在家呆一天，这个时间可不能白白浪费掉啊。嗨，你瞧他，挥舞一把大铁锹，先把猪圈里的粪挖出来，一锹一锹的，越挖越深。越是深了，往外扔起来就越是费力气，他使劲地往外甩。满猪圈的粪都挖出来了，在猪圈边上堆着，象一座小山一样。接着，他就用小推车，一车车装满，再运到田里，用铁锹散

开，布均匀。这些活说起来很简单，可干起来真不容易啊！常年在农田里劳作的棒小伙，一提起出栏、运粪，还发愁呢。从早上6点到晚上7点，王为民马不停蹄，整整干了一天。空了猪圈肥了田，王为民双手磨出了水泡，全身都被汗湿透了，腰酸疼酸疼的，都快直不起来了。这时候，他也该返回队里了。他骑上那辆大金鹿自行车，十五的圆月高高地挂在空中，明亮又清冷，皎洁的月光一路护送着他，直到三队大院，采油工们早已进入梦乡了。

第二天早上5点半，三队院子里依然响起那熟悉的“刷刷”声，工友们翻个身：“都5点多了，”接着又睡着了。



第一项成果

驴卖了，拖拉机转给农场了；可王为民提高工作效率，减少人力损失的愿望还在。那个难忘的下午似乎又出现在他的眼前：拖拉机开走后，王为民一连几天吃不下，睡不着，他实在是想不开，领导怎么这么不理解他呢？一天下午，他一个人迷迷糊糊地向荒野走去……

“不好！”队长怕出事，尾随着跟了出来。

王为民坐在河边，眼发直，脸发青……他想，我王为民种

过地，扛过枪，抡过大锤，练过钢，一副铁腰杆，浑身是力量，不要说天天拉载重 400 公斤重的地排车，就是载重 1000 多公斤，咱也不在话下！……可咱是工人，是国家的主人，油田的主人，企业的主人；主人自己“家”添置点“家当”，买驴、买拖拉机，无非是要提高工作效率多出油，这有什么不好？

河风冷飕飕，旷野静悄悄。队长和王为民并肩坐着，一个劲地好言好语劝说他。队长心里想，这伙计说好，好得拔尖，说“犟”，也犟得出奇。像这买驴、买拖拉机的事，明明是小生产者的办法嘛，可他硬往现代大工业里引，这怎么行呢？

他们谈了好长时间，太阳公公都听累了，悄悄地没到山后边休息去了。王为民当时是怎么转过弯来的，至今连他自己也说不清。但正是从那时候起，他常常提醒自己，要克服狭隘的小农意识，要努力使自己成为一名具有现代意识的产业工人……

不久啊，一次盘 2 - 40 井出现了故障。井场上开进来三辆汽车，上去 15 名工人，呼呼拉拉地干了大半天。电机被卸下来了，可是皮带轮却纹丝不动，由于长期风吹雨淋，皮带轮已经紧紧地锈死在电机轴上了。眼看天都黑了，他们只好回去了。第二天一大早，王为民和另外两名维修工又来到井场，3 个人轮流着抡大锤，抡了一上午，也没有把皮带轮扒下来。又用撬杠使劲撬，他们喊着口号：“一二，嗨！”可是撬了好半天，还是不行。这可怎么办呢？有人说：“不如改用火攻吧！”于是，他们燃起了熊熊烈焰，把皮带轮烧得火红火红的，好不容易把皮带轮扒下来了。可是，由于停井时间太长，不流动的原油在管线里凝住堵了管线，这样一来，麻烦可就大了，只好扫线解堵。

因一个皮带轮，这口井前后折腾了七八天才开起来，影响原油产量 40 多吨呢！王为民好心疼啊！这对他是一个强烈的刺激。据了解，这类故障在各油田时有发生。

“对这类笨重的技术活儿，为啥不搞技术革新呢？”王为民一个人自言自语地说。

这话被队长徐德金听见了。他拍拍王为民的肩膀：“这想法可比买驴强啊！”

说者诙谐，听者认真。王为民想：“咱现在早已不是同牲畜、土地打交道的农民小生产者了，而是现代大工业的产业工人，怎能不靠科技靠毛驴呢！……”

王为民可不是随便说说就算了，他说干就干。他知道自己文化不高，便到旧书摊上买来一套初中数理化课本，一声不响地硬“啃”起来。后来又自学了《机械制图》、《机械设计原理》、《材料学》、《金属工艺》、《采油机械》、《采油工程》……这些都是很深奥的专业知识，学起来很艰难的，但王为民一点都不怕难。他还利用各种机会，先后上百次走访局机动处、厂技术科、机修厂和工艺研究室等单位的专家和科技人员。不懂就问，不会就学。一有时间，他就到工房里敲敲打打、到油井旁愣站着观察琢磨，有时一站就是大半天。他象着了迷一样，吃不香睡不甜的，眼睛熬红了，人也瘦多了。

三四个月以后，有一次，他和工友们上井给抽油机调偏，液压千斤顶触发了他的灵感：一个小玩艺竟能顶起 10 多吨重的抽油机，搞个类似这东西的扒轮器，扒皮带轮肯定没问题。他把想法给队长一说，队长欣然同意：“好，这个想法妙极了！”

接下来，王为民就把想法画成图，加工成样品，再试验、修改，一直试了 36 次。同学们想想看，一次又一次的失败，

失败了 35 次，他都不气馁，这是怎样的精神啊！最后，终于成功了。1984 年 6 月 25 日，王为民的“千斤顶式扒轮器”在 P1—21 井上正式使用。原来需要七八个人折腾半天才能扒下来的皮带轮，现在两三个人用几分钟就能干完了。从此，采油三队再也没有发生过因皮带轮扒不下来影响生产的事。

误 会

临盘采油厂附近，有一个废料库。好大一片场地，上面堆满了各种各样的废旧器械，什么电机呀，铁管呀，电器元件呀，等等等等，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很多人盯上了这些“宝贝”，尤其是那些收破烂的，天天围着废料库转。值勤门卫很伤脑筋，每天瞪大眼睛看着，可还是有人神不知鬼不觉地溜进来，看上什么，拿了就跑。经常有人被捉住，轻者被训斥一顿灰溜溜地走了，重者还要惊动公安呢。

所有“光顾”的人，都是偷偷摸摸的，作贼心虚嘛；不过，也有例外。1984 年年初的一天，居然有个人，大白天日的，拿着拆卸工具，大模大样地走了进来。值勤门卫一看：“嗨！胆子够大的，这样张狂，我倒要看看他究竟要干什么。”

只见这人来到这里，这儿敲敲，那儿打打，像是找什么东

西，可他转来转去，找了半天，也没找到什么，一副灰心丧气的样子。“也许他要走了。”门卫想。没想到他却皱着眉头在一块铁板上坐了下来，象是在煞费脑筋地想什么。“嘿，还不想走了。”门卫有点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方才的怒气全消了，他慢悠悠地走上来，像老朋友饶家常一样问了一句：“找什么？”

那人头都不抬一下，像是回答，又像是自言自语：“到底找什么，我也说不清楚，只有见了那东西，我才知道找的就是它。”

听了这话，门卫的自尊好象受到了某种伤害，他心想：好你个家伙，来我这儿偷东西，还这么大言不惭。他突然冷冰冰地甩出一句：“你是干什么的？”

那人一惊，“腾”地站起来，一看门卫鲜红的袖章，才明白自己此时正扮演着“小偷”的角色。他的脸一下涨红了，忙自报姓名：“我是采油三队的，我叫王为民……”

那时候王为民可不像现在这样赫赫有名，门卫也不认识他，管你叫什么名字，随随便便到这儿来找东西，就是不行！接着就毫不客气地把王为民赶走了：“太随便了，走！快走！”

王为民究竟要找什么呢？他呀，是为他的第一项成果“千斤顶式扒轮器”找配件。回到队里，正赶上厂工作组在采油三队现场办公，王为民把方才的情况述说了一遍，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工作组组长当即给王为民写了张便条，这个条子像一张特别通行证，给王为民开了一路绿灯。此后，废料库、供应站、机厂综合车间等单位，他随时“光顾”，再也没有人把他当“贼”捉了。

“我在校门口等你”

“中午我在校门口等你！”一个中年男子，手扶一辆自行车，对着一个初中学生大声喊着。这个中年人是谁？那个中学生又是谁？他为什么要在校门口等她呢？

早晨7点多钟，在上班的路上，王为民看见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她推着一辆半新的自行车，抽抽噎噎地在哭。她在哭什么？路上没有别的同学，又没谁和她拌嘴打架，好端端地，这是为什么呢？王为民赶紧走上去：“小姑娘，为什么哭啊？”

小姑娘抬起泪眼，看看面前这个人，然后看着自己的自行车，哽咽着说：“伯伯，我的自行车链子断了，赶不上上课了，呜呜呜……”她哭得更厉害了。

王为民马上说：“好孩子，不哭，你骑我的自行车快去上课，我给你把车子修好，中午我在学校门口等你。”

小姑娘打量着眼前这位一脸真诚的伯伯，心里拿不定主意。

王为民看着这个年幼的中学生，仿佛知道她心里在想什么：“放心吧，孩子。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是哪个学校，哪个年级的？”

“我叫余晓燕，是太平中学初二的学生。”

“快去上课吧！”王为民催促说。

望着王为民父亲般亲切诚挚的面庞，感觉告诉余晓燕，他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于是晓燕点了点头说：“谢谢伯伯。”接着骑上自行车就走了。

“别忘了，中午我在学校门口等你！”王为民又喊了一声。

好不容易盼着下了课，余晓燕第一个冲出教室，推上王为民那辆大金鹿自行车就走。还没到学校门口，远远地就看见早上碰上的那位伯伯在向她招手，旁边停放着她的自行车。余晓燕像看见亲人一样，甜甜地叫了一声：“伯伯”

王为民笑眯眯地说：“车子修好了，以后车子坏了，就来找我。”

“那您叫什么名字呢？”余晓燕天真地问。

“别问了，再见。”说完，王为民骑上自行车就走了。

余晓燕呆呆地站在那里，扬起手：“伯伯，再见。”

看看自行车，链条接好了，而且还上了油，用手转一下，又滑又轻。余晓燕心想：“多好的伯伯呀，可是，他连名字都不说，还说以后车子坏了，让我再去找他，我怎么找呢？这个伯伯，真是怪怪的。”

“贼”胆包天

1984年3月的一天，临邑县太平中学一个同学的自行车在校园里放着，不料想，大白天的，竟被人从几百名教职工的鼻子底下偷走了。如今丢自行车的现象的确很严重，但校园里丢车实属少见。在太平中学读书的都是附近的农村孩子，买辆自行车不容易。消息传出，家长们议论纷纷，学校领导和师生员工也引起了高度警觉，几天来，同学们一下课就自觉地出来，先看看自行车是否还在；尤其是学校领导，仿佛又多长了一只眼睛，他们随时都在留意进出学校的人员。

这一天，教室里书声朗朗，校园里秩序井然。突然有一个人进来，这人个子不高，穿一身满是油污的工衣，骑一辆破旧的金鹿自行车，还背着一个旧的军用挎包。他一进门就朝那一排停放着的自行车走去。最先发现“情况”的王校长顿时警觉起来，对身旁的校团委书记马鸿水说：“不好，有人偷车子。”他们悄悄地从办公室走出来。

只见来人蹲在那里好象在拆卸一辆自行车，是撬锁吗？不象，大概是想偷零件。王校长对小马说：“这一回可要抓住他，决不能让他跑了。”接着他们就朝这个方向走过来；奇

怪，那人好象后脑上长着眼睛似的，他突然一个转身，骑上他那辆破车子飞快地窜出了校门。王校长和小马跑了一阵，哪儿追得上？

这时候正好下课，同学们从教室里一涌而出，忽听学生王长海尖叫了一声：“谁把俺车子拆了！”大家凑过来一看：他的自行车被拆得七零八散，旁边还有个破包。于是，一片哗然。“叮铃铃……”上课铃又响了，同学们像百鸟归巢一样呼拉拉都进了教室，只有王长海恋恋不舍地看着他那“遇难”的自行车，王校长示意他先回教室上课，他才尾随“归巢”的行列，一边跑一边不住地回头……

王校长看着这辆自行车，对小马说：“咱们给他装起来吧，看看少了什么零件。”可是自行车被拆成这个样子，从哪儿下手呢？正犹豫间，只见那人骑着车子又回来了。王校长的怒气“腾”地就上来了，真是贼胆包天！他上前厉声问道：“你是干什么的！”

那人一看王校长这表情和语气，知道发生了误会，他不紧不慢憨憨一笑说：“别误会，车坏了，我帮着拾掇拾掇。”说完，就掏出刚从商店买来的飞轮，从破包里拣出工具，埋头摆弄那辆车子。

校长这才恍然大悟，觉着冤枉了人家，不好意思地说：“留个名吧，同志。”

那人依然憨憨一笑，又自顾安装飞轮了。任凭他们怎样问来问去，那人只是憨憨地笑，只是埋头修车。

下课了，王长海第一个跑出来，一看这情景，激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车总算修好了，王长海掏出 10 元钱递给修车人说：“大叔，你帮俺修车，这钱你得收下。”

那人赶忙摆摆手说：“我只是帮个忙，要什么钱呀！”

余晓燕也出来了，看见这个修车人，她马上对旁边的同学说：“这就是那天给我修车的伯伯。”然后，她一弹一跳地跑过来，象见到亲人一样：“伯伯，今天您该告诉我名字了吧。”

那人笑了，笑得很亲切，很自如，也很轻松。“放心吧，以后我还会来的。”接着他跨上车子就走了。

钱不收，名不留，这哪成！王校长同小马每人一辆自行车，骑上就追。远远看见那人拐进采油三队院子里。待他们赶到三队，一打听，指导员乐了：“你这不是说的我们队上的王为民吗。”

从那以后，王为民经常不顾工作的劳累，一有空就到太平中学为师生修理自行车。有的自行车零件坏了，他就掏钱买来换上，同学和老师给钱，他说什么也不收。就这样，王为民为太平中学累计修车 300 余辆。时间长了，老师、同学都和王为民熟悉了，大家都把他当做知心朋友。

申请革新经费

临邑街头，一个中年汉子走出杂货铺，进了五金行，匆匆忙忙，寻寻觅觅。他就是王为民。眼下，他手头上正进行一个革新项目，迫切需要一种特殊的齿轮。他先后扒废料堆、跑供

应站，找了许多地方，都没有找到。不得已，这才进了临邑县城。说来也巧，一个店里居然有货，但店主“奇货自居”，他知道这种齿轮在别处不容易买到，就把价钱提得很高，顶多值几十元钱的东西，他却要价 300 元！赶到了这个节骨眼上，不买就搞不成这个革新项目。王为民咬咬牙：“300 元也买！”。

王为民搞的革新项目，都是实际工作中自己找的，事先无法到科技部门挂号，自然也就无法提出经费预算了。不过搞科研总是需要钱的，像眼下这个齿轮的钱就没着落。怎么办？这不，他回家找玉珍申请革新经费来了。

这是 1984 年秋天的事，当时玉珍还在老家种田，王为民跑回家要那卖棉花的 300 元钱。玉珍一听就火了，边哭边数叨：“人家的工人都是往家里交钱，你倒好，不交不说，还从家里往外拿。俺娘们孩子的来个钱容易吗？卖个棉花多么难呵，本乡里不收，俺赶着牛车，带着孩子，到 70 多里远的临邑县去卖，光排号就排了 7 天 7 宿。晚上就睡在车底下。那 7 天，俺舍不得花一分钱，就是给孩子买了几个包子，俺吃的全是从家里带来的饼子和咸菜。俺受的是什么罪呀！”一番话说完，玉珍哭累了，也说累了，生气自己上床躺下了。

听了妻子的话，王为民的心像被什么给揪住了一样，又酸又痛。他何尝不想往家拿点钱，贴补一下家用，让妻子轻松一些，让孩子吃得好一些。可一想到他的技术革新，想到那是影响到很多人的大事，他又为难了。怎么办？放弃革新的念头，绝对不行！再向妻子要钱，那更不行。王为民一夜没吭声，就像一个等待裁决的罪犯，所有的主动权都在玉珍手里。

玉珍呢，她也睡不着觉，翻来复去的，心里像猫抓似的。她几乎把结婚以来，他和老王之间的生活回忆了一遍。越想越觉得他这个人其实很好，从不乱花钱，省吃俭用，能吃苦，能

干活，从来没毛病。这次要不是急需决不会来要这点棉花钱，大老远地跑回来，吵归吵，闹归闹，可钱不能不给他。

第二天一早，王为民起来准备走，他不时地拿眼瞄一下玉珍，想看看还有没有希望，要走的动作总那么慢腾腾、拖拉拉的。玉珍看出了他的心思，忍不住笑了：“给，这是 300 元钱。”接过这 300 元，王为民也笑了，笑里满含着愧疚。

一块特殊的绘图板

同学们，小朋友们，在你们的生活中，是否也发生过类似这样的事呢？晚上，小同学在自己卧室里写作业，家里来了客人，或者父母在看电视，这位同学就不高兴了，没好气地对父母说：“吵死了，让人怎么写作业！”客人吓跑了，或者父母赶紧把电视关掉了。还有的同学不完成作业，还强调这样那样的理由，好象有了这些理由，他就应该不完成作业似的。我们且不论父母该不该看电视的问题，就我们同学们自己而言，该做的事情当然要做。有条件要做好，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做好。看看王为民是怎样为自己创造条件的吧！

王为民，这位普通的石油工人，自 1984 年以来，先后取得 30 多项革新成果，其中有 5 项获得国家专利。可是，人们

绝对想象不到，这些革新成果的最初蓝图，都是在他用来休息的床板上勾画出来的。

1984年，王为民着手研制“千斤顶式扒轮器”。搞革新，当然需要设计，需要制图。可是一个基层工人，一没办公室，二没办公桌，更谈不上有绘图工具了。这天晚上，他坐在宿舍里正想绘图，可把图纸放在哪里呢？找张报纸铺在地上，然后放上图纸画，画了一会儿，他就觉得这种姿势不行，不舒服倒也没什么，最不妙的是两只胳膊撑在地上，轮不起来，摆动不开，不适合画图。于是他转移到床上，褥子太软，对，把它掀起来！宽宽大大、平坦硬实的床板露出来了。哇，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这不是一张现成的绘图板吗？

从此，王为民白天和同志们一起上井干活。晚上，别人都休息了，他却把铺盖卷起来，在这块特殊的绘图板上，设计绘图，挑灯夜战。

冬去了春来，雪化了云开。几年下来，他仅在这块床板上画的图纸，就有1000多张。一项项科研成果在这里孕育、萌芽，从这里插上翅膀，飞出三队，飞进旷野，落在一口口日夜转动的油井上，给石油事业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棉袄暖洋洋

作父母的，谁不爱自己的孩子？王为民对自己的两个儿子自然也是关心备至。

1984年初冬，为了辅导、督促传海学习更方便一些，王为民让传海转到了油田读书，就住在父亲的采油队上。这是一个星期六的下午，西北风冷飕飕的，放了学，传海一路小跑回到了采油三队，进了屋把门关得严严的，再不肯随便出来。冬天开始向人们示威了。

王为民下班了，听着外面呼呼的风声，再看看儿子单薄的毛衣，他拿定了主意：今晚回老家给儿子拿棉袄去。吃罢晚饭，他给自行车打足了气，正要出发，这时，队长急乎乎地来找王为民说：“水1站的气管线破了，得马上补上……”听了队长的话，王为民立即换上工衣，拉上工具，和几个工人上了水1站。到那儿一看，情况还挺严重，他们急忙摆开工具干起来，直到夜里10点多，才补上那个窟窿。回到队上，卸了工具，已经11点多了。劳累了一天的王为民又冷又累，真想立刻钻进被窝美美地睡上一觉。可是看见熟睡的儿子，又想到了儿子的棉袄。西北风刮这一夜，明天一定会更冷，说也奇怪，

什么累呀，冷呀，困呀，此刻全不见了。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今夜必须把棉袄拿回来！

在爱的力量推动下，王为民跨上自行车就上路了。从采油三队到济阳县的老家，有 40 多里路。他一口气蹬了两个多小时。初冬的风，在这广邈宁静的夜色里，毫无遮拦地肆意横行。吹着他的面颊，吹着他的双手，吹着他穿着单鞋的两脚，进了家门，手脚都冻麻了。妻子玉珍给他煮了一碗热面条，他三口两口就吃光了。然后搓着两手对玉珍说：“把传海的棉袄找出来，我得回去。”

玉珍诧异地说：“都下两点了，再说又是个礼拜天，不在家歇歇……”

没等玉珍说完，王为民就打断她的话：“星期天队上搞会战，说什么也得回去！”

玉珍知道他的犟脾气，再劝也是白搭，只好给儿子找出了棉袄……

天亮了。传海一睁眼，枕头旁放着一件崭新的棉袄，他赶紧穿在身上，好暖啊！再冷的风也能抵挡了。是啊，这棉袄里藏着一颗滚烫的爱子之心哪！

这时候，王为民早已起床，他已经收拾好工具，准备参加星期天的会战了。看着儿子穿上棉袄，暖洋洋、自在舒服的样子，他开心地笑了……

教子有方

同学们，小朋友们，有这样一个故事你们听说过吗？讲的
是一个大盗窃犯，他呀，被判了死刑。行刑的那一天，他的老
妈妈哭得死去活来的，看着自己从小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的孩
子，好容易长成 27 岁的大汉子了，却转眼就要成为枪下之鬼，
她的心都碎了。她一声声哭喊着：“儿啊，我的好儿啊，让娘
替你去死吧……”

儿子直盯着地看着娘亲，毫无表情，突然，他拉住娘的手
哀求说：“娘，答应儿子最后一个要求吧！”

“我的儿，快说，要娘的脑袋都行啊！”一听这话，娘赶
紧说。

罪犯儿子很认真地说：“我想再吃一口奶。”

娘楞住了，这么大的儿子还要吃奶！不过，一想到这是儿
子最后的要求，就答应了。

儿子一口把娘的奶头咬掉了，疼得娘嗷嗷直叫：“儿啊，
儿啊，你疯了？”

儿子还是直盯着地看着娘，很镇定地说：“娘，您从小娇
惯我，要什么给什么。我偷了地里的豆子，你夸我能干、聪

明，我偷了人家的牛，你还说我有本事。如今我犯下了死罪，这都是你的错，都怪你！没有你这样当娘的，我恨你！”

同学们，小朋友们，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出，父母对孩子长期的熏陶、感染、教育、影响，是多么重要啊！王为民是怎样教育培养自己的孩子的呢？从一件小事上就可以看出。

那一年，传海才8岁，他和几个小伙伴到队里的果园去偷杏吃。几个小伙伴有在林边放哨的，有爬到树上摘杏的，有在树下接杏的。偷完后他们躲到旁边的田里，饱餐了一顿。最后剩下几颗不熟的杏子，传海觉得好玩，顺手揣在兜里回家了。第一次做这样的事情，小传海心里又兴奋，又害怕。回到家里，他处处表现得很乖巧，很听话，帮妈妈扫地、洗菜，王为民跟他说话，他好象不敢抬头正视父亲的眼睛，只是低着头回话。王为民发现传海的表现有点反常，于是就仔细地审视、打量他。

“兜里鼓鼓的，装的是什么？”王为民突然问了一句。

小传海一惊，吱吱吾吾地说不清是什么：“是……是……”

“掏出来，我看看。”王为民厉声说。

传海只好把那几只不熟的杏子掏了出来。

王为民一看，顿时火冒三丈。父亲当时说了些什么，传海已经记不清楚了，只记得他满面怒气，又拍桌子，又瞪眼睛。把传海吓懵了。奶奶闻声赶来，传海扑到奶奶怀里就哭起来了。

直到晚上啊，他一直都躲避着父亲，知道自己犯下了很大的错误，不敢抬眼看他。王为民很温和、很严肃地把传海叫到身边：“传海啊，集体的财产一点也不能往自己家里拿，拿了不该属于自己的东西是最丢脸的事了。”说着，他把一本连环

画册《刘文学的故事》递给了传海：“好好看看，看人家刘文学是怎样做的。”

接过画册，小传海认真地看起来，故事中那为保卫集体财产而牺牲的小英雄的事迹深深地感动了他，后来他再也没作过类似偷杏子的事。

还有一件小事也给传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是 1992 年 5 月的一天，表弟坐车从老家来，掏出了两张车票递给他：“哥，你们公家不是能报销吗？你报了吧！”

传海接过车票一看，两张车票还不足 6 元钱，心想，报销这点钱还不容易，就顺口应了一声。

“不行！”传海突然听到父亲严厉的声音，王为民走到他跟前，直直地盯住他：“这车票，不能报！”

“爸，不就是 6 元钱吗！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就是一分钱也不行，公家的便宜咱一丝一毫都不能沾。”

看到父亲那严厉的目光，传海慢慢地低下了头……

王为民就是这样严格地教育自己的孩子的。同学们，小朋友们，你们的父母是怎样教育你们的？你觉得他们教育得对吗？

小虎子等爸爸

1985年，王为民家搬到了油田农场，这对小虎子来说，简直是天大的喜事。小虎子是谁？是王为民的二儿子，大名王传江。终于离开那个穷乡僻壤的红庙子了，尽管那是生养他的母土，尽管那是他们家祖祖辈辈歌哭生居的地方；可一个孩子是不愿安守贫家故土的，他们的心总会向往外面的世界。

难得与父母、哥哥团圆一次的小虎子，一来到油田就享受了阖家团聚的好时光。爸爸特意赶回来迎接他们，全家人一起安排新家。很快爸爸走了，看着小虎子失落的样子，妈妈抚摸着他的头说：“虎子，咱如今离你爸近了，以后他就会经常回家了。厂里有规定，每逢星期三和星期六下班后，百十里以外的男人们都可以回家，农场有专车去接。”

小虎子高兴地问：“是真的吗？”

“妈还能骗你？”

从此小虎子就天天盼星期三和星期六，第一个星期三来到了，一放学，小虎子和几个同学就飞快地跑到交通车站。一会儿，这里就挤满了放学的孩子。孩子们怀着兴奋的心情，眼巴巴地望着一辆辆开来的大客车。

“来了，这辆车准是，我看见我爸爸了。”一个孩子大声说。

“我也看见我爸爸了。”

“嗷……”孩子们都高兴地跳了起来。车一进站，他们就蜂涌而上，把车门堵得严严的。

“爸爸，爸爸！”孩子们都喊着。

“孩子，让开点，别挤，别挤。”车门好不容易才打开，面色疲惫却笑容满面的石油工人们，带着一身的油味涌了出来。孩子们亲热地拉住自己爸爸，有的从大人的腋下，甚至胯下钻过去，扑进爸爸的怀里……

小虎子也混在人群里，被大家挤来挤去的，他一直伸着脖子望着，可他一声爸爸也没喊，因为他始终没找到自己的爸爸。直到车上的人下完了，仍然没有他的爸爸。眼看着别的同学领走了自己的爸爸，他心里酸溜溜的。

小虎子丧气极了，一进门就扑在妈妈怀里哭了：“妈，爸爸没回来。”

妈妈安慰说：“没关系，兴许爸爸工作忙，下次他就能回来了。”

“真的吗？”

“又这样问，妈干嘛要骗你。”

小虎子马上破涕为笑，抹抹眼泪欢欢喜喜地出去玩了，毕竟是个孩子，他今年才10岁呀！

转眼到了星期六，小虎子心里高兴极了，他实在按捺不住，悄悄地对好朋友说：“告诉你吧，今儿我爸一准回来。”

下午一放学，他就和好朋友结伴，蹦蹦跳跳地向交通车站跑去。然而，这一次，小虎子又扑了个空。满车的人都下来了，还是没有他爸爸。他心里又冤屈，又气恼，回到家噘着个

小嘴，也不理妈妈。哥哥把他拉到小屋，悄悄问他是怎么回事，他没好气地说：“妈妈骗人！”

就这样，小虎子被剩在交通车站上一连几次之后，任凭同学们再怎么叫他，他就是不去交通车站了。小虎子恨爸爸，小虎子更想爸爸……

一个星期六下午，小虎子回到家一看，爸爸回来了，他一头扑进爸爸的怀里。好半天，他才抬起泪眼对爸爸说：“我到车站去接你……你怎么不回来呀？”

爸爸给小虎子擦掉眼泪，笑着说：“爸爸忙……爸爸和别人的爸爸不一样……”说着把小虎子紧紧地搂在怀里。

妈妈看到这种情景，也止不住流下了眼泪……

拜儿子为师

王为民的技术革新成果应用后，每年都给油田创造相当可观的经济效益。王为民成了遐迩闻名的技术革新能手，这一年，他被首批晋升为石油系统高级工人技师。回顾多年技术革新的得失甘苦，王为民总忘不了他拜儿子为师的有趣经历。

那是 1986 年，那时王为民才取得了两项革新成果，刚刚尝到了技术革新的甜头。这一年，他正在试制一种新型抽油杆

对扣机。又是一个不眠之夜，一道关于计算螺旋升角的题难住了他。他知道，这道题只需要初中数学里的一些知识就能解决，他虽然也念过两年初中，但是毕竟离开学校 20 年了，那些方程和计算方法都已经生疏。他开动脑筋想啊想，就是想不起来，拿出书来查找，厚厚一本书，翻找起来就象大海捞针，究竟他需要的是哪一章，哪一节，他也说不清楚。

正一筹莫展的时候，上初中二年级的大儿子王传海下晚自习回来了。王为民正在翻书，一听儿子回来了，头也没抬就说：“传海，你看这道题怎么算？”

传海一惊，不好！上次的情景又出现在他眼前：也是一个这样的晚上，下了晚自习，传海悠闲自在地走进来，王为民突然问了一句：“传海，拿你最近的作业来看。”也是这样不温不火的语气。可看过以后王为民非常不满，那一通大道理讲的，简直能写一本书；打那以后，传海再也不敢随便应付作业了。

“传海，我问你话呢。”

“来了来了，”传海怯生生地走过来。

王为民看出了儿子的心事，就用和蔼的语气说：“别害怕，不是考你，我是……”

听了父亲的话，传海松了一口气。他凑过来，因为、所以，如此、这般，三下五除二，给父亲解开了这道难题……

从此，儿子就成了王为民的老师。儿子不断升级，王为民也就不断从儿子那学到新知识。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王为民说：“凡比我多一技之长的人，都是我的老师。”王为民在技术革新的道路上拜过许多老师。其中有工人、有技术员、有工程师和高级工程师。在他最初搞技术革新的老师中，就有自己的儿子。

哪来的朋友

1986 年春天，王为民拎着一兜香蕉、苹果，还有一床崭新的褥单，来到东营市南田村。村里有几个人闲搭话问他：“到谁家去？”

“到朋友田连庆家去。”

村里人都知道田连庆孤身一人，于是几个人犯嘀咕：老田哪来的朋友？

原来事情是这样的。1985 年秋天，王为民在油田刚开完一个会，就去东营区辛店镇幸福院为老人扫院子，整理被褥。在归程途中路过一个棉站时，碰到一位老农卖棉花。别人的棉花包又大又沉，一个个棒小伙扛起来就走，而他背着很小的棉花包还步履艰难。王为民见此情景，怜悯之情油然而生。他赶紧跑过去帮老人家背包，经过验棉花、过称、领单据等等繁琐的手续，棉花总算卖完了。

此时，日上中天，王为民领着老人进了附近一家小饭店，两人边吃边聊。老人说：“我今年 81 岁了，没亲戚，没朋友，身边没有一个亲人。”言语之中透着无限的凄凉。

王为民说：“大爷，咱就交个朋友吧。”

就这样，两人言来语去，谈得很亲热。老人孤寂的心似乎已经久违了人间温情，今日幸遇王为民，一时不舍得他离去。饭后，他热情地约王为民到家里玩会儿，说：“很近，只有几里路。”

方才王为民心里还惦着尽快回去办事，一见老人这般的情真意切，他马上说：“好啊，我正想到你家里看看去呢，走吧！”

到了家里，两人又聊了半天。看看田家实在贫寒，临走时王为民掏出70元钱给了老人。老人说啥也不要。王为民假装嗔怪地说：“大爷，咱们不成朋友了吗？”

老人无可奈何，收下了钱，却握着王为民的手，颤抖着，迟迟不放。最后老人才想起问：“家住哪里？”

王为民说：“我是油田人，家住临盘，经常来东营，以后我还会来看你老人家的。”

这不，王为民真来看望老人家了。他明白，老人的心是最容易孤独的，所以，他捧来一颗赤诚火热的心，为老人填补这孤独的空间。

同学们，小朋友们，你们明白老人的心吗？你们是怎样尊敬老人的？不妨先从孝敬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开始，争取做一个尊老、敬老、爱老的模范少年。

一个螺旋杆

1986 年的某一天，技术员小安找到王为民：“王师傅，这是你要的螺旋杆，加工好了。”拿到这个螺旋杆，王为民呆呆地看了很久，突然一跃跳了起来，他简直有点欣喜若狂了。一个小小的螺旋杆会有什么奥秘，王为民为什么竟如此高兴呢？这里有一段感人的故事。

曾经有一段时间，王为民研究抽油杆防脱器，简直到了着迷的程度，就是走在路上，端着饭碗，躺在床上也老是想这个事。晚上，他一个人坐在抽油机旁，认真地观察、琢磨，一坐就是大半宿。通过观察，王为民发现抽油机的悬绳器与起重机的吊钩有相似之处，于是他从中受到启发：记得在济南钢铁厂工作时，吊着 10 吨钢包的大吊钩可以做 360° 自由旋转，要是在抽油机上装一个平面轴承，不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吗？

顿时，王为民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精神陡增。科学的东西有时就象一层薄薄的窗户纸，在没有捅开的时候，觉得里面挺神秘；一旦捅开，才发现，原来竟是那么简单。王为民怀着激动的心情，准备制造一个专用轴承，首先就得绘出图纸来；可王为民一个初中生，又没接触过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别说是

制图，就是看简单的图纸，也像读天书一样啊。怎么办？王为民找到了一个会绘图的技术人员，请他帮忙，说了半天，好不容易才说明白了。王为民等啊，盼啊，才过了一天，就仿佛是一年似的。想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事情，不可能那么快就绘制出来，所以，也不好意思去催。王为民是个急性子，想好的事立马就得去做，这样的日子实在是太难熬了。他想，不能这样下去，必须要学会制图。于是，他找到那位技术员说：“不好意思，那份图纸我现在不需要了。”搞得人家莫名其妙。

为了学习制图知识，王为民先买了山东工学院的机械制图教材和练习本，可是，看不懂。根据几年来自学的经验，他发现，对同一个问题，不同的教材有不同的说法，有的深，有的浅，可以从中受到启发。因此，他又先后买了大连工学院和清华大学的教材。一有时间就对比着看，反复地读。古人有一句话说：“书读千遍，其义自见”。经过3个月的钻研，他终于明白了，机械制图中点、线、面的关系，就是平面几何的原理。

于是，他就摸索着绘制简单的图纸。一开始学着画了好多张，不是这儿画得不好，就是那儿画得不行，他不灰心，继续画，可总觉得没把握，拿不出手。后来，自己觉得画得差不多了，还是不敢往外拿。最后他想，丑媳妇总要见公婆的。于是就拣着最有把握的，先绘制了一张比较简单的螺旋杆加工图纸，让年轻的技术员小安送去帮着加工。当时王为民不好意思说是自己画的，就对小安说：“小安哪，有个朋友托我给他加工个零件，画了个图纸，你看能不能帮着加工一下？”小安说：“王师傅，没问题呵。”

交出以后，王为民心里一直忐忑不安。不几天，小安终于

把一个加工好的螺旋杆送来了。王为民一看，和图纸上的要求一模一样。他心里别提多高兴了，因为这个螺旋杆就好像是毕业证，这说明，他已经初步掌握了制图的基本知识。

在这个基础上，他又学着绘制复杂的装配图。每天下班后，他就卷起被褥，用床板当绘图板，一边学，一边练，又经过了3个月的努力，在床板上先后绘制了1000多张图纸，摞起来有2尺多高呢，这得花费多少时间和心血呀！最后终于绘制出了比较复杂的抽油杆防脱器的合格图纸。

同学们，小朋友们，假如你们也能拿出王为民的精神来投入学习的话，那你们将来一定是非常了不起的科学家了。不信，试试看！

“铁人”之夜

王为民在研制抽油杆防脱器时，矿上选了6口经常脱扣的油井供他做实验，其中临58-1井离采油三队驻地有10多公里远。

1986年8月上旬的一个傍晚，王为民骑自行车向这口井赶去。走到半路，只见西北方向黑乎乎的变天了。不一会儿，狂风夹着暴雨劈头盖脸地砸下来。这时，王为民想：算

了，天气这个样，不去了。刚刚转过车子，忽然又一想：防脱器在恶劣天气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不行，还是得去。于是，他又骑上了自行车。下了公路到井上还有一公里多土路，大雨很快把土路变成了稀泥，自行车不能骑了。他就推着在旁边草地上走。再往前走，泥巴塞住了车圈，推也推不动了，他就扛着走。雨水、汗水搅在一起，他全身都湿透了。

赶到井上一看，果然不出所料，由于抽油机的皮带轮打滑，把防脱器的平面轴承墩烂了。他赶紧把防脱器卸下来，返回队上，土路上泥巴更多了，每一寸都泥泞，每一步都艰辛。总算取回了新轴承，这时已经是夜里1点多钟了。然而，最糟糕的是，新换的轴承连接器与原件不符，装不上去。

在这黑沉沉的夜色里，风雨还是那么肆虐，那么猖狂，没有丝毫让步的意思。也许老天想趁着夜静更深的时候，痛痛快快地发泄一番吧，也许是有意要考验一下王为民。王为民呢？他实在是累坏了，真想躺下来歇一歇啊！但是不能歇！电焊工的岗位，每天都有任务，技术革新只能在业余时间进行。轴承不及时换上，就会影响这口井的原油生产。时间很宝贵，一点也不能耽误。当一个人认定一件事情非做不可的时候，他就会有一种超乎寻常的力量。王为民立即返回队上进行修整，修好了，马上又往井上赶。

这一夜，王为民顶着疾风暴雨在泥水里往返三个来回，跑了60多公里路。当他最后一次返回队上时，天已经蒙蒙亮了。他从头到脚都是泥，简直没了人模样。腿跑酸了、木了，头也被雨水浇得昏昏地疼。走进宿舍，他脸没洗，鞋没脱，一下瘫倒在床上。总该美美地睡上一觉了吧？不！上班时间到了，许多年来，王为民几时上班迟到过？从来没有，而且每次他都提前到岗，这次也不例外。王为民爬起来，胡乱吃了几口饭，又

和大家一块上井了。

1997年1月17日，江泽民总书记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工作会议代表时，满怀深情地说：“现在我们有第二代铁人，这就是王启民同志，王为民同志，他们是科技人员和工人里面的新铁人，是新时期的铁人。”

妻子的委屈

同学们，小朋友们，你们在家里帮助妈妈干家务吗？你们留意观察过妈妈做家事吗？其实，当一个成功的家庭主妇也很不容易的。在某种意义上讲，应该说王玉珍是一个成功的家庭主妇，她托起了一个成功的好丈夫，教养了两个成才的好儿子，侍奉着多病的老公爹。可她也真是难啊，多少辛劳，多少委屈，多少道不完的酸甜苦辣呵！

王玉珍是农场的家属工。她要下大田，要服侍多病的公爹，要照顾孩子，还要操持油盐酱醋，一日三餐。这些对于惯于吃苦的她来说，算不了什么，最令人伤心的是王为民总是不回家。

矿上的工人们每星期回来两趟，回来就帮着家人到田里拔草、锄地，大家说说笑笑的，十分快活。只有她，白天黑夜都

是孤孤单单一个人。到了晚上，家家户户欢声笑语，只有她的家冷冷清清。一个女人家，什么事都得求人。门窗破了，得求人家邻居来修；电灯开关坏了，也得求人家来帮忙。时间久了，一块干活的家属们都觉得他们家好象不对劲，有人问王玉珍：“你们家老王咋老不回来，你两口子拌嘴了？”还有人开玩笑说：“老王是不想要你们了吧？”玉珍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

后来，有一件事实在让她伤心。刚到农场，她不会用天然气炉子。一次，闸门坏了，天然气跑了满屋子，她和孩子都中了毒。幸亏邻居李嫂过来借东西，及时把他们送进医院，要不，命都没了。姐妹们都说：“去，到队上找他，看他到底干什么。”在大家的鼓动下，有一天，王玉珍果真气鼓鼓地挤上交通车到采油队去了。

玉珍满脸怒气，见了王为民边哭边说：“这个家你还要不要，俺娘们孩子就是死了，你也不知道。”

王为民赶紧陪着笑脸说：“我正在搞一项技术革新，忙得很，我带你到井上看看你就明白了。”说完就骑车把玉珍带到了井上，指指点点给她讲油是如何如何从地下抽上来的，抽油机的原理，哪些地方还不尽人意，需要怎样改进，等等等等。

听了好半天，玉珍还是不明白，但是从王为民的言语表情上，她明白了他对这项革新是怎样的满怀希望，怎样的着迷；再看看王为民熬红了的双眼，累瘦了的身躯，乱草一样的头发，玉珍满肚子的委屈都化成了泪水。

在宿舍里，她为王为民整整洗了两大盆衣服。临走时还嘱咐他：“千万要仔细着身子，几时忙过来，就回家去看看。”

买 煤

1987 年元月，王为民被评为胜利油田双文明标兵，同时获得了临盘采油厂颁发的技术革新奖，共得了 400 元钱的奖金。拿着这 400 元钱，王为民想：我上班有工资，冻不着，饿不着，生活有保障；搞技术革新，处处帮助别人，都是很自然的事情，是应该做的。为这另外再多拿 400 元钱，我心里过意不去；不行，这钱我不能花在自己身上，那怎么花呢？

他想起了自己上学时，因交不起一月一元五角钱的燃料费，有时只能吃凉窝头，喝凉水，勉强上了两年的初中。近年来，在搞技术革新的过程中，他吃尽了文化低的苦头，他深深地体会到，上学求知是多么重要啊！再想想附近几个农村学校冰冷的教室，孩子们在里面学习多艰苦啊。“再苦也不能苦了孩子。”一个念头在他脑际闪出：把奖金全部用来买煤，改善学校的取暖条件。

王为民很快来到采油三队附近的煤店，掏出了 400 元奖金，又添上 72.5 元，开出了 6300 斤煤的单据。然后跑到太平乡政府，请他们将这些煤转给太平中学 2000 斤，太平寺两所小学及托儿所 1500 斤，乔家村学校 500 斤；另外，给马寨

村有困难的4名老党员每人500斤……

回到家，王为民兜里空了，可心里更充实了。这一夜他睡得很安稳、很香甜。是啊，能为别人做一些有益的事情是最幸福的了。

帮 工

1987年6月的一个星期六下午，采油五队P2-17站一口油井管线穿孔。队上的焊工休班回了农场，队长只好向矿调度室汇报求援。可当时刚下过一场雨，道路十分泥泞，车辆无法进井场，这活怎么干呢？难道只能眼看着这口日产30多吨的油井停产？

采油三队与五队相邻，王为民听说了这件事：“我去，再难进也得马上干，总不能让原油就这样白白跑掉吧！”他立即骑车带着自己革新的轻便水冷式电焊机往井上赶。这辆自行车，起初骑着，后来推着，最后扛着。到了井场，王为民已经满身是泥了。

井场上队长和职工正在忙着挖管线，排油水。王为民带着电焊机来了，真是雪中送炭啊！他们欣喜地迎上来，接过自行车和电焊机，不好意思地说：“王师傅，劳累你了。”王为民

说：“咱们的油井连成片，不分家。”说着放下自行车就和大家一起干了起来。

管线埋得比较深，好长时间才挖出来，然后又找到穿孔处。这时，天已经黑下来了。穿孔处油还在往外流，王为民好不心疼。他赶紧跳进坑里，蹲下身子，拿着护面罩一会儿扬起脸，一会儿低下头细心地焊补，满身的油污他也顾不得。管线焊好了，4 个多小时他没歇一歇。

此时晚饭时间早就过了，队长和几位职工拉着拽着留他吃饭，他说啥也不依，硬是推着他的工具，带着一身的疲惫、满身满脸的油污，饿着肚子，踩着来路的泥泞回去了。

一个星期天

1987 年 6 月 21 日，是个星期天。好久没回家的王为民，这天也回农场了。难得回来一次，有多少未了的心愿等他去实现啊！该孝敬多病的老父亲，该给妻子买件衣服，该关心一下孩子的功课，还要让全家人尝尝他的烹调手艺……他不是不爱这个家，假如有时间的话，他一定是个一流的好儿子、好丈夫、好父亲，可他忙啊！

这几天，正赶上临盘农副业大队三夏生产进入了关键阶

段，职工家属日夜奋战，全力以赴抢收抢种。

六月天，孩儿脸，说变就变。清晨还是蔚蓝的天空，没到晌午就狂风四起，黑云弥漫，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临。这时农业大队的五个场院上，堆晒着上百斤的小麦，壮劳力全在地里抢收，场院上只剩下小部分老弱和妇女。负责场院的农业大队教导员许怀余心急如焚，一面组织人力抢场，一面利用广播动员所有在家的职工、家属和学生参加抢收。

在紧张的抢场中，一位挽着裤腿，身着白背心的中年人干得格外起劲。他第一个跑到场院，拿起木锨就干起来。只见他用完木锨拿扫帚，用完扫帚拿滑板，哪里活累他就出现在哪里。中心场院抢完后又跑到一站场院，忙忙碌碌，汗流浹背，不停脚地干了几个小时，直到将最后一块帆布压盖好才停下来。这个人正是我们的劳模——王为民。这时倾盆大雨接踵而来，见到顶着风雨最后一个离去的他，许教导员急忙奔过来，想向他表示感谢，可他已经匆匆地消失在疾风骤雨中了。

王为民下了好大的决心才挤出一个星期天，准备和家人一起乐享天伦，抚平他负疚已久的心，可还是没有如愿。他那些未了的心愿，只好又揣在心里带回去了。

深圳修车

1987年9月的一天，深圳市蛇口区育才中学附近。一个女同学自行车坏了，急得满头是汗，她一边匆匆地推着车子走，一边不时地看看手表，一直走了很远的路，才到了修车铺。其实自行车的毛病并不大，轮胎上有一个小洞，一会儿功夫就补好了，店主收了她2元钱。整个过程都被走在街上的王为民看见了：原来学生们修车这样困难呀，走那么远的路不说，一个小窟窿就要2元钱，也太坑人了！于是他心中萌发了一个想法。

第二天，他利用休息时间，到商店买了打气筒、气门芯、螺丝刀等修车工具，赶到育才中学门口，刚想进去帮着修车，值勤门卫拦住了他：“师傅，您找谁？”

“我……我想……”王为民吱吱唔唔，一时不知怎么回答才好。

门卫马上变了脸色：“没什么事快走，学校不可以随便进的。”

王为民犹豫再三，最后只好回去了。

看着买来的工具，再想想那个修车的女学生，王为民还是

不死心，他又一次来到了育才中学门口。深圳的天气真是变得快，一会儿下起了大雨。这时恰好有一辆搬家的车停在校门口，几个人正七手八脚地往里搬东西。王为民三步并作两步奔过去，扛起沙发就往里送，当时没有人注意他。待搬完东西后，他们才发现多了一个陌生的外地人，于是马上过来握手道谢。聊了一会儿，才知道王为民是随油田双文明考察团来深圳参观考察的，王为民顺势一指旁边的小包说：“刚买了一套修车工具，我又不喜欢逛大街，休息时间闲呆着也没意思，想帮学生修修自行车什么的。”在场的人纷纷表示感激。

从此以后，王为民一有时间就走进育才中学，帮助他们修理自行车。每一辆车子他都进行认真地检修，发现有的车链子锈了，他给抹上机油；有的气门芯破了，他给换上新的；有的螺丝松了，他给紧固好……

有一天，一位 40 多岁的中年男子看到他忙忙碌碌的样子，走过来问：“你修车到底要多少钱？”

王为民说：“我一分钱也不要。”

中年男子感到惊奇：“还有这样的事，光干活不要钱？”

“是的，不要钱。”王为民笑了笑又俯下身子认真地修起来。

中年男子感叹道：“现在，这样的人确实少见，少见啊！”

几天以来，育才中学发生了一种奇怪的现象，每当同学们蹬上自行车走在上学、放学的路上时，总有人会说：“咦？我的自行车好骑多了。”

“我的车也是，好象换了个新的一样。”

“唉，我发现我的自行车换了一个零件。”

……

这是怎么回事呢？渐渐地有一个新闻在学校传开了：有位

胜利油田来的师傅，经常默默地来到校园，义务为同学们修车
.....

学校的师生都很受感动，纷纷送来桔子汁和各种礼物，都被王为民婉言谢绝了。不到 20 天时间，王为民义务为学校师生修车 50 多辆。

临走时，学校领导感慨万分：深圳有的是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鳞次栉比的现代建筑，腰缠万贯的大款大亨……可在这披金流银的地方还需要充实些什么呢？不正是这种“助人为乐”、“文明礼貌”的优良风尚吗？所以，一位领导很不好意思地向王为民开口说：“师傅，我有个不情之请，您那套工具能否赠给育才中学留做纪念？”

“这很容易，其实我正有这个意思呢，这种工具我家里也有。”

最后学校领导热情地说：“留个名字吧。”

王为民笑着回答：“不用留名。要留名字，就留个共产党员吧！”

就这样，那套修车工具成了育才中学对师生员工进行教育的教材。师生们每用到或看到那套工具，便会情不自禁地想起那位朴朴实实的石油工人。

一根天线杆

农场居民区上空，密密层层地布满了铁管架起的电视天线杆。只有一家挺独特，天线是用两根歪歪扭扭的木杆接起来的，这一家不是别人，正是王为民的家。

那是 1987 年秋天的事。小虎子一到晚上就到邻居家去看电视，时间久了，偶尔也会有点小小的不愉快。细心的爷爷发现，小孙子有时垂头丧气地从别人家回来。嘴上不说，可心里很心疼。

有一次，王为民好不容易回来一次，一家人和和美吃了顿团圆饭。刚放下饭碗，小虎子就冲爸爸嘟囔起来：“爸，咱们就买一台电视吧。人家家里都有，谁愿意老是到别人家去看电视？”

王为民马上变了脸色：“好好学习，有空闲多看点书，什么知识学不到？一家一个情况，人家有那是人家的事，咱们家就是不买。”

小虎子不服气：“给别人捐钱你倒舍得，给自己家买台电视都不行？”

王为民火气更大了，父子俩你一言，我一语，争执起来。

爷爷听了，心里也很不痛快，自己一个人悄悄地进了里屋。不一会儿，只听“哐”的一声，他赶紧出来，一看，原来王为民一生气把桌上的茶壶给摔了。

在小虎子的记忆里，这是父亲第一次发这么大的火，他吓哭了，以后再也不敢提买电视机的事了。

爷爷也不高兴了，他冲王为民狠狠地瞪了一眼。几天后，爷爷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要用自己积蓄多年的退休金买彩电。他把这个喜讯悄悄地告诉了小孙子，可把小虎子乐坏了；不过，他们祖孙俩有个约定，就是要暂时瞒着王为民。很快他们就托人买回了一台 18 英寸彩色电视机。

王为民生气了：“买这么大家当也不跟我商量，这么多钱本来可以花得更有价值些。”

“我家有大彩电了！我家有大彩电了！”小虎子见了小朋友就说，那份自豪实在是无与伦比。

看着小儿子高兴的样子，王为民的气很快也就消了。他把天线引到院子里晾衣服的铁丝上，于是老王家的大彩电开始播映了。不好，一会儿清晰，一会儿模糊；时而有图像，时而出现“看不见的战线”。王为民把个天线调来调去，还是不行。一天，两天，这样拖了几天，小虎子不耐烦了，小脸上的“晴空万里”也变成“阴云密布”了，放了学就噘着个小嘴闹情绪。邻居见了也说：“老王，你干焊工，队上有的是油管，拉根回来树天线不就得了。”按说，在油田里，找根废旧油管架天线也算不得什么，别人家的天线不都是这样架起来的吗？可王为民不这样认为，他有他的道理：弄根油管容易，可那大小是公家的财物，咱党员带头沾这便宜，群众嘴上不说，心里也会犯嘀咕。再说，不能因为这点便宜小就以为可以沾了，今天沾一分，明天就可能沾一角，后天也许沾一元。所以只要不

该做的事，再小也不做。这就是王为民做事的原则，正应了一句古语“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看着儿子不开心的样子，王为民无奈，他骑自行车赶回老家取来两根木杆，两头一箍，就作成了简易天线。

瞧！这高高低低一片电视天线中，唯独耸起这特别显眼的弯木杆。仿佛挺拔俊俏的人群里出现了一个东倒西歪的醉汉，不！也许恰恰相反，是“众人皆醉我独醒”吧！

忠孝之间

同学们，小朋友们，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可谁不希望能够两全呢？王为民也是这样。

父亲得了食道癌。拿着诊断书，王为民顿时感到全身冰凉，他实在不愿相信这个事实。这是1987年中秋节后的一天。

父亲早年投身革命，一身正气，忠心赤胆。解放后又做了几十年的乡村工作。几十年来，不是自然灾害，就是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再加上多年来闭关锁国的落后政策，农村一直处在极其贫困的境地。正直善良的父亲简直操碎了心。记得有一年春节，为了让家家户户都能吃上一顿过年的饺子，父亲把自己家里仅有的面粉都拿出来，分给那些实在困难的人家。那一

年家家都吃上了水饺，可他自己家却早早地就吃上了野菜。母亲去世过早，父亲忙里忙外大半辈子，没享过一天福。到了晚年竟又得了这种病，想来，怎不让人难过呢？王为民的心一阵痉挛……

“说什么也得给父亲治好病，还不能让他有心理包袱。”冷静后，王为民下定了决心。他先开出一张“咽炎”的假诊断书，并且宽慰父亲说：“还好，没大事，别放在心上，很快就会好的。”背着父亲，他却着急地四处打听良医妙方。

一周后，经朋友介绍，王为民带着父亲来到河南林县治病。按医嘱，父亲需经6个疗程共三个月的同位素放射化疗，上下疗程要修养半个月。因医院病床少，父亲只能住在附近的旅馆里。

王为民办好了一切手续，然后给父亲存好500元钱，塞上一沓饭菜票，床上再放一兜水果点心。一番安慰，一番叮咛：“爹，您老安心在这儿养病，听医生的话，按时吃药；别舍不得花钱，想吃点啥就买。”说完就踏上了归途。

半个月后的星期六下午，王为民一下班就往济南赶，往莘县赶，往安阳赶。赶到安阳再也没法坐车到林县了，就或搭拖拉机，或走路，待见到父亲时已是深更半夜了。星期天医院一上班，王为民第一个赶去，找医生询问父亲最近的病情；回来再听听父亲的感觉，把医院的账结算一下，再给父亲买些可口的食品。星期一早又要往回赶。父亲是个工作至上的老革命，他很理解儿子，每次都说：“队上那么忙，别净跑了，我这里不用管，你别为了我耽误了上班。”看着父亲，王为民一句话也说不出。就这样，八九百里地，王为民两头跑了七趟，一头尽孝，一头尽忠。为了这“忠”、“孝”两个字，王为民忙忙碌碌、夜以继日，眼熬红了，人也愈加憔悴，他巴不

得不吃、不睡，把所有的时间都留给工作，留给父亲。

从林县车站到父亲住的旅馆，路过林县拖拉机站。在这里，王为民有了意外的收获。当时，他正实验第一代“抽油杆防脱器”，很需要掌握一些机械知识。第二次来林县的下午，王为民探望过父亲，就来到拖拉机站的安装车间，又是看，又是问，逗留很久才离开。之后，王为民每次探望父亲，都到拖拉机站的加工车间、铸造车间现场观摩，再到县里的图书馆核查资料。根据拖拉机的转向结构，他搞懂了蜗轮蜗杆副传动的原理；又通过查阅《机械设计手册》等资料，心里产生了一种防脱器的改进方案。

半年过去了，这是怎样的半年啊！痛苦、心焦、紧张、忙碌，身子没有一刻的停闲；心里更是没有一点空隙，不是父亲的病就是科研项目。王为民瘦了一圈，父亲的病情却有了明显的好转，“抽油杆防脱器”也投入了使用，次年10月，这项发明获得了国家专利，这也是他获得的第一项专利。捧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局颁发给他的鲜红的专利证书，王为民真是百感交集……

不能让孩子们挨冻

太平中学在采油三队附近，是一所农村中学。学校条件差，冬天没有炉子，教室里冷如冰窖。同学们冻得伸不出手来，只好带着手套写字，写出来歪歪扭扭的。自习的时候，本该宁静的教室却难得宁静，总是有人忍不住搓手、跺脚。老师和班干部也不好说什么，有什么办法呢？冷啊！

1988年冬天，一场大雪过后，天更冷得厉害。这天上午，王校长正在办公室备课，门被推开了，王为民走进来。他穿一身油乎乎的棉工衣，头戴狗皮帽子，鞋上粘满了泥和雪。王校长赶紧请他坐下：“这么冷的天，王师傅，您有啥事吗？”

王为民带着一身的冷气，搓着手说：“天冷了，不能让孩子们挨冻啊，我买了4000公斤煤和8个蜂窝煤炉子，让同学们拉过来吧。”

王校长感动得紧紧握住了他的手：“王师傅，您想得太周到了。这钱……”

“什么钱不钱的，再别提这个字，我该走了。”说完，他转身就走。

王校长再三挽留，请他多坐一回儿，暖和暖和；可王为民

还是踏着冰雪回去了。很快，同学们就把煤和炉子拉回来了。卸车的时候突然发现，炉子旁还有一个打气筒。是谁的呢？他们立即到卖煤的地方去问，“不是我们的。”

到卖炉子的地方去问，“不是我们的。”

最后又打电话找到王为民，“你是说那个打气筒啊，那是我买了给同学们打气用的。”

打那以后，每年冬天，王为民都会给太平中学送煤，至少2吨。在生了炉子的教室里，同学们学习起来更加专心、更加刻苦了。而且他们还有了气筒，同学们再也不用推着没气的自行车走很远的路了。



一点心意

1988年腊月的一天，风雪正紧。太平中学办公室里，王校长正和几个教研室主任研究学校要开展的几项活动，可是哪一项都需要钱，到哪里弄经费呢？大家愁眉不展，室内一阵阵长嘘短叹。

这时，门“吱呀”一声打开了，一位头戴狗皮帽子，浑身上下挂着雪的人闯了进来。来人一进门就往怀里掏着什么。王校长挺纳闷：这人是谁呢？来干什么？待他摘了狗皮帽子，

王校长才看出来，原来是王为民。于是起身热情让坐。王为民把一沓钱放在桌上说：“过年了，这 200 元钱留给孩子们用吧，算我一点心意。”

屋子里的人都面面相觑。少顷，王校长说：“心意我们领了，这钱你还是拿回去吧。”

王为民很坚决地说：“这钱一定要留下！我也上过学，知道学校的难处。”说完，王为民转身跨出门外。

王校长捧着钱追到门口，王为民已经消失在风雪中了。

不能辍学

太平中学有个别孩子家庭实在困难，上不起学，只好中途辍学。这不，又有一个同学才上初二就辍学了。这事不知怎么让王为民听说了。

他心里一紧，当天就骑着车子来到太平中学，了解到这个同学是魏家村的，叫魏金林。王为民又马上赶到魏家村，一路打听找到魏金林的家。进了家门一看，果然贫寒，除了土炕和锅灶，似乎再没什么东西。家里只有多病的母亲和年幼的妹妹，当时魏金林不在家，已经上坡劳动去了。

王为民和金林娘谈了很久：“金林娘，你糊涂啊，咱当大

人的就是再难，也得让孩子上学呀！……”

金林娘虽然多病，可通情达理，她心里又感激又辛酸，最后她流着眼泪对王为民说：“不是我不让他上学，是这孩子看我实在难，才回来帮我的。我也犹豫，不知该怎么办才好，今天听了你这番话，我心里亮堂多了，你放心吧，日后不管多难，我也让孩子上完学。”

“这就对了，这 100 元钱你留下，我叫王为民，是采油三队的，以后再有什么困难，千万别忘了找我。”说完，王为民就要往外走。

金林娘抓起钱来就往王为民兜里塞，王为民一个闪身，钱落在地上。金林娘俯下身子拣起钱来，王为民已经跑出门外了。“王师傅，这钱我们不能收啊！”

王为民答非所问：“别忘了让孩子尽快上学！”

待金林娘追出门外，王为民已蹬上自行车走远了……

几天后，王为民又来到太平中学，魏金林正坐在教室里认真听课呢。此后不管多难，他再也没动过辍学的念头。

党员奉献日

每月第一个星期天作为党员奉献日，这是临盘采油厂多年来形成的惯例。每到这一天，党员们都会自觉参加各种形式的义务奉献活动。

难得一家人过个团圆的周末。星期六晚饭后，王为民也不急于出去加班，他一反常态，很悠闲，也很有兴致地坐下来和全家人聊天。大家天南地北地扯起来，没说多一会儿，竟扯到党员的问题上来了。王为民趁机说：“明天是党员奉献日，我看咱家多去几个吧。”

传江马上说：“我说爸今天怎么这么反常呢，竟然有功夫陪着我们闲聊，原来是另有目的呀。”

王为民只是笑，不承认也不反驳。

在一旁的老父亲不紧不慢地说：“算上俺一个，俺也是党员。”

王为民说：“爹，你上了年纪，身体撑不住……”

话没说完，老人就满脸不快：“你是说我老得都不中用了？”

王为民马上解释道：“爹，我不是那个意思……”

老人立即接过来说：“那就好，就这样定了。”

妻子玉珍一边擦着桌子一边说：“谁叫俺是党员的媳妇哩，俺也去！”

王为民点点头：“好，有两个人报名了，加上我就三个人了。”说这话的时候，他不停地拿眼瞅着两个儿子。

兄弟俩本想趁星期天在家补习功课的，见此情景，传海也表态说：“既然咱家都去，我和弟弟有什么说的？”

传江又学着妈妈的声调调皮地加了一句：“谁叫俺是党员的儿子哩，俺也去。”逗得全家人都乐了。

第二天一大早，王为民前脚刚走，一家祖孙三代就拿着工具跟了出来。

七月的油区，骄阳似火。临盘采油三队的党员们都在大院里义务劳动，只是这支队伍里，多了一个花甲老人、一位中年妇女和两个孩子。

送大娘

1989年春天的一个傍晚，济南车站门口围着一群人，中间有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坐在路边的台阶上，手里拿着一封信，一脸焦急不安的神情。

人群里不时地有人问她：“打哪来的？到哪去呀？”

老人用颤抖的手拿着信封不住地回答：“从乡下来的，看儿子来了，迷路了。”

又有人问：“儿子在哪儿工作？”

“在山东大学保卫科。”老人赶紧回答。

一个又一个看客摇头叹息着走开了，又有一个又一个新的看客围上来。老人回答的热情慢慢冷下来，她一脸的失望，用那双忧郁的眼睛呆呆地看着这些围观的人，听着他们早来的向新到的解说着这里发生的事情，她什么也不再说。天渐渐黑了下来，老人又愁又急，不知道自己究竟该怎么办。

王为民出差路过济南，发现车站门口围着一群人，于是拨开人群走上前来，一看老大娘这样子，就知道肯定是遇到了困难。他俯身亲切地问了一声：“大娘，有什么难处跟我说说。”

老人呆滞的眼神突然闪动了一下，这声音里分明传达着一种真诚，一种关切。她不再沉默，眼巴巴地望着王为民，把自己的情况原原本本述说了一遍。

王为民笑眯眯地说：“大娘别急，这点事不算什么，我送您到儿子家。”

见此情景，看客们陆续离开了，有人边走边说：“这个老太太总算遇到好人了。”

也有人小声嘀咕：“说不定老太太是成心骗人的呢，如今骗人的事多着呢！”

王为民不理睬那些，他从大娘手中拿过信封，仔细看了看信封上的地址。招手叫了一辆三轮车，然后小心地把大娘搀到车上。三轮车七拐八绕，好半天才到了山东大学。山东大学不愧是有名的高等学府，真是庭院深深，找个人还挺不容易。问明了大娘儿子的住址，又经过近两个小时的寻找，终于在晚上

10 点钟把大娘送到了儿子的家中。

大娘的儿子见到老母来了，又惊又喜，直向这位不知名的恩人道谢。

出门以后，三轮车司机惊奇地问道：“你们不是一家人？”

王为民笑了笑说：“不是一家人，就不兴送了吗？”

司机感动了，从兜里掏出了 10 元钱退给王为民说：“大哥，你真是好人，就冲这我也得少收您 10 元钱。”

王为民又笑了：“看，你不也是好人吗？”

于是他们俩人都笑了……



还是好人多

1989 年 3 月 29 日早晨 7 点，天正下着小雨。王为民在济南长途汽车站等车，准备回临盘采油厂。忽然，他发现路边围了一群人。他走过去，扒开人群一看，原来是一个二十六七岁的青年躺在地上，口吐白沫，昏迷不醒。王为民摸了摸青年的额头，冰凉。

一位扫大街的师傅说：“这个年轻人躺在这里很久了，不知是哪里人。”

“不管是哪里人，先救命再说。”王为民说着，立即跑到

对面的饭馆里，买来一碗鸡蛋汤，细心地往青年嘴里喂。

这时，一位热心的中医大夫走过来：“我来把把脉看看。”过了一会儿，他说：“这个小伙子病得不轻啊。”

一位气功师也过来了：“我来发发功试试”。正发着功，他突然发现青年的小肚子鼓了一下，便说：“必须赶紧送医院。”

中医也说：“还是送医院吧。”

王为民马上叫来一辆三轮车，三轮车夫见此情景，犹豫了片刻，然后冷冷地抛出了一句：“先交 20 元钱！”

王为民一摸衣兜：“我只有 10 元钱了。”

那位中医大夫马上也掏了掏衣兜：“我这儿有 15 元，都拿去吧。”

气功师也拿出钱来递给王为民说：“我还有 5 元。”

付了车费，大家立刻七手八脚地把青年抬上三轮车。王为民抢先上了三轮车，然后对紧跟过来的中医和气功师说了声：“我年轻，我去送。”司机不敢怠慢，发动车子直奔省立医院。

大夫们及时抢救、精心治疗，王为民在一旁细心照顾。挂号费、药费很快使王为民身上分文皆无。可是还需要拿药，还得用钱。他只好到医院门口，从身上掏出 30 斤粮票兑换成 9 元钱，全部用上。直到下午 3 点多，那位青年才苏醒过来，王为民也松了口气。

看着青年已经脱离了危险，王为民准备往回返。这时他才感觉肚子咕咕叫了，一想，从早上 7 点到现在，一直忙着送人、拿药、陪床，根本没吃午饭，也没钱吃。他只好饿着肚子，空着口袋，搭了辆卡车返回了临盘采油厂。

一路上他总是想起那个中医大夫和气功师，心里说：“还是好人多啊！”

借 钱

对某些人来说借钱是随口就来的事。这种人往往拿别人的钱真当自己的用，借时容易还时难。可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借钱可是千难万难的事，最不好开口了。王为民犹豫再三，下了好大的决心，才向一个工友家走去，一路上老想着该如何开口。

这是 1989 年 9 月中旬的一个晚上，王为民来到李传宾家，相互寒暄了几句后，他吞吞吐吐地说：“传宾，能不能……借我 300 元钱用？”

李传宾的妻子正忙着烧水沏茶，听了这话，半开玩笑地插话说：“王师傅，人家都说你搞技术革新得了不少奖励，还会缺钱用？”

李传宾打断妻子的话说：“你不知道，王师傅平时光想着别人，搞革新、捐款用了不少自己的钱，他家境并不富裕啊。”说着，很快拿出 300 元钱，递到王为民手里。

王为民当时很不好意思地说：“这钱我下个月一准还你。”还嘱咐李传宾：“这事你得替我保密。”

李传宾心里一阵酸楚，连连点头：“放心吧，王师傅，你

心里怎么想的我清楚。”

王为民平时总是为别人捐钱，自己生活非常节俭，从不乱花钱；今天怎么突然借起钱来了？这 300 元钱他要做什么用呢？

看，第二天，王为民拿着这 300 元钱，匆匆地到了小市场。临盘是个民风古朴的地方，市场上陈列的物品，既不高档，也不新潮，却也经济实用。到了卖衣服的摊位，各色各样的衣服真是不少，男式的、女式的、老人的、小孩的，应有尽有。王为民一一看着各种男式服装，要么太贵，要么不合身，他挑来拣去，还真费了一番功夫。终于他发现了一件中山装，看起来板板正正的，还过得去。穿在身上一试，也挺合适；一问价钱，16 元，不算贵。王为民高高兴兴买了下来。

王为民平时总是一身油工衣，最不讲究穿戴了，这次怎么突然考究起来了？

原来是这样的，王为民刚刚收到去北京参加全国劳模代表大会的通知。他心里犯了难：代表石油企业职工进京城，还要和中央首长在一起，应该买一套象样的服装打扮一下。可眼下不到发工资的日子，手头上没钱，怎么办？想来想去，最后才决定找工友李传宾去借钱。

王为民穿上这件中山装，神采奕奕地进京开会去了。

救助小爱香

1989 年深秋的一个清晨，随着上班的人流，王为民急匆匆地来到临盘水电大队，从口袋掏出 300 元钱，双手递到薄教导员手中，说：“马爱香这孩子很苦，请将我的这点心意转交给他。”薄教导员捧着这沉甸甸的 300 元钱，望着王为民那诚挚的目光。连连说：“谢谢你，我代表小马谢谢你。”

马爱香是临盘水电大队的一名普通女工，少年丧父，母亲在农场当家属工，每月几十元的收入，上有老，下有小，家庭生活非常困难。懂事的小爱香 17 岁就离开了学校，当了一名水电工人。少了一个花钱的，多了一个挣钱的，这下家庭状况有了明显转机。她工作勤勤恳恳，生活精打细算，日子在明天的梦想里，在希望的绿洲上，一天天活跃起来，多年愁眉不展的小爱香终于有了笑脸。可惜，好景不长，厄运从天而降，刚工作一年的小爱香得上了白血病……

这个不幸的家庭刚刚看见一点希望的光，又被无情的命运推向了万丈深渊。一家人泪眼相望，痛彻心扉，所有的时间和空间，在他们眼里，都凝成了一个灰暗的问号：路在哪里？

……

是啊！路在哪里？人们都这样问着，这样想着。于是善良的人们不由地把手伸进自己的兜里，捐点钱帮一把吧，谁没有三劫八难呢？关键时候就得靠众人帮助啊。知情的人用爱心为小爱香搭着生活的路。

这天，王为民到水电大队去寻找一个革新用的零件，突然发现墙上有一张大大的红纸，许多人正围着看呢。王为民好奇地走过去，一看是一张为马爱香捐款的名单，他马上向周围的人们询问情况。听后他连连叹息，直为马爱香的命运担忧。

晚上回到家里，他把爱香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向玉珍叙说了一遍，玉珍听了，眼泪都流出来了，王为民说：“我想捐点钱帮帮她。”

“这还用商量，你去就是了，尽量多捐点。”玉珍说。

第二天一早，王为民就风尘仆仆地来到了水电大队……

特别检查员

1989年11月份，胜利石油管理局第74次岗位责任制大检查开始了。这次检查与以往不同，采取的是双向检查的方式，即基层检查机关，机关检查基层。王为民被选为基层检查机关的一名检查员。

一提起检查员来，人们心里就会出现一群西装革履的官员，主要领导在中间，其他人前呼后拥，一路指指点点、谈笑风生。那么王为民是怎样当检查员的呢？

当时，王为民住在7华里以外的采油三队。早晨，他5点钟起床，骑自行车先来到临盘采油厂机关大楼。这时候人们还沉浸在黎明的梦里，到处静悄悄地，迎着早晨清新凉爽的风，他把每天早上义务打扫院子的习惯带到了机关：先扫院子，然后打扫楼道的卫生，再帮助科室人员打水，看看时间快到了，才去检查团集合。

他随检查团到各科室检查时，不是只指出问题，也不是只说成绩，更不是走走过场。他一直笑眯眯地，谦恭又随和，看到有的科室地面不太干净，他拿起笤帚就扫；有的科室纸篓里装满废纸，他拎起来就往楼下走；有的科室桌子上有灰尘，他找块抹布就擦……既是检查员又是服务员，这种特殊的检查方式，机关大楼的人们还是第一次见到。

是无声的批评，还是及时的服务？反正从那以后，只要一搞岗检，机关的职工们就打扫得特别认真。他们说，咱这次可一定要搞彻底，王为民来了看得很细，哪里不合格他就笑眯眯地帮你干，这一手可不得了，实在让人不好意思，还不如挨几句批评呢？

检查完了厂机关，王为民又随团检查局机关。他住在黄河饭店，每天早晨仍然是5点钟起床，帮助服务员扫院子、扫楼道，到食堂帮助洗涮、做饭……

回家过年

王为民已经有五个春节没回家过年了。

1989年的春节，天特别冷。大年三十下午，天阴起来，天气预报说有中到大雪。队长考虑王为民几年都没回家过年了，老人有病，孩子又小，就让他回去。王为民还有些犹豫，队长说：“你放心回去吧，有我在队上值班，再说井上也没啥事，来，我送你。”队长硬是开着三轮车把王为民拉到交通车站，送他上了去农场的交通车。在回来的路上，队长乐滋滋地想：这回王为民可以在家里过个团圆年了。

年三十午饭后，妻子玉珍收拾着碗筷，却总是愣神。老公爹躺在床上对她说：“这个年，他又不回来啦，你去给他送点饺子吧，这是团圆饺子哩。”

玉珍说：“大年三十的，舍下你和孩子……”

“你去吧，一年也就这一个大年三十。”公爹说。

玉珍的眉毛很快地跳动了一下，说：“爹，那……那我就去啦？”说着便动作麻利地拿出一个黑提包，装上些鸡肉、炸鱼和火腿，最后才塞上那热乎乎的饺子。她对儿子说：“我要是回来晚了，你们就把篋子上的饺子热一热。”转过身，又对

公爹说：“爹，药片在抽屉里，别忘了吃药，我去啦。”

公爹点点头。

车站上，等车的就她一个人。她这才意识到真的过年了，心尖尖上就有些酸。她揣着手，跺着脚在车站上等。这时，天上飘起了雪花。交通车来了，车上稀稀落落下来几个职工，都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她不免怀着一种侥幸心理去瞅那一张张充满喜气的脸，瞅了一阵子，就不瞅了。

坐在空荡荡的车厢里，想想人家大人孩子都在一块热热闹闹地过年；再看看自家，就老是想掉泪。100 多里的路，走了好半天才到。下了车，到队上还有6 里多路，这时，天下起了大雪，她后悔忘了带个披头来，看着天快黑下来，她就急急火火地往队上赶，累得直喘粗气。走进院子，正碰上徐队长。徐队长说：“唉哟，嫂子，王师傅回去了。”

“回去了！啥时回的？”

“就是午饭后呀。”徐队长说：“我考虑到他好几年没回家过年了，老人又有病，这回就硬把他逼回去了。”后来，徐队长又说了些什么，她一句都没听清，只是提着饺子，呆呆地站在那里发傻……

那个除夕夜，她就坐在王为民那间宿舍里，心里乱糟糟的。后来，她就从床底下拽出一堆脏衣服洗起来。远处的鞭炮声此起彼伏，响成了一片。她看一眼桌子上的饺子，眼泪就“啪嗒”、“啪嗒”地掉下来。

一日之计在于晨

年轻人爱睡懒觉，可王为民来到三队以后，小伙子们就渐渐地不睡懒觉了。

三队青年职工多。由于大多数职工早上不能按时起床，食堂里的早饭总是剩得多，炊事员直挠头。王为民发现这个情况后，每天清早扫完地，便一个个地叫他们起床。起初，小青年们嘴上答应着，可就是不起，王为民就再叫一遍，他们不好意思了，赶紧起来，心里却老大个不乐意。有时背地里几个人嘁嘁喳喳地议论：

“王师傅真多管闲事，早上连个懒觉都不让睡。”

“平时在家，我妈叫我我都不起，现在他一叫，还真不好意思。”

“王师傅这人哪样都好，就是这一点招人烦。”

“其实王师傅也是好意。”

.....

王为民也知道这些小青年不满，可他还是一如既往地每天叫他们起床。有个老职工悄悄地对他说：“老王，这些年轻人愿意睡就让他们睡呗，管这闲事干啥，费力不讨好。”

王为民笑了：“等形成习惯就好了。”

1990年春天，在一个星期六的下午，王为民找到熊鑫中、傅清华、肖勇三个小青年，这三个刚住队不久，都爱睡懒觉。王为民语重心长地说：“年轻人瞌睡多是正常的，不过总吃不上早饭就上班，老长一上午，身体受不了啊！再说你们平时都挺不错的，就是早上起不了床，这不能说不是个毛病吧？”

三个人不好意思地点点头。接着王为民又说：“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早晨起床很有好处，起来活动活动、锻炼锻炼、吃上早饭，这一天都有精神。你们已经养成了睡懒觉的习惯，改起来也不容易，只要咬牙坚持住，等到形成了早起的习惯，那时候，让你睡你也不睡了。一个人有个好习惯，一辈子都受用不完呢！”

听了这长长的一番话，他们不禁对这位老工人肃然起敬，心里说：“王师傅还真内秀，居然讲得这般头头是道的。这么大岁数，每天不厌其烦地叫我们，真是用心良苦啊！”

第二天早上，当王为民去喊他仨起床时，发现他们的床上已收拾得整整齐齐了。

就这样，王为民每天坚持叫小伙子们起床，一天、两天……几个月下来，三队的年轻人再也不睡“回笼觉”了。几年过去了，提起此事，那些年轻人还会满怀感激地说：“王师傅真是了不起。当初我们都不理解他，可他楞是坚持把我们的坏毛病纠正过来了。”

同学们，小朋友们，你们有什么不好的习惯吗？一定要下决心纠正过来哟！记住王为民的话——“一个人有一个好的习惯，一辈子都受用不完呢！”

搬家

1990年5月27日，早上一上班，采油三队徐队长就召集了8个壮小伙。8个人来到队部，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搞不清队长让他们干什么；不过，一看这阵势就能猜到，准是力气活，看来是有什么大任务。

一会儿，队长带着两辆大卡车来了。下了车，徐队长看看8个人都到齐了，说：“今天挑的都是精兵强将。是这么回事：我刚从厂里要来两辆卡车，准备把王为民的家给搬过来。他老父亲有病，妻子身体也不好，他又常年这么个忙法，领导分给他一套楼房，已经好长时间了，他总说厂里住房紧，说啥也不搬。昨天，我们几个队干部商量了一下，打算趁他参加全国劳模报告团这个机会，悄悄地就把他那个家搬过来。咱这8个人今天就完成这个任务，大家有什么意见吗？”

“给王师傅搬家，没意见。”大家纷纷表示。

徐队长补充一句说：“搬家可是个很辛苦的活啊，没吃早饭的，给15分钟时间，马上去吃，吃得饱饱的才有力气。”

“不必了，还是尽快走吧，到农场百十里路呢，就两辆车，一趟还不一定拉完。”其中一个人这样说道。

于是大家都吵着：“马上走，开路！”

一路上，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兴致勃勃地谈论着搬家的事：

最难搬的是钢琴，那可真叫寸步难行啊！

王师傅有点钱就往外捐，他家一定不会有钢琴。

电冰箱肯定会有吧，冰箱也不好搬。

油田的人家，哪有没冰箱的？

现在时兴的大衣柜也很沉。

到时候，咱们仔细着搬就行了，别给人家磕着、碰着的。

这话说的是，置办点家当不容易。

.....

说说笑笑不觉时间，不一会儿，王为民在农场的家就到了。大家下了车，有的捋袖子，有的把长长的裤脚挽起来，准备着，好好地卖把子力气。到家一看，一个个都呆了。王为民的家里实在是太寒酸了，根本没有什么象样的家俱。圆桌、折叠椅和床是厂里发的。一个裂了缝的木箱是妻子当年的嫁妆。唯一值钱的是一台 18 英寸的彩色电视机，那还是老父亲用退休金买给孙子的。结果，王为民的全部家当装了还不到半卡车

.....

回去的路上，小伙子们不再吵吵嚷嚷地说话了，一个个低头沉思着。同学们，小朋友们，他们在想什么呢？.....

轻轻地走

时刻想着别人，总怕影响别人，这是根植在王为民心灵深处的一颗种子。这颗种子，发芽、生长、开花、结果，长成一棵美丽的参天大树，在他的繁枝茂叶里，有一片小小的叶子，就是“轻轻地走”。

1990年5月27日，王为民的家搬到了临盘采油厂文化街2号楼。

他每天早晨5点钟起床，采油三队离家有7里路。先到队上义务打扫院子，再到井站……这是他多年的老习惯，就像一日三餐一样稳定而恒长。

5点钟，尤其是冬天，星辰寥落，一派寂静，楼区的人们还沉浸在甜蜜的梦乡里。就象他轻轻地起床，不愿惊动熟睡的妻子一样，他也不愿给静谧的楼区带来一点声响。他轻轻地开门，轻轻地关门，轻轻地推着摩托车，绕道从楼区的东门出去，再走出200米左右，直到市场南边的路上，才启动摩托驰向他的采油三队。

每天傍晚，他都8点半以后才从队上回来。若是夏天，街上满是散步的人们，楼区的灯光下，有的在聊天，有的在下

棋。他不愿让自己的摩托车打扰这安宁祥和的夜晚，离楼区还很远，他就将摩托车熄火，轻轻地推进楼区，走进家门。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轻轻地走正如他轻轻地来。是把自己看得太渺小，还是把别人看得太伟大？其实，真正的渺小和伟大都不是自己的结论，所谓“人心一杆称”，那就称一称吧，称称王为民，也称称我们自己……

扫 楼 梯

王为民的家从农场搬到临盘采油厂基地后，住在一楼。

“黎明即起，洒扫庭除”。王为民把这个在单位多年养成的习惯又带回了家。那窄小的楼道自然轮不开大扫帚，王为民便一手拿簸箕，一手拎起小笤帚，轻悄悄地，从一楼爬到四楼；然后又轻手轻脚地，一级一级从四楼扫到一楼，不仅楼道连人家门口的垃圾也给扫干净。

早上5点多，正是人们贪恋黎明觉的时候，家家居室里，长息短鼾，声音清晰入耳。他们哪里知道，此时正有人默默地为他们清理着卫生。当人们都起床洗涮的时候，王为民已经到外面清扫街道去了。

不知有多少次，同楼道的居民们，手持工具正要出来打扫

的时候，突然发现：“咦？楼道都几天没扫了，怎么还这样干净，像刚刚扫过一样。”于是，勤快的主妇们不解地回到房中。渐渐地，人们发现，的确是有个人每天都在默默地打扫楼道，这个人是谁呢？

一次，三楼的一位女干部碰上王为民正在扫楼梯，很不好意思地说：“王师傅，原来是你天天扫啊，以后可千万别扫了，你工作那么忙。”

“行，行。”王为民嘴里应着。可是每逢回家，清早头一件事，还是扫楼梯。邻居们一看楼梯就知道王为民是否回来了，有时忙起来，他一个多月都不回一趟家，这时，邻居们见了玉珍就会问：“王嫂，王师傅又很久没回来了吧？”

以后，再有人劝他别扫时，他很不以为然地说：“没什么，习惯了，也不觉得辛苦。”

有一次，一个记者问他为什么能几十年如一日坚持清早扫除，他也是这样很不以为然地说：“这有什么，人能坚持一日三餐，也能坚持一日一扫除。”

同学们，小朋友们，“勤劳”是一个多么好的习惯啊，于己、于人、于整个社会都有好处。

分 鸡

油田时常会给职工家属搞点福利，各单位自己联系调运一些副食品等等分给大家，有时照价收费，有时象征性地收点钱，不收钱的时候很少。每到分东西的时候，假如细心观察，你会发现，这其实是个小世界，形形色色的人都有。那分东西的称不但能称东西，还能称出人的心来。

逢年过节职工分鸡时，采油三队管理员安有务就怵头。由于养鸡场在百里之外，每次拉鸡途中都难免有几只鸡死掉。死鸡谁也不愿要，再说鸡有大有小，有肥有瘦……，这就难为了分鸡的人。

1990年9月的一天中午，王为民从井上下班回来，见队上正在分鸡，就走了过去，发现地上放着三只又瘦又小的死鸡，分鸡的人正在议论如何处理这些死鸡。王为民见状，立刻拿了一只死鸡，递给安管理员说：“给我过过称。”

“王师傅，人家都愿分活鸡，你怎么专拣死鸡呢？”一个刚分到队上不久的年轻人不解地问。

王为民笑了笑说：“死鸡扔掉也怪可惜，鸡哪有活着吃的，还不都得杀死了再吃吗？”他称完鸡就离开了人群。顿

时，人群中发出一片赞扬声：不服不行，劳模的觉悟就是高。正在人们议论的时候，队长史有刚、指导员付传武走了过来，每人也主动拣了一只死鸡。

后来分鸡，王为民总是抢先挑死的。安管理员再也不用为死鸡发愁了；可职工们有意见了，人们背地里议论着：不能总让王为民要死鸡呀，这样不公平。

1991 年又分鸡时，队干部提前做了安排：“这次得给王为民提前留只活鸡，不能让风格高的人吃亏。”于是安管理员给王为民挑了一只 4 斤重的老母鸡，用筐子放在了王为民的宿舍里。王为民下班后，听说了这件事，很受感动。他略加思忖，然后对徒弟王福林说：“你回农场时把这只鸡捎给焦师傅家，就是说是队上分的。”

“谁家？”徒弟不大明白。

王为民说：“焦师傅十几年前是咱队的职工，1977 年因公去世了。他家生活很困难，把这只鸡送给他算是我的一点心意吧。”

王福林敬佩地点了点头。回农场时，按照王为民的吩咐把鸡给了焦大嫂。

“这鸡是怎么回事？”焦大嫂问小王。

“队上分的。”

“多少钱？”

“不要钱。”小王说完就走了。焦大嫂心里纳闷：怎么这次不收钱了呢？

后来焦大嫂还是知道了送鸡的内情，她硬是让采油三队的老工人给王为民捎来了一堆感谢话和 5 元钱。王为民哪里肯收，到底又把那 5 元钱退给了焦大嫂。

从此，王为民分鸡成了一段佳话，在职工中传开了。

一口大水缸

楼道口的大水缸不见了。原来，那口大水缸被王为民挪回了家中。

故事还得从头说起。1990年，王为民的家从农场搬到采油厂基地，住在2号楼的第一层。当时是定时供水，楼上的几家邻居动不动就储不上水，衣服、碗筷摆了一堆，想洗的时候却没水了；甚至有时连喝的水都没有，实在是不方便。这些情况，王为民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一次，王为民从采油三队回家，见路边有卖大水缸的。他灵机一动，农村不是家家有水缸吗，我何不也买个水缸呢？想到这儿，他立刻花30元钱买了口大水缸，运回来，放在了家门口。

门口突然多了个大水缸，邻居们议论开了：“老王家也真是的，放这个大水缸，多碍事啊！”王为民向大家讲明缘由，邻居们立刻由不满转为感激。受益最大的是三楼的吴桂芝师傅，由于工作忙，子女又不在身边，常常误了供水时间。她深有体会地说：“这口大水缸可真是帮了大忙。”

时间长了，王为民发现：大水缸给邻居们提供了方便，但

也的确是有副作用，如影响上下楼搬东西，打扫卫生不方便，楼道环境不整齐等。于是王为民决定把水缸搬回家中，并跟大家讲明：“用水尽管到我家里去提。”

大水缸的位置挪动了，可它依然无声地随时为邻居们储备着清凉甘甜的水。

村里有俩光棍汉

王为民的家乡红庙子村，有两个老光棍汉，一个叫刘庄栋，一个叫刘青钟，都是 50 出头的人了。过去由于家境贫寒，没有娶上媳妇，耽误了青春年龄，到现在还是清锅冷灶，孤身一人。

每次回红庙子，王为民都尽量抽时间去看看这两个老乡亲，和他们谈油田、讲北京，海阔天空，在他们寂寞孤独的心田里，洒下一片鲜嫩嫩的绿色，给他们温暖，给他们笑声，为他们落寞无着的时空，染上彩色的记忆。

一年夏天，王为民又来到红庙子村，临走的时候到刘庄栋家去看了看，发现大热的天，他家居然没挂蚊帐，农村卫生条件又差，这怎么能受得了？回去王为民就买了一个崭新的蚊帐。几天后，蚊帐送到了刘庄栋的手中。接过蚊帐，刘庄栋落

泪了：多少年了，对体贴和关怀，他已经生疏了，如今这种亲人般的温情又回到了他身边。他紧紧地握住王为民的手，很久、很久……

同年冬天，一天，王为民来到刘青钟家，看见他的被褥破烂不堪，几年没有拆洗的样子，伸手摸摸，硬梆梆的。睡这样的被褥多不舒服！一周后，王为民又来了，到阀门厂办完事，就匆匆地来到刘青钟家，把一床又厚又软的新被子放在他的床上。摸着这柔软舒适的被子，刘青钟感激得不知说什么才好，只是用颤抖的双手摸着、摸着……最后才哽咽着说：“半辈子了，没盖过这样的被子，今儿可是托为民的福啊！”

王为民并不富有，他捐出的钱物，在某些大亨、款爷眼里不过是九牛一毛；可每一个收到他捐助的人，都感激万分。因为王为民总是能发现哪里的“雪寒”，哪里需要“送炭”。

“这 100 元是假钱”

红庙子村有个 68 岁的老妇人，叫杜凤兰，没儿没女，老伴又去世了，一个人孤苦伶仃的，日子过得挺艰难。王为民回乡的时候常去看她老人家。有一次王为民看她生活拮据，给了她一张 100 元的钱。杜奶奶用颤抖的手接过这钱，感动地流下

了泪水“一张就是 100 元，早年间，可没这么大的钱。”

所谓“老小孩”，人老了有时候也象孩子一样嘴馋。村里有个炸油条的小店，那香喷喷的油条已经让杜奶奶馋了好久了。这下有钱了；第二天，她喜盈盈地来到小店门前，掏出硬卡卡又大又新的 100 元钞票，大气十足地喊了一声：“来斤油条！”

卖油条的小姑娘一看，说：“杜奶奶，您的钱太大了，我这儿所有的钱加起来，也不够找给您的，您还是换了钱再来买吧！”

“这钱不行吗？”

“不行，杜奶奶。”

杜奶奶皱着眉头快快不快地离开了，一边走一边想着：那小卖店的桃酥一定好吃，于是她朝小卖店走去，谁知小售货员说的也是这番话。

杜奶奶岁数大了，耳朵有点背，没搞明白怎么回事，只知道这钱不行。回到家里一个人纳闷，嘴里不住地念叨：“为民这么好的人，怎么会给我假钱呢？”这事一直苦恼了她几天，杜奶奶吃不下，睡不着，都快闷出病来了，终于忍不住跟一个要好的老姊妹说：“我告诉你吧，为民给我的这 100 元钱是假的。”接着把自己买油条，买点心的经过一五一十述说了一遍，把个精明的老姊妹逗得腰都笑弯了。

该出手时就出手

“该出手时就出手”，这是时代的呼唤，是正义的呐喊。人们把它写在书里，挂在嘴上，编成歌曲；但是又有多少人真正地见诸行动呢？

1990年的一天中午，一群小青年手持铁锹、铁棒，来到了胜利采油厂职工培训学校。门卫上前阻拦：“干什么的？”

“他妈的，一边呆着去，活腻了！”其中一个人一把把门卫推开。

就这样，一群人硬是闯进了校园，直奔宿舍而去。一见来了一群气势汹汹的人，参加培训的同学们立即把门关得紧紧的。这些人似乎是有目标的，他们径直地走到其中一个宿舍门前，叫骂了几声，里面没有任何反应。于是他们野蛮地踢开了房门，不问青红皂白，把3名岗前培训的学生拉过来就打。拳、脚、铁锹、木棒，像雨点似地落在3个人的头上、身上，眨眼功夫，3个学生就被打得头破血流。他们抱着头，“嗷嗷”直叫，不敢还手，也招架不住。

光天化日之下，竟如此肆无忌惮地行凶作歹，天理何在？可面对这样一群打红了眼的凶手，谁敢阻拦？在场的人惊呼、

躲闪、不忍亲见，用双手遮住自己的眼……

当时，王为民正在高级技师培训班学习，听到嘈杂声，立刻从三楼跑下来。见此情景，他不顾一切地冲了过去，拼命想把他们拉开。所谓“邪不压正”，穷凶极恶的歹徒不过是纸老虎，一旦“正义”毫不畏惧地站出来的时候，“邪恶”自然就会心虚、胆怯。王为民死命地拉扯着他们，任拳打脚踢落在自己身上，一点也不在乎。他用自己的身体保护住被打的学生，还不停地严厉斥责那些行凶的人。终于，那些人灰溜溜地逃走了。

被打得最重的一个学生鲜血直流，痛得发抖。王为民急忙用毛巾按住他的伤口，用自行车把他送进医院，并出钱为他付了医药费。这个学生的家长闻讯赶来，紧紧握住王为民的手，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嘴里不住地重复着一句话：“好人哪！好人。”

杀“黑驴”

1990年9月的一个星期天，没有一丝风，“今天真热！”人们见面就说。

临近中午，太阳火辣辣地烤着大地，王为民用自行车带着

妻子出了采油三队大院，为民青年突击队的队员们紧跟其后，一伙人直奔 P12 - 18 井，去杀三队这口最后的“黑驴”。

同学们，小朋友们，“黑驴”是什么东西呢？原来，由于不断的井上作业，加上风雨侵袭，日久天长，一批抽油机被原油和灰尘糊成了黑色，人们戏称这样的抽油机为“黑驴”。当时正赶上全厂范围内开展治理“低老坏，脏乱差”的活动，为民青年突击队便提出了“杀尽三队所有‘黑头驴’”的口号。连续几天，王为民和小青年们顶着毒日头，一起擦了许多“黑驴”。

这天吃过早饭，王为民对正在收拾桌子的妻子说：“这几天小伙子们累坏了，今儿你去帮个忙，行不？”

“咋不行？”于是妻子坐上他的车来到三队。

P12 - 18 井的抽油机上沾了厚厚的一层油泥，被突击队列为重点“捕杀”对象。

“师母”居然也参加了他们的行动，这对小青年们是很大的鼓舞，他们干劲更足了。大伙一个个撸胳膊，挽袖子，磨拳擦掌。正忙着摆摊、准备工具，转眼间，发现王为民已经抢先占据了有利地势，他竟然爬上了高高的“驴头”。那是最脏最危险的地方，急得小青年们直跺脚：“王师傅，你下来，我们上去！……”

“一样，一样。”王为民口里答着，手上已经忙活起来了。

厚厚的原油很难擦下来，他们使用小锯条一点一点往下刮。玉珍初次干这种活，可她一点也不外行，动作麻利快捷。

太阳似乎越来越毒了，人流汗，抽油机滴油。大家说着、笑着、手上不停地忙活着。不时地有人忘了自己黑黑的油手，一擦汗，弄得满脸黑，像个小花猫，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谈笑间不觉 3 个多小时过去了。“黑驴”不见了，一台干

干净净的抽油机笑盈盈地立在他们面前。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几乎都成了花猫脸，又是一阵哈哈大笑……

小小庭院

王为民搬家以后，住的是 60 平方的旧式楼房，在一楼，有个小院子。原来的户主在这儿住了七八年，他们在这小小庭院里种了许多果树，有石榴树、枣树、葡萄树、香椿树，还有无花果树。如今，他们搬到更新更大的房子里去住了，可这满院的果树他们带不走，临走的时候，他们好不遗憾，不是心疼这些果子，而是舍不得这些年与果树相关相依的感情。

就这样，果树又换了新主人，王为民一家对这些果树非常爱惜，又是浇水，又是施肥，该剪枝的时候剪枝，该喷药的时候喷药。果树越发长得旺盛了。到了夏天，满院浓浓的绿阴，遮挡着毒辣的太阳，屋里也显得格外清凉。晚饭后，一家人坐在树下纳凉、聊天，简直有神仙一样的感觉。

秋天就要到了，各种果子渐渐成熟起来。看着快要熟透的果子，传海、传江两弟兄真有点忍耐不住，总想摘来美美地享受一番；可爸爸有言在先，这果子不能随便吃。

这天，王为民回来了，看着满院的果子，小枣红了，像天

上的星星缀满枝头；石榴裂嘴了，露出红红的籽来，像一个个打开的珠宝箱，闪烁着无穷的魅力；葡萄紫了，一串一串，大大的、沉甸甸的，晶晶亮亮，那甜甜的汁水仿佛用眼光都能刺穿；无花果呢，一个个灰土豆一样，不显山、不露水的，它们似乎不在乎外表的色彩是否花哨诱人，它们比的是味道和口感。

晚饭后，王为民趁全家人都在，很郑重地说：“院子里的果子都熟了，明天是星期天，咱们把熟好了的都摘下来吧！”

一听要摘果子，两个儿子都很高兴。小虎子抢着说：“现在就摘吧！”

“就知道吃！”王为民看着小虎笑着说：“明天摘下来，先得给原来的房主多送一些，然后再给邻居们分一些。石榴和无花果比较少见，多留一些在树上，我已经跟幼儿园的小孩子们说好了，明天他们来吃果子。”

小虎子把舌头一伸：“怪不得不让我们随便吃呢，原来早就有主了！”

第二天，一家人按照计划，摘果子、分果子。上午9点左右，一群小朋友闹闹喳喳来了：“为民爷爷，我们来吃果子了！”

王为民笑得合不上嘴，帮小朋友们搬来高高的凳子，把他们一个个抱到树上、凳子上。“喜欢什么就摘什么，摘下来自己到屋里去洗了吃。”

这下小小庭院可热闹了，一群孩子像花果山上的小猴，跑来跳去，又喊又唱，他们吃得香甜，玩得开心。最受欢迎的是无花果，很多孩子不认识这种果子，围着王为民问这问那：

“为民爷爷，为民爷爷，它为什么叫无花果？”

“它开不开花呢？”

“它长得这么难看，可吃起来怎么这么好吃呢？”

一直到中午 11 点，孩子们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为民爷爷的家。“就在爷爷家吃饭吧！”王为民说。

“不，妈妈说了，不能在这儿吃饭！”小朋友们一个个摆着手说：“为民爷爷再见！”

小小庭院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所不同的是，树上能吃的果子几乎都没有了，只留下一片浓浓的绿荫，满地纷乱的树叶，横七竖八的凳子、椅子……

王为民一点点收拾着，心里很轻松，很快意。是啊，又了了一桩心事。

在火车上

1990 年 10 月，王为民在四川开完了会，乘火车回油田。

同去的一位同伴不慎扭伤了腰。在火车上，王为民帮着他搬行李、端水、买饭。同时，他还给老年人让座，为旅客倒水。

后来，看到车厢内很脏，到处是果皮、碎屑，他立刻拿来笤帚清扫。从车厢这头扫到那头，有的人露出不以为然的神情。

车厢里不时有人推着小车来回叫买：“花生、瓜子、啤酒、香肠！”乘客们，有的三两个人漫不经心地谈天；有的吃东西；有的迷迷糊糊地睡觉。

王为民刚停下来不久，车厢里又脏了，他默默地开始打扫第二遍，见他累得满头是汗，有人说：“唉哟，还真有雷锋啊！”王为民什么也不说，只管埋头打扫。

漫长的旅程让人疲惫又烦躁，人们一个个无精打彩、懒洋洋的，只有王为民精神焕发的样子。他不停地忙活。当他扫第三遍的时候，旅客中有几个小伙子也站起来了，找来扫帚和拖把，大家一起热热闹闹地干起来。每扫到旅客的身边时，大家都自动地站起来，帮着把小桌上的垃圾装起来，有的人索性抢过扫把来说：“师傅，您歇会儿，我来。”

车厢里的人，都不由向这位陌生中年人投来赞许的目光。随地乱扔果皮、卫生纸等杂物垃圾的人，不好意思仍了，他们小心地把垃圾放在托盘里。想喝水的人不好意思只给自己端水了，他们把邻座的杯子拿来顺路一块端来。车厢里一下变得热闹起来，人们说说笑笑，仿佛是一家人，寂寞的旅程不再孤单。

忙了半天，王为民坐下来，看着这和谐美好的情景，心里说：“人和人之间本该如此”。这时，扩音器里传出了那熟悉、优美的歌声：“只要人人献出一份爱，这世界将会变成美好的人间……”

风雪巡井

王为民的每项科研成果，都凝聚着他无数的艰辛和汗水，这里采摘的只是他实验抽油杆防脱器过程中的一个小镜头。

1990 年的冬天的一个星期天，北风劲吹，雪花漫舞。采油三队的职工小杨刚巡完最后一遍井。她在风雪中瑟缩着，急匆匆地返回 L75 - 1 站。正走着，恍恍惚惚看见前面仿佛有人影，心想：这种鬼天气谁会跑到这里来？除了荒野、油井，就是油井间的小路。她擦擦眼睛仔细一看，没错，果真是一个人。这人渐渐走近，只见他推着个自行车，穿一身棉工衣，头戴狗皮帽子。人到跟前，小杨才认出来，原来是王为民。

她赶紧迎上去，问道：“王师傅，您这是干什么呀？星期天也不休息休息。”

王为民看了看小杨，笑着说：“我看看装上防脱器的那几口井。这种天气，我不放心。”说完，推着自行车又向前走去……

小杨站在原地，望着满天的飞雪和渐渐模糊了的王为民的身影。半晌才回过味来，手脚都冻得麻木了。

到了站上，小杨把刚才的情景跟伙伴们一说，大家都很有感

动：咱们真应该好好地管理那几口防脱器实验井，那可是王师傅的心血啊……

送 春 联

“咚咚锵！咚咚锵！”一阵喧天锣鼓由远而近向临盘采油厂居民区涌来。好奇的人们纷纷探出头来看个究竟。还没到年边，谁家这般热闹，娶媳妇还是嫁闺女？

这是 1990 年腊月的事。离春节不远了，王为民思忖：年前应该给油田烈军属家送点什么。送什么好呢？他反来复去地想，几夜没睡好觉。

一天，突然想到了为民青年突击队。对，找他们合计一下，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嘛！于是，他把小青年们召集到一起，跟大伙一说，还真想出不少点子来。

有的说：“送几本书”。

有的说：“送块匾”

……

一个个方案提出后，又一个个被否决。不是行不通，而是意义不大又有落俗之嫌。这时，有人提议：“可以送春联，自己写。”

王为民一拍腿：“这主意好！咱们可以敲锣打鼓送上门，还能把咱的心里话用书法表达出来，联络军民感情。”

小青年们也都说这个主意好。

说干就干，大家分头行动，买来笔墨纸砚，请指导员付传武书写。一幅幅对联写好了，笔墨间带着祝福，透着喜气，满载着军民鱼水深情。烈军属们看着春联都很激动，就象看到了自己的亲人。

从此以后，每逢春节，全厂 20 多户烈军属，都能听到喧天的锣鼓声朝自家门前涌来，都能看到王为民和突击队员们将艳红艳红的对联贴在门上。

神奇的流量阀

“嘟、嘟、嘟”，一阵蜂鸣声传来，值班工人一看荧屏，原来是 P1 - 40 井出事了。她赶到井上一看，是由于光杆断脱造成的停井。她及时汇报给队上，队干部立即组织人打捞光杆，很快就把这口高产井开了起来。这是采油三队水 1 站，他们正在试用王为民发明的自动计量多功能流量阀。

采油队油井分布比较分散，往往会出现一些非人为事故，既影响生产，又污染环境。王为民想，如果小班工人不出站就

能了解各井的生产情况，并及时处理，肯定会提高油井时率，减少污染事故。由此，王为民萌发了设计流量阀的念头。

“在科学的大道上，没有平坦的道路可走，只有不畏艰险，沿着崎岖的山路勇敢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科学的顶峰。”

1990 年秋，熬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经过了无数次失败，王为民终于设计出了电磁感应流量阀。当时在水 1 站搞实验。他白天在站上干活，晚上就守在计量房内，随时观察各井生产是否正常，油流通过时仪器反应是否准确。每次的实验结果他都认真地纪录下来，并找出不足和失败的原因，及时改进。这时候，王为民的家已经搬到了采油厂基地，离家只有 7 华里，他却连续一个多月不回家，就在潮湿阴冷的计量房里，蓬头垢面、废寝忘食。困极了，打个盹，实在饿了，啃一包方便面。此时他忘了一切，甚至包括他自己，心里只有他的计量阀。

到 1991 年初，他已把流量阀改进成微机控制。改进后的流量阀配备了显示装置，若油井因事故停井，荧屏上将显示出该井的井号，并伴有报警的蜂鸣声。同时还具有精确记录油井的启停时间、累计停井时间及原油的进站温度、压力等多项功能。

自 1990 年采油三队水 1 站使用自动计量多动能连续流量阀以来，共及时处理油井事故 70 余井次，避免污染事故 14 起。1993 年，自动计量多功能连续流量阀获得国家专利。

同学们，小朋友们，假如你亲眼看见这台精巧的仪器，你一定不相信，这是一个仅上到初中二年级的工人研制的。然而，奇迹就这样在王为民手上诞生了。

十元钱和十斤饭票

1991年5月中旬，采油三队来了一个实习生，叫肖军，河口技校学生。王为民发现这个小伙子有时怪怪的，连续几天了，一到吃饭的时候就爱一个人躲起来。这是为什么呢？细心的王为民特别留意观察了一番，终于发现了秘密：原来他一直只吃馒头咸菜。

这怎么可以？王为民马上想到该接济肖军一点钱和粮票。但转念一想，这个年轻人自尊心这么强，如果直接把钱和粮票交给他，他肯定不会要。怎么办？还是通过团支部吧，都是年轻人，平时也玩得来，让他们把钱和粮票交给肖军。

一天中午，王为民把团支部书记小韩叫到一边，拿出10元钱和十斤饭票说：“新来的实习生肖军吃了几天馒头咸菜了，可能经济上有困难，你把这些钱和饭票交给他。你们都是年轻人，好说话，我若给他，恐怕他不会接受。”

小韩一听，很惊讶地说：“有这样的事？王师傅，还是你心细，既然这样，你常搞革新需要钱，我还有些节余的饭菜票，叫肖军跟我一起吃。”

王为民马上摇摇头说：“你的是你的，这是我的一点心

意。”小韩拗不过，只好收下了这十元钱和十斤饭票，最后王为民再三叮嘱小韩：“千万别说是我给他的。”

原来，肖军的粮户关系还没有转过来，实习费也一直没发，又不愿开口向家里要钱，所以靠馒头咸菜苦捱了七、八天。有了王为民和小韩的帮助，他再也不用躲起来吃饭了。

一个多月后，肖军知道了事情的经过，很受感动。他说：“毕业后，我一定要到采油三队来，好好地王师傅学习。”当年9月上旬，他终于如愿以偿，分到了采油三队，工作非常出色，不久就被提升为 L76 - 1 站的站长。

让 级

五、六十年代拿工资的人，让级成风。到升级的时候，定好了给张三、李四、王五提级、长工资。他们很不高兴的样子：“怎么，我们的觉悟就那么低吗？不行，还是给别人吧！”

到了八、九十年代，一听说又有升级指标了，有的人就会给主管领导送礼；有的人会到领导办公室或者家里，去述说自己如何如何有功劳，甚至直接了当地说：“这次长级非我莫属。”当然，多数人是通情达理的，他们盼望给自己升级，但不会有什么无理的言行；只有少数人才会让级。有人说这代表

某种进步，有人说这是一种倒退，难以定论。我们且看看王为民是怎样对待升级问题的吧。

1991年5月，油田又一次决定给百分之三有突出贡献的职工升级了。王为民所在的采油三队，分了两个升级指标。当年升级的办法是，先搞民主评议，后进行考试，择优升级。

这天，三队全体职工聚在一起讨论评议。队长的开场白刚刚说完，就有人站出来提议：“就是全队分一个指标，也该给王为民升级。”

这下可了不得了，整个会场像开了锅一样，许多人都说起来。“对，给王师傅升级！”

“笑话，不给王为民给谁？”

“先定下王为民，再讨论另一个。”

……

队长站起来喊了半天，人们才静下来。“我看，还是无记名投票吧！”队长说。

经全体职工投票，王为民稳稳地排在第一名。

可是，王为民另有想法。他对队长史有刚说：“我的工资不低了，又是全国劳模，这次的升级指标还是让给其他职工吧。”

史队长说：“你工作贡献大，给你升级既符合上级政策，又是职工的心愿，你就甭推辞了，认真准备一下按时参加考试吧。”

第二天，在支委会研究升级问题时，王为民又郑重向党支部递交了他坚决让级的申请，同时又建议把他的升级指标给大班李师傅。支委们无不为王为民这种严于律己、关心他人的精神所感动。

几天后，采油厂要组织工人的升级考试了，史队长再次让

王为民按时参加考试。可王为民一大早就到油井上搞他的技术革新了。

情系灾区

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旦夕祸福。人的生命有时是很刚强的，有时也是很脆弱的。自然在人面前时而表现得温良驯服，时而表现得暴躁肆虐。人和自然就是这样在和谐与斗争中并肩而行。当大自然发怒的时候，人力会突然显得弱小而无奈。这时候，你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广邈无垠的大自然视人类为草芥、为粪土，任意地践踏、肆意地横行，火山、地震、水灾、旱灾……古往今来，多少生命在自然的狂怒里纷纷倒下，永远消失了。

怎么办——当你遇到自然灾害的时候？无论你是多么的强悍有力，不管你曾经怎样的高贵富有，转瞬间你就变得一无所有——房屋倒塌了，衣物食品通通没有了，到处是一片水的世界，你甚至没有立足存身之地；纵然你有天大的本事，此时却无用武之地。这时候，你不得不相信：人是需要互相帮助的。天塌下来，要靠众人的肩膀一起抗起来。

1991年，我国南方大面积遭受洪涝灾害。7月中旬，采油

三队组织为灾区人民募捐活动时，王为民正在外地开会。队干部知道王为民这种事从不拉后，就按职工捐款的人均数额代他捐了 10 元钱。当王为民回队听说这事后，悄悄地跑到矿工会，又捐了 300 元。

几天来，王为民总是睡不好，闭上眼睛就仿佛看到了水深火热中的灾区人民。这天，矿团委再次组织募捐。王为民在上班的路上碰上了募捐队，他停下车子，掏口袋。青年们早听说他已经捐了不少钱，都劝他：“算了吧！”可他还是把兜里仅有的 7 元 8 角钱，塞到了募捐箱里。

回到家，他仍旧是坐立不安、心事重重。妻子玉珍问他：“咋了，这几天吃不好、睡不好的？有什么事也跟俺说一说，兴许能给你排解排解呢。”

王为民用沉重的语气说：“一想到灾区，我这心里……”

“是够苦的，可还能怎样？咱们不是捐了款了吗？”玉珍也叹气说。

王为民马上说：“还不够。”

玉珍算计了一下说：“这个月还剩 50 元钱，可还得买菜……”

“灾民连饭都吃不上了……”王为民说的时候明显地有些激动。

玉珍不再说什么了，把 50 元钱递给了王为民，王为民马上出去，追上捐款的队伍，把这仅有的 50 元又投进了募捐箱。

当天晚上，王为民的家里，晚饭摆上桌了，清水煮面，外加一盘咸菜。小虎子一看：“就吃这个？”

王为民白了他一眼：“灾民要是有这样一套房子，有这样一顿晚饭就好了。”

小虎子不说话了，低着头大口大口地吃起来……

儿子分配

1991年7月，王为民的大儿子王传海师专毕业。一天晚上，正吃着饭，儿子嗫嚅了好一阵子，终于开了口：“爸，人家都忙着找路子、找关系的，你看我分配的事……”

王为民“嗯”了一声，咬了一口馒头。

“爸，你那么忙，顾不了家，爷爷常有病，妈身体也不太好，弟弟又小，你跟领导说说，把我分到临盘采油厂基地吧。”儿子央求说。

王为民正将馒头送往嘴里，突然放下来，眼睛盯着传海：“留在基地当然是好，生活各方面都挺方便，可是人人都想留在基地，那艰苦的地方谁去？”

传海一脸的不高兴，什么话也说不出。

王为民接着说：“我早替你想好了，去农场。那里正好缺教师。”

“怎么，就去那个最偏远、条件最差的农场中学？”传海惊诧地睁大了眼睛。

“对，就是去那里，我已经提前跟领导打了招呼，那里就是要一个人的话，那个人也应该是你。”

传海噘着嘴嘟囔着：“凭什么我就该去那种地方？”

“那种地方总得有人去吧，那你说谁该去那种地方呢？”
王为民不紧不慢地说。

经过了一段长时间的沉默。

传海终于红着脸说了句：“爸，我听你的。”

后来公布分配方案，临盘采油厂有两个比较偏远的农场，其中一个还有几栋楼房，而另一个连平房都是很破旧的，更不要说楼房了。这个最偏远最落后的农场只去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王为民的儿子——王传海。

直到 96 年，这个农场中学，因为工人陆续地搬家到了基地，学生越来越少，大大小小的学生加起来才十几个人。上级决定，把这个学校合并到临盘 17 中。这时，王传海才随学校一起来到 17 中。

一床毛毯

1991 年 9 月的一天，胜利石油管理局优秀复退转业军人、模范军烈属表彰大会在钻井公司会议室召开。给优秀个人颁奖时，念到了全国劳动模范王为民的名字，全场立即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与会代表们的目光一起向领奖处望去，都想趁此机会

亲眼见一见这位劳模。可是上领奖台的不是王为民本人，而是身着军装的临盘采油厂武装部长陈丛爱，奖品是一床毛毯。代表们没见到王为民都感到很遗憾。王为民因何故不到会呢？原来他正在胜利采油厂参加“高级工人技师培训班”学习。

王为民学习完毕回到临盘采油厂后，陈丛爱到王为民家向他介绍了大会情况，并把毛毯交给了王为民。

王为民激动地说：“感谢上级领导对我的关怀和给我的荣誉，不过，这毛毯我说什么也不能要。不如这样吧，现在安徽正遭受水灾，请替我捐给灾区人民吧！”

陈丛爱笑着说：“老王啊，向灾区捐物要统一组织，还是由你暂时保管着吧，有机会时你自己亲自捐献。”

“那也好。”于是王为民暂时收下了这床毛毯。

没过多，单位统一组织捐献衣物。王为民立即找出这床崭新的毛毯来，捐给了安徽宿县救灾办公室。

末 班 车

1991年11月17日，王为民去管理局劳资处办事，中途在滨州汽车站换车。这时候，天已经是黄昏了，发往东营的车只有最后一辆了。王为民不敢迟疑，匆匆登上了这辆末班车。

车上坐满了人，眼看到了发车时间。发动机响了，汽车马上就要上路。这时，一位看上去年过六旬的老太太领着一个小女孩上了车。看得出，这一老一小一定是从农村出来的，她们一副怯生生的样子，不敢随便落座。车已经驶出了车站，正渐渐加速，王为民安排她们在后面的座位上坐下来。

不一会儿，售票员走过来对这一老一小说：“拿2元5角钱买票。”

老人说：“怎么要这么多钱，俺身上就带了5角钱。”

乘务员赶紧问：“你上哪去？”

“俺去胡集。”老人说。

乘务员一脸的不悦：“这是直达东营的车，你坐错了，赶快下车！”说着，扯住老人的衣襟便往下拽。

小女孩害怕得“哇哇”大哭起来。

满车的人都议论起来，有的对这一老一小表示厌烦；有的对乘务员的态度表示不满；更多的人是希望老人带着小孩快点下去，免得误了大家的时间。

王为民见此情景，赶紧走过去，很温和地对老人说：“大娘，您是坐错了车。走，我帮您找车去。”王为民带着这老少两个人下了车。

车上顿时安静下来，司机没有发动车，也没有任何人催促。天色越来越暗，所有的人都在静静地等候着……

王为民领着老人问了四五辆车，终于找到一辆路过胡集的个体户汽车。他把老人和孩子送上车，掏出3元钱塞给老人买票，又嘱咐司机：“她们在胡集下车。”这才匆匆地赶回车里。

车上的人们都投来赞许的目光，有的说：“辛苦了，快坐下！”

有的问：“老太太上车了？”

等王为民坐稳了，司机一踩油门，汽车平稳迅速地飞驰起来。

李季夫人的赠礼

王为民家里有一本李季的诗集《石油六歌》，上面有李季夫人的签字赠言。另外，还有一对枕巾、枕套也是李季夫人赠送的。

同学们，小朋友们，知道李季这人吗？他是我国著名的石油诗人。1991年11月，他的夫人李小为，为给李季写回忆录，沿着李季当年的足迹来到临盘采油厂。在临盘采油厂党委书记朱有志等人的陪同下，她来到职工俱乐部的展览室，聚精会神地观看了王为民的事迹展览。她越看越激动，这位普通工人的事迹深深地感染了她，石油工人艰苦创业的精神又一次烙印在她心灵深处。这位体态微胖、头发花白的老夫人，禁不住向朱书记提出了要求：“我能见见他吗？”

“当然可以。”朱书记痛快爽利地答应了她。

当天下午3点多钟，在采油三队P1井上，李季夫人冒着刺骨的寒风，兴致勃勃地听王为民讲解他发明的临盘式改进式无游梁抽油机，并高兴地和王为民合影留念。

回到队上，她又来到王为民的宿舍。当时，王为民的被子正在外面晒着，硬硬的床板上只铺了床薄褥子。一个破旧的白布袋，里面塞了点东西，就是枕头，没有枕套，也没有枕巾，上面还布满了油渍。李季夫人叹道：“很艰苦，石油工人很艰苦……”

最后，当王为民送李季夫人出来时，她问王为民：“王师傅，读过李季的诗吗？”

“很久前在《诗刊》上看到过。”王为民想了想回答说。

“好，以后我送你一本。”李季夫人非常高兴地说。

回到厂部驻地，天色已晚，风依然威风不减地刮着。奔走了一天的李季夫人，坚持要去给王为民买点东西。陪同的宣传科长秦长荣告诉她说：“商店已经关门了。”于是，她掏出 20 元钱说：“这点钱不多，请代我买对枕套和枕巾送给他。王为民真不容易，光想着别人，只顾着干活……”秦科长推辞不过，只好接下了这 20 元钱。

第二天，一对枕套和两条枕巾，满载着这位文化名人对石油工人的一片深情，落到了王为民的手中。事隔不久，王为民又收到一本李季的诗集《石油六歌》。

踏破铁鞋无觅处

1991年11月29日，王为民到东营来参加高级技师答辩。答辩安排在第二天上午进行。王为民天黑赶到，晚上照例地住在商河路的新新旅馆。这里的客房，摆放4张双层床，容纳8个人，每天交费只有4元。

王为民心里装着“小九九”。为了给国家省点钱，他给自己立了条不成文的规定，单独出差每晚住宿费不能超过5元。以往他到济南出差，曾住过浴室以及每晚住宿费3元的地下旅馆大通铺。

坐在床上，王为民像回了家一样的坦然、自在。想想会战时住的板房，王铁人时代艰苦的工作生活条件，再看看眼前这个小客房，他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满足。任同房的人不停地调侃，他只管拿出包里的资料，细心地准备明天的答辩，其他的一切仿佛都不存在。可他哪里知道，此时，正有许多人踏破铁鞋到处寻找他呢。

这天，《中国石油报》副总编苏天中同志专程到临盘采油厂采访王为民。不巧，王为民却去了油田基地参加答辩。因采访任务比较急，寻找王为民的电话传到油田党委宣传部。部里

的同志打电话问黄河饭店、胜利宾馆和第一招待所服务台，都查无此人。接着又用电话查询了基地周围的几个宾馆、饭店和招待所，仍然查如黄鹤。晚饭后，宣传部领导又带上两位同志，骑自行车分头去查找。其间，正在东营出差的一位临盘采油厂的干部也参加了寻找王为民的行列。

他们在基地周围，逢宾馆就问，见招待所就查，一直找到夜里 11 点多钟了，几位同志都精疲力尽，王为民仍无踪影，4 个人只好收兵作罢。

第二天早晨，临盘采油厂的那位干部在路上遇见了王为民，他惊喜地说：“我可找到你了……”又问：“你昨天晚上住在哪里？”

“在商河路新新旅馆。”……

大家都为全国劳模出差住宿条件这么差感到过意不去。王为民却说：“满不错的，比起当年石油工人的条件强多了。”

走上答辩台

“我叫王为民，42 岁，是胜利石油管理局临盘采油厂采油三队的采油工。我答辩的题目是：临盘式改进式抽油机。”

1991 年 11 月 30 日上午 8 时许，王为民把两张设计图纸钉

在墙上，开始向评委们介绍。全国劳模王为民以普通工人的身份，走上了胜利石油管理局高级技师考评技术答辩台。

老总级的技术权威们，围着一张乒乓球案子，组成了“方阵”。他们手中不时地翻动着散发着油墨香的技术资料，平放在桌案上的计时表发出轻微的嘀嗒声。每人规定的讲解时间是 30 分钟。

在场的人都在凝神细听，他们想看看全国劳模的技术究竟是否过关。

“临盘式改进式抽油机，其研制设想是针对游梁式抽油机在使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它综合了目前广泛应用的游梁式抽油机和链条式抽油机的众多优点……”王为民侃侃而谈，顾不得啜一口茶水放松一下。

25 分钟后，评委们开始了连珠炮式地发问：“请解释连杆保护问题。”

“为什么说游梁机结构不合理？”

……

问得一针见血，王为民一一作答。

评委们不禁肃然起敬，有谁相信答辩台上这个满口技术术语，“因为……所以”，清清楚楚讲解着的人，居然是仅上到初中二年级的普通工人呢？

“我认为还有不完善的地方，比如曲柄与光杆的受力……”东辛采油厂副总工程师程启华阐述自己的观点。

“平衡力的概念应该是这样的……”局开发处主任工程师沈秀通走近图前，指点迷津。

王为民像小学生似的，急忙掏出随身带来的小本子，把这些宝贵的意见记录下来。

最后，王为民以总平均 83.25 分的良好成绩通过了技术答辩。

家 访

采油三队有位职工因公伤亡，撇下妻子张桂芝和一个小儿子。1990年娘俩从老家搬到了农场。王为民怜悯她们孤儿寡母生活不容易，就多次代表队党支部到他们家里家访。每次都问寒问暖，发现需要帮忙的地方就尽快帮助解决。

1991年11月底，王为民又来到她们家。进门寒暄了几句后，王为民问：“大嫂，天冷了，气管线、闸门什么的换换吗？”

“这些东西都换过了。就是厨房没有门，屋上的窗子也坏了……嗨，你工作忙，不好意思麻烦你，以后再说吧。”张桂芝欲言又止，犹豫不定。

王为民笑着对张桂芝说：“大嫂，你的事就是咱队上的事，再忙也不能不管。以后有什么困难，你就直说。”说完就到厨房看门窗，并让大嫂找来尺子，当即量了一下门和窗的尺寸。“大嫂，这事你就放心吧，队上派人把门窗给你装上就是了。”

回去后，王为民向队上汇报了这一情况，队领导一口答应下来。接着就备料，王为民跑到附近一家木工厂做了个窗子，自己又焊了一副铁门。星期六下午，王为民让团支部书记带着

人和车，到农场为张桂芝家安上了门窗。

几天后，张桂芝写了一封感谢信，找人捎到队上，信上写着：“我们在难处，王师傅想着我们，队上也牵挂着我们，我忘不了，孩子也忘不了……”

转 礼

王为民为人一向正直憨厚，从在红庙子村开始，以后无论走到哪里，他都坚持一个原则：尽量避免请客送礼的事。在村里的时候，谁家有个红白喜事，他就不送礼。刚开始还有人怪罪他，渐渐地人们也不怪他了。他有他的道理：这种事总是有一大堆人围着跑来跑去的，不少我一个人，也不少我几元钱；再说，这些虚礼又有什么用？是的，王为民干的都不是可有可无的“虚”事，他帮的人都是非常需要帮助的。

有意思的是，王为民也有收礼的时候。瞧！送礼的来了：

1991年农历腊月28晚上，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提着两兜礼物，敲开了王为民的家门。当时王为民还没下班，他父亲开门后，小伙子把一个大蛋糕和两个罐头放进了客厅。看着家人不解的表情，小伙子笑了，他解释说：“王师傅引我走上正道，过年了，我表示点谢意。”家里人一再推托，到底也未

退掉。

第二天晚上，三个原本惴惴不安，欲要送礼又有顾虑的小伙子又扣响了王为民的家门。

王为民回来后，家人把两起送礼的事给他讲了一遍。他仔细琢磨，心中大概有了谱。过年后，王为民有意找到徒弟王福林，谈起有人给他送礼的事。

小王笑着说：“您在我身上操了那么大的心，我趁过年去看看您和大爷，表表心意，您就别提这回事了。”

“帮助你进步是我的责任，今后不能再搞这一套。”王为民很严肃地说。

小王辩解道：“王师傅，这跟社会上行贿受贿那一套不是一回事。您对我有恩，我心里感激您，这是正常的人情关系。”

王为民瞪圆了眼睛看着小王：“好你个王福林，还油嘴滑舌的，不管怎么说，以后不许你再给我送礼！”

小王连连点头，见王师傅没强迫他拿回礼物，心里暗暗感到庆幸。

晚上，王为民与父亲商量怎样处理这些礼物，爷俩不谋而合，都主张坚决不能收礼。那眼前这些礼物怎么办呢？王为民想出了一个主意：“过年了，我该去看看周衍善大爷，干脆把礼物转送给他老人家吧！”父亲听了说：“好，好。”

于是，正月初七下午，王为民带上徒弟送给他的礼物，自己又买了两瓶罐头，两瓶麦乳精，驱车30多公里，来到了临邑县双丰乡周道口村周大爷家，看望了这位当年的“老八路”。老人用颤抖的双手接过全国劳模送来的礼物，激动得半晌说不出话来。

后来，听说王为民把礼物转给了周大爷，那几个送礼的徒

弟，对王为民的人品更加敬重了。

浪子回头金不换

浪子回头金不换，但是要让浪子回头可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一位名叫王宪东的青年，1988 年初中毕业后分配到王为民所在的采油三队当采油工。当时，由于受社会上一些不良风气的影响，他三天两头不上班，整天和小哥们一起喝酒，喝醉了就打架。队领导拿他没办法，队上也没有几个人能看得起他，他也产生了破罐子破摔的想法：像我这样的，怎么做都没用，索性就这样混下去。

一天晚上，他和一个铁哥们喝闷酒，谁也不服输，“喝！不就是酒吗？哥们连命都不在乎。”

“好！换大杯，喝他个一醉方休。”

喝完了第三瓶白酒，王宪东醉得不省人事了。王为民知道后，立即找车把他送到了医院。原来已经造成了胃穿孔，如不及时送医院的话，还有生命危险呢。当他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打着吊针，鼻子里插着胶皮管儿。他感到浑身酸软无力，动弹不得。这时，耳边似有人问候了一声，这声音轻轻地、缓

缓地，亲切而柔和，仿佛一个慈爱的父亲：“怎么样，好点了吧？”

有时候，在一种特定的情境里，人的感情特别脆弱。王宪东此刻正是如此，单是这一声问候就已经紧紧地抓住了他的心，他的眼睛湿润了。他慢慢转过头来，见王为民提着一网兜东西站在他的床前，他更激动了：本以为来的人或许是他某一个哥们，谁想是王为民！在他的印象里，王为民与他这号人分明是两个世界，像我这样一个在队上没人看得起的人，自己醉了酒当了全国劳模的王师傅却来主动看望！他轻轻地喊了声：“王师傅”，眼泪就止不住地流了下来。这是他工作后的第一次流泪！想想过去，拳打脚踢挨过，雪亮亮的刀子见过，他何曾有过一滴眼泪？

王为民说：“今后可得注意着点，喝坏了身体，什么也干不成了。”

听了王师傅的话，他感到很内疚。后来，王师傅又耐心地劝他，希望他追求上进，好好干出个样子来。王为民的话不多，可他觉得特别顺耳，暗暗下定悔改的决心。出院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戒酒。

真是祸不单行，没想到出院不久，一天上午，下着大雨，在下班的路上，他不小心触到了刮断的电线上，当场被电打休克了。王为民、队长等好几个人，冒着瓢泼大雨，把他送进医院。经过三个小时的抢救，他才脱离了生命危险。这两次救命之恩，使他深受感动。他又一次坚定了悔改的决心，今后一定要好好干活，要对得起领导，对得起王师傅。

那时候，王为民正在研制一种新型抽油机，少个帮手。他就到队上点名要王宪东做他的帮手，收他为徒弟。王宪东人生的转折点就从此开始了！此后他们师徒俩形影不离。王为民教

他学技术，也教他怎样做人。王为民说：“人活着，就一定要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并时常和他谈理想、讲人生、讲大庆、讲铁人。这类的话，王宪东从小到大听过许许多多，可他从没认真想过。他只知道，那是书上说的，老师讲的，领导要求的。对待这些，他一向是你说你的，我做我的；而且，时间久了，一听到这些大道理，他就打心眼里厌恶。可如今听王师傅讲来，觉得格外真切，格外入理，从心里叹服。

王为民果真巧舌如簧，善于做思想工作吗？其实功夫不在嘴上，人格的力量是无穷的。王为民高尚的人格，无私奉献的精神，时时刻刻都在感染、影响着他，王为民许许多多的事都让他感动。尤其是他那种舍家忘我、拼命苦干的精神，王宪东每次提起来都佩服得五体投地。

1989年冬天，王为民研制的无游梁式抽油机到了关键阶段。他带着王宪东在井上干了整整三个月。他们天不亮就起床，拉着电气焊、氧气瓶等工具上井，一气干到中午。在井上吃了饭再接着干，一直干到天昏地黑，什么也看不见了才收工。在井上，王为民总是叫王宪东休息，但他自己却从来不知道休息。白天劳累一天，晚上还在宿舍里修改图纸。1989年农历腊月29，他的无游梁式抽油机终于安装来。为了观察实验效果，他整夜盯在井上，那几天，连着下了几场雪，就是在下雪的黑夜，王为民也是顶着雪花一个人蹲在井上观察实验效果……

此外，王为民还从生活各个方面关心王宪东，就连他和女朋友闹个小矛盾，王为民也跑前跑后帮助调解。近墨者黑，近朱者赤，王宪东变了，一天天在进步。1989年底，经过团组织考察，王宪东光荣地入了团。从此以后，王宪东工作上更加积极肯干，和王师傅一起扫院子，扫厕所，也经常利用星期

天、节假日，义务加班加点。1990年夏季，他和队上几个青年组织成立了“为民青年突击队”，专门抢险，大家推选他当队长。1990年，“为民青年突击队”被评为管理局青年突击队标杆，王宪东也被评为局级双文明先进个人。当王宪东接过那鲜红的荣誉证书的时候，他的眼睛湿润了。

后来，在一次“王为民事迹报告会”上，王宪东满怀深情地说：“我是个后进青年，曾经在人生的道路上迷失过方向，是王师傅用他那高尚的热心、诚心和耐心把我从生活的泥潭中拉上了充满阳光的大道。”

为民青年突击队

1990年夏季，临盘地区连降暴雨，油区经常大面积停电，道路泥泞，给油田生产造成了严重困难。

7月20日傍晚，王为民和三队职工拉着地排车去井上抢换电机，回来已是深夜了。几个小伙子深感几天来尽管到处奔波，仍然适应不了生产需要。他们想到以前会战时组织过突击队，我们何不也组织个突击队呢？大家把这个想法和王为民一说，王为民马上拍手称好：“咱们找队长商量商量去。”

队长史有刚一见他们就急着问：“全换好了吗？”

王宪东答话说：“换了。不过队长，咱们光这样不行；刚才跟王师傅商量过了，成立个突击队吧，专门抢险，就命名为‘为民青年突击队’”。

“请王师傅当顾问”有人补充说。王为民一听却摇头说：“不行，不行，怎么能用我的名字命名呢？还是选个能代表你们年轻人的好名字吧。”

大家议论起来，队长史有刚说：“我看行，王师傅，您就答应吧。您在青年中有威信，有号召力，这样工作好做。”

王为民仔细一想：“为民”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意思，假如能以此带动大家为油田多出力，多贡献，不也是一件好事吗？于是他欣然答应了：“好吧，我争取做个好顾问，并且尽量挤时间参加你们的活动。”

就这样，“为民青年突击队”的大旗扯起来了，王宪东被推选为队长。建队初，队员有 23 人，其中有 8 名女工，后来逐渐壮大到 44 人。队上的每个人都写了一份决心书，决心像王为民那样，为油田建设建功立业。青年突击队平时自觉干好本职工作，井上一有情况就主动请战。1990 年 7 月 10 日凌晨，一场罕见的暴风雨夹着冰雹袭击了临盘采油厂，采油三队 82 口油井全部停电停产。早晨 5 点钟，突击队员们顾不上吃早饭，带上工具就上井。他们逐口井检查维修，在泥里、水里奋战 14 个小时，排除故障 25 处，使油井恢复了生产。晚上回到队上，刚吃过晚饭，又听说十几里外的盘 40 - 24 井出了故障。他们二话没说，又赶到井上处理。经检查是开关柜浸在水里造成停电，他们脱下衣服当包袱，背土垫台子，干了两个多小时，才把开关柜垫出水面。当开了井返回队上时，已是第二天凌晨 3 点钟了。

在整个七，八月份的雨季生产中，青年突击队开展各种抢

险突击活动 42 次，累计加班 2000 多小时，没有人要过一分钱的加班费。

1990 年，“为民青年突击队”被评为管理局青年突击队标杆。此后，“为民青年突击队”的大旗就在采油三队扎了根。第一任队长王宪东，第二任队长孟宪河。由于他们先后考上了工人技师，1997 年 12 月 25 日，第三届突击队又成立了。队上的年轻人，不论男女，都报名参加了。哪里有险情，哪里有困难，突击队员就会出现在哪里，他们为油田的生产立下了汗马功劳。现在，在“学为民，树新风”的热潮中，不仅三队有“为民青年突击队”，整个临盘采油厂到处都在成立“为民青年突击队”。突击队奉献青春、争做贡献，已成为临盘采油厂的一大特色。

一朵光荣花

有个青年叫冯其松，在他的小家庭里珍藏着一朵精致的光荣花，穗头上印着“全国劳模代表”六个金字。这朵花原来的主人就是王为民。

小冯原来与王为民同在三队，曾因打架被劳教两年，思想非常消极，经常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对生活、人生毫无信

心。王为民不忍看着小冯这样堕落下去，经常找他促膝谈心。后来，了解到他生活中有困难，还给他买过一个月的饭菜票。

不久，王为民被选为全国劳模代表，佩戴着这朵花到五省一市巡回做报告。回来后，他带着这象征着崇高荣誉的花走进了小冯家。先给小冯讲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他们，并为他们佩戴光荣花的动人情景，接着又当着小冯的父母说：“我不愿看着小冯继续这样下去，今天是想把这朵花送给小冯，希望小冯告别过去，重新做人……”

一席话，说得小冯眼睛湿润了，手也颤抖了：他以前听到的不是批评，就是训斥，有时还有谩骂，真是久违了这样的场面，这样真情的关切。

小冯的父亲也很动情地说：“王师傅把你当人看，你可得争气呀！”

接过光荣花，小冯直直地望着王师傅，哽咽着说：“王师傅，你这个全国劳模，真看得起我？”

王为民用力点点头，目光中充满了信任。

此后，王为民更加频繁地与小冯接触。时间长了，大至人生理想，小到生活琐事，两人无话不谈。渐渐地，小冯变了。7月份他主动报名参加了队里的“为民青年突击队”，年底又被评为厂里的先进个人，还当上了站长。1992年队里送他到厂里学开车，他又当了一名汽车驾驶员。

小冯再也不是人人看不起的浪荡子了。当他满怀喜悦地组建自己的小家庭时，第一件事就是把那朵光荣花从父母家里拿到了自己的新房。

抢修“鹊桥”

作为一名焊工，王为民抢修过许多油井。这一次例外，他抢修了一座“桥”，这是一座牛郎、织女相会的“鹊桥”。

天上的鹊桥每年七月七就会搭起来，那是一个美好的传说；可人间的鹊桥是活生生的现实，有时会发生断裂。瞧，这里就有一座危机中的鹊桥。采油三队的女工小张找到了王宪东：“我想，咱们该分手了。”说完，就哭着跑了。

王宪东愣住了，好好的，这是为什么？不行，得问个明白。他马上找到小张，原来小张觉得自己在小王心中没有位置。看到同龄人成双成对逛马路、进影院，心里说不出是啥滋味。歌舞厅、电影院近在咫尺，可小王整天一身油工衣窝在井上，却没多少时间陪自己去玩一回。

此时，王宪东正跟王为民学徒，上班时间他突然变得无精打采起来，只是埋头干活，话也懒得说。这一变化被王为民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一天，王为民特意找他聊天：“小王，最近怎么没精神？身体不舒服，还是有什么事？”

小王不想给王师傅添麻烦，所以遮遮掩掩，闪烁其词：“没什么，不是挺好的吗？”

王为民非常真诚的说：“小王，别瞒我了，有什么事说出来心里会好受些；再说，兴许我还能帮帮你呢。”

看着王为民一张父亲般挚诚关切的脸，小王架不住了，他长叹一声，把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王为民感到势态严重，当时他什么也没说。

晚上，王为民放下手头的活儿，特意到小张家跑了一趟。先做小张父母的工作，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小王如今改得挺好的，我们没啥意见，只要孩子将来能过得好就行。”王为民又苦口婆心地劝了小张一番。

送走了劳模，小张静静地想，王师傅说得也有道理：小王是突击队长，班上班下一身油工衣，工作起来没白没黑，当然没有更多的时间来陪我。再说，这么长时间的感情培养也不容易，不该轻率地放弃啊！

从小张家出来，王为民接着就找到王宪东，批评小王大大咧咧，对小张关心不够，让他主动找小张道个歉，小王低着头答应了。

几天后，这对青年又手拉手走在了一起。这座“鹊桥”终于修好了，而且比原来还坚固。

三队出息人

在临盘许多青年人争着往三队去，因为三队出息人。

一天，王为民带着王宪东和冯其松，到邻近的采油五队作后进转化报告，并让小王、小冯献身说法。五队的后进青年震动很大。以前只是听说在劳模王为民的带动下，王宪东和冯其由后进变成了先进，但心里并不真正服气，以为这两个人不过借着劳模这个梯子往上爬，其实心里未必有什么变化；今日一见，才相信了这一事实。于是深埋在他们心里的那颗要求上进的种子开始活动了。是啊，谁不希望自己活得有价值，有贡献，有信心，有意义？谁心里没有要求进步的愿望？谁不希望自己活出个堂堂正正的人样来？可是难啊！自身缺乏改过的毅力，抵挡不住纸醉金迷的种种诱惑；人们又都对后进青年有成见；因此，许多人，破罐子破摔，我行我素，听之任之，走到哪步算哪步，逍遥一天是一天，然而他们心里并不真正甘心永远过这样的日子。小王、小冯的话给他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转变后，我觉得堂堂正正做个人简直太好了，没有过分的奢求，不做违法的事情，心思都用在正事上，用在工作上，不整天担惊受怕，也没有莫名的烦恼，心里又踏实又亮堂……”

报告结束后，他们和五队的青年座谈了很久。大家围着他们问这问那，谈得很投机、很融洽。小冯的弟弟也是一个后进青年，看到哥哥的转变后，很受教育。别人都在谈论、说话，可他一直闷声不语，座谈临近结束时，他突然站起身响当当地说：“哥，你能改好，我也能，咱们比着干，年底我也要当上先进！”

别人说一万，道一千，都是耳旁风；但是小哥们亲口说出的话就不同了。浪荡子们时常三三两两地聚一聚，大家互相传述，互相影响，都有悔改的愿望；而且都争着到三队去，希望能亲身体验、感受全国劳模的工作和人生，希望能从他那里获得启发。

刚开始转化这些后进青年，王为民也有一些想法和顾虑。因为他们在社会上都是比较调皮捣蛋的，能不能转变好，没有把握；再者，转变以后如果再反复怎么办？但又想到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劳动模范，有责任，有义务去教育他们，帮助他们。于是，王为民主动要求，把兄弟队那些出了名的后进青年分期分批派到三队，王为民做他们的师傅，负责带他们，和他们一起上井干活，一起钻研技术，一起吃饭，一起打扫卫生，并且利用一切机会给他们讲人生的追求和理想，讲自己的经历，生活中则处处关心爱护他们，彼此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们的思想逐步发生了变化。

正象王为民说的那样：“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只要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真心实意地去帮助他们，谁不愿意进步呢？”就这样，后进青年到三队来一个，就帮助一个，转化一个。短短几年内就有7名后进青年分批来到三队，有小王、小冯、小崔、小马、小胥……他们都有了明显进步：有的入了团，有的当了班长，有的被评为局厂先进个人，都成了队上的骨干力量。

江狗子来了

江狗子来了。一见面，王为民冲他肩膀狠砸了一拳：“好你个江狗子，你还知道来看我？”

江狗子憨声憨气地边笑边说：“嘿，冬天农闲，来看看你，也看看油田啥模样。还说俺来，你都多会子没回家了。”

江狗子是王为民姥姥所在的孙洼子村的，从小一起长大，哥俩又挺投缘；江狗子这一来，那可是“他乡遇故知”，一大喜事。王为民拉着江狗子：“走，跟我巡井去，我让你好好见识见识大油田。”

两人转了一上午，王为民不住地介绍油田、油井，还有他的科研成果，江狗子听得云山雾罩。王为民停下来干活的时候，他也在旁边搭把手。到了中午，王为民破例带着江狗子进了一回饭店。虽然是个很小的店，可毕竟有个服务台，有几张象样点的桌子，比起外面摆的小摊来要阔多了。两人打开菜谱一看：十几块甚至二十几块一个菜，也太贵了！搭眼细瞧，终于找到了三个最便宜的菜：炒豆芽、酸辣土豆丝、酸辣白菜。饭店的酒太贵，再说买一瓶也喝不完，他们索性以茶代酒，就这样，三个菜，两杯茶，两人推杯换盏，其乐融融。吃到最后

菜没了，油汪汪的菜汤还在，王为民拿馒头一边擦盘子一边对江狗子说：“吃光，吃光！”于是江狗子也用馒头擦起盘子来。

旁边吃饭的一个年轻人忍不住说了句：“瞧这哥俩，吃菜汤还这么亲热，这才叫君子之交淡如水呢！”

另一个打趣地说：“嘿！哥们，您这盘子一准好涮。”

王为民回乡

同学们，小朋友们，“衣锦还乡”是离开家乡的人们共同的愿望；王为民又是全国劳模，又是人大代表，他是怎样还乡的呢？

瞧，他回来了。离红庙子村还有 200 多米，他就从车上下下来，一路走着，碰上乡亲就热情地打招呼，还是一口家乡话，还是一身旧衣裳，于是乡亲们都说：“毛链子没变。”

听说王为民回来了，好奇的人们都来找他谈天，看看全国劳模、人大代表，究竟有什么不一样。他们问油田，问北京，谈形势，谈政策。乡亲们问题很多，王为民口若悬河。于是乡亲们又说：“毛链子真是变了，人大代表的思想水平就是高。”

1989 年，红庙子村办起了化工厂。由于经验不足，资金又短缺，化工厂效益不好，一年下来，赔了几十万。后来，他

们又到青岛寻找门路，终究没有找到起死回生之术。怎么办？他们想起了王为民。

村支部书记刘青贵带着几个人找到了王为民。刘书记说：“为民哪，知道你你很忙，可再忙也得抽出点时间来，管管咱红庙子的事。……”

没等刘书记说完，王为民就打断他的话说：“别说了。我是红庙子小子，红庙子穷，我也有责任。红庙子必须富起来，我尽最大努力。”

红庙子怎样才能富起来呢？王为民几天几夜睡不好觉。这天，临邑机械厂来人找王为民，要用 35000 元的现金购买他的一项专利，就是“硅橡胶安全阀”。王为民婉言谢绝了。刚送走机械厂的人，一个念头就在他脑海里生出来了。没过几天，他就把自己的决定告诉了刘书记：“我准备把硅橡胶安全阀这项专利，无偿地投给红庙子，咱村建个阀门厂你看怎么样？”

就这样，红庙子村阀门厂建起来了。王为民利用业余时间频繁地来红庙子村，和村民们共同走过了一段艰难的创业之路。每次来红庙子，他都是离村 200 多米就下车；每次离开，不出红庙子决不上车。

几年来，王为民不知来过多少次，从没有留下吃过一顿饭。不论是什么时间，哪怕是到了中午 12 点、晚上七八点，也不管大家怎样真情挽留，他都坚持赶回去吃饭。王为民因公殉职后，村办王主任含着眼泪说：“为民哥就是这样，咋留都不吃饭，我们一再解释，不花阀门厂的钱，只是在家里吃顿家常便饭，他还是不肯留下。”乡亲们为此很不满意他，他却说：“红庙子村富不了，我不吃红庙子的饭。”

“要想吃肉跟我来”

这是一个星期六的上午，王为民带着红庙子村委会王主任和另一个村民，为村里的阀门厂联系业务，三个人来到东营。

10 点才到，又找人办事，中午 12 点多了，王主任指着路边一个小饭店说：“咱们进去吃点东西吧！”

“这种店不好”

“那有什么，咱们也下回馆子，吃回鱼呀，肉的。”

王为民一拍大腿：“东营我常来，熟得很，要想吃肉跟我来！”

于是两个人跟着王为民七扭八拐，走了足有 20 几分钟的路，来到东营汽车站附近。这里既有现代风味的高楼大厦，也有古老破旧的小摊、板房；有几家大中型饭店，更多的是摊点小吃。王为民兴冲冲地在前边走，两个人在后面小声嘀咕：“看来为民哥真要给咱们开开荤了，这架势象是要进大饭店”。

“我看也象，跟着走吧！”

“就咱仨这打扮，土里土气的，人家招待吗？”

“有钱就行。再说啦，咱为民哥是什么人物？人大代表，全国劳模，说不准连钱都不用付，签个字就行”。

“对！我听说城里当官的，很多人有自己固定的饭店，那叫“点”，说不定咱为民哥在这就有个点”。

“瞎说，为民哥是什么人，能跟他们比？今儿是特殊情况，咱村办厂挺顺，再说又是头一回领咱们出来”。

“对，照为民哥那个脾气，他得自己付帐。这钱咱可不能让他一个人掏”。

“就这儿，来吧！”王为民回头喊了一声。

两人光顾低头小声说话，没注意周围的环境，听王为民这么一喊，他们定睛一看，不觉都愣了一下。

“愣什么？快坐下！”

他们每人一个小板凳坐下来。这是车站南面最西边一个小摊点，两个长条矮桌，十几个小凳了，炉子和一口大锅就在身边。店主是一对中年夫妻，经营大饼、羊肠子汤。

“三碗羊肠子汤，六个大饼。”

不到一分钟，羊肠子汤就上来了，哟！这么大的碗，而且汤少羊肠子多，挺实惠。汤上鲜嫩嫩的香菜，圆滚滚的油珠珠，热乎乎的，飘出一股浓浓的肉香。王主任俩人脸上都露出满意的微笑。

王为民看着他们两个也笑了，象个天真的孩子。他伸出两个指头不无自豪地说：“才两块钱一碗。”

“这么便宜！”

“对，吃吧！吃吧！”三个人的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了。

王为民吃得那个香啊！仿佛吃的是世上最珍奇的美味佳肴；可惜，王主任他们没有这个口福。自从分了责任田，农村的日了好过多了，隔三过五的也能吃上新鲜的肉、蛋，有时还能买条活蹦乱跳的大鱼。面前这碗羊肠子汤就象腊月的桔子，“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中看不中吃，吃起来象一个个不软

不硬的面疙瘩，不滑不爽也不香，尤其没有多少肉味。汤的味道还算不错，可惜太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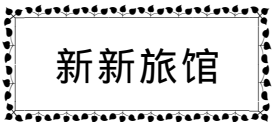
“吃啊！不够再来一碗！”王为民一边津津有味地吃着，一边催促他俩说。

“够了，够了，足够了！”

“好吃不？”

看王为民吃的这么香，他们怎么好意思说不好吃呢？“好吃！好吃！”也大口大口吃起来，而且越吃越觉得好吃起来。

细心的同伴发现王主任悄悄地背过脸去，用手绢擦了两次眼睛；他心里一酸，眼睛也湿了。是王为民这种以苦为乐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他们。半月前筹建阀门厂时王为民的一句话又在他们耳边响起：“只要冻不死，饿不死就干！我就不信，咱红庙子村就富不了！”



新新旅馆

又是一个大礼拜。星期六，王为民和红庙子村阀门厂的几个人一起来到东营。联系业务、购买零件，跑了一整天，事情还没办完。晚上他带着几个人来到偏远的商河路投宿。路南有一家马车店，名叫“新新旅馆”。

一进门，店主就很亲热地和他打招呼：“王师傅，您来了。唉呀，真是不巧，今儿住满了，您还是再到别处看看吧”。

“我们是村办小厂，出门办事也挺不容易的，现在的旅馆住宿费太贵，哪里住得起？麻烦你想想办法，看看哪个房间还能加个床，我们要求不高，能睡就行啊。”

经王为民这么一说，老板不好意思了，叹着气说：“唉！王师傅，不是我不想办法；你看我这店，本来条件就很差了，八个人挤在那么小个房间里，又那么潮湿，再加上个床，顾客不乐意。”

王为民继续求请说：“大家出门在外都挺难的，就跟他们好好说说吧。”

老板不好再说什么：“好吧，看您常住这儿的份上，我就厚着脸皮去跟大家说说。可别报多大希望，成不成全看您的运气了。”

过了一会儿，老板喜盈盈地回来了：“王师傅，成了，都是老顾客，大伙还真给面子，那就登记一下住下吧。”

就这样，王为民一行几人，当晚就住在了新新旅馆。因为睡的都是加床，每人少收1元钱，这样每人每晚才交了3元钱的住宿费。

脚 气

这天，王为民和另外两个人，为了阀门厂的事来到东营。他们跑了大半天，下午4点多钟又到了物资供应处，办完事已经5点多了，接着又要赶往胜采。从物资供应处到胜采足有十几里。为了省下公共汽车的费用，王为民坚持要步行走过去。他们已经一起出来几次了，早已领教了王为民这种吃苦精神，谁也没说什么，走就走吧。

这样一天下来，两个人都累得腰酸背疼，只有王为民不叫一声苦。晚上他们照例地住在了商河路新新旅馆。刚进房间，两个人就瘫倒在床上。王为民开玩笑说：“瞧你们这点本事，要是去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还不得当逃兵？”

说归说，王为民还是一声不响地帮他们打来了开水；正要给他们倒水喝的时候，两人赶紧起来，一定要自己来。王为民硬是把他们按在床上：“就让我给你们当一回服务员吧，看我的服务质量高不高。”说完，他又出去了。不大一会儿功夫，每人一盆热乎乎的洗脚水摆好了。再看看他俩，迷迷糊糊地都快要睡着了。王为民推推他们：“快醒醒，先用热水泡泡脚。”

奔走了一天，脚底板酸疼酸疼的，往热水里这么一泡，感

觉好多了。再看看王为民，他把一双又破又沉的黑皮鞋脱下来，竟然露出一些又湿又烂的卫生纸来。两个人不由瞪大了眼睛，看着他再把袜子脱下来，脚上还有一些又湿又烂的卫生纸。待他把卫生纸一点一点摘下来，唉呀！脚都烂了，上面长满了脚气，有的地方还流着血。两人的心突然像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抓了几下，好心疼啊！

过了好半天，其中一个说：“为民哥，早知道你的脚烂成这样，说啥也不让你走那么多的路啊！”话音里带着哭腔。

“想个法子尽快治一治，可不能这样下去。”另一个也咧着嘴说。

“嗨，好几年了，时轻时重的。又不是什么大毛病，不碍事。”王为民撩起水来拍打着脚面，“常年穿工鞋，走路又多，出了汗也不透气，很难好啊！”

也许是热水泡脚起了作用，或许还有别的什么原因，两人谁也不觉得累了。他们抖擞精神，抢着把洗脚水倒掉。躺下后居然已毫无睡意，三个人又兴致勃勃地谈论阀门厂的业务和前程，直到深夜……

慰问教师

1992年元月，胜利石油管理局工会主席李继顺、临盘采油厂党委书记朱有志、工会主席熊通寿一起来到王为民家，慰问这位全国劳模，并送来一套茶具和一些麦乳精、奶粉、蜂蜜、茶叶等慰问品。王为民再三强调：“领导的心意我领了，礼物不能收”，可最终几位领导还是强行把礼物留下了。

领导走后，看着这些慰问品，王为民想到了教师——那些呕心沥血默默奉献的辛勤园丁。他对教师有一种特别的感情，平时经常到学校去看望，知道有许多教师由于常年劳累，身体不太好。于是，他把这些慰问品分装在两个塑料袋里，高高兴兴地来到油田十七中，见了十七中党支部书记薛如剑说：“春节快到了，我来给老师们拜个早年，东西不多，略表心意……”

当天，十七中领导在全校教职工大会上，转达了全国劳模王为民对广大教师的一片心意，并把这些慰问品转送给几位老教师。

那套茶具至今还保存在油田十七中的办公室里。每看到这套茶具，老师们就自然地想起这位尊师重教的带头人——我们

可敬的全国劳模。他们情不自禁地说：“假如全社会的人都能像王为民这样尊重、爱护教师的话，我们的国家一定会有更加辉煌的前程。”

同学们，小朋友们，你们天天生活在老师身边，你们是怎样尊重和热爱老师的？

赔 钱

几年来，王为民经常外出开会、学习、作报告，每到一处都利用休息时间帮助旅馆、餐厅服务员搞卫生，就连参加全国劳模大会也不例外。

1992年2月，王为民去东营参加胜利石油管理局职工代表大会，住在黄河饭店。晚饭后，他一如既往地帮助餐厅服务员洗刷碗碟。几次开会住在黄河饭店，他都这样做，服务员们已经跟他很熟悉了，大家知道阻拦不住，只好和他一起干。

如此大型的会议，吃饭的人很多，大大的厨房里摆满了油乎乎的盘、碗、酒具、茶具等等。一看王为民来帮忙，服务员们没有一个偷懒的，大家干得特别起劲。水哗哗地流个不停，王为民和服务员们也忙个不停。干净的碗碟越来越多，一派狼籍的景象渐渐地被清洁整齐取代。不知不觉中，每个人都忙出

了一身热汗。

眼看还剩最后几个盘子，王为民毫不犹豫地拿来就洗。几个服务员赶紧过来说：“王师傅，辛苦你了，剩这几个我们来吧！”

王为民一边洗着一边说：“都一样，我洗吧。”话还没说完，没想到，他一个不小心，两个盘子掉在地上，摔破了。憨厚的王为民一下子红了脸，嘴里直说：“这事办的，这事办的……”

几个服务员都过来帮他拣起碎了的盘子。她们一个劲地说：“王师傅，没关系。”

“真的没事，不用过意不去。”

……

尽管服务员们拿出了百分之二百的真诚来安慰他，可他还是自责不已。

两天后，他散会离开了黄河饭店。服务员在他的房间看到了一张便条和一张 10 元钱的票子，便条上是这样写的：

本人不慎打破盘子两个，向你们道歉并付赔偿费 10 元。

王为民

虚心求教

同学们，小朋友们，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遇到自己不懂的问题，千万不要不懂装懂，象东郭先生那样，装得了一时，装不了永久，早晚会露馅的。到时候，多难堪啊！应该认真学习，虚心求教，王为民就是这样做的。

1992年3月，王为民正忙于多功能流量阀的革新设计。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绘制出图纸来，可自己怎么看都觉得不满意。究竟毛病在哪里呢？他百思不得其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带着图纸匆匆来到机修厂。派工的马恩琴工程师将王为民带到加工车间。车间主任柴建斌、指导员阎阵祥和实习技术员刘方热情地接待了他。

王为民拿出图纸，直接了当地说明了来意：“我是来向各位请教、学习的。”几个人接过图纸一看，凭着专业人员的知识和敏感，很快发现其中有几处错误。不便说得太直露，他们向王为民委婉地作了表达。

见此情状，王为民马上谦虚而诚恳地说：“这真是太感谢你们了，我搞这玩意只是半路出家，有许多东西不是很通。你们都是行家，看着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只管改好了，只要不改

变我的用意就行。”

王为民这样坦率，大家很受感动。阎指导员笑着说：“王师傅，咱这位戴眼镜的知识分子是专门搞这个的，有什么问题，你就问他好了。”说着指一指刘方。

“刘同志，真是该好好向你们知识分子学习。你们有文化、有知识、懂得多。”王为民目光中充满了真挚的期待。

“王师傅，快别这么说，我也是刚接触。”看到一个有名的全国劳模这样虚心地向自己这个小小的实习技术员请教，刘方不好意思了。“放心吧，王师傅，我一定尽力帮你。”说完将王为民的图纸接在手中。

为了方便使用，刘方又重新绘制了一张图纸，交到王为民手中。接过图纸，王为民称谢不已：“真是太感谢你们了，真是太麻烦你们了。”

临走，王为民没忘记把自己原来的图纸一起带走。他说：“我回头对照你们画的，好好学习一下，特别是向你这位戴眼镜的学习。”

王为民带着满腔的感激走了，刘方腼腆地笑了。

一架手风琴

临盘采油厂幼儿园的门厅里有一排木制橱柜，里面摆放着一些动物标本和各种纪念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那架手风琴了。这架琴是枣红色的，构造和一般手风琴一样。最可爱处是它的小巧玲珑，大约有半尺见方，轻巧、方便，很适合幼儿使用。假如抱起来拉一下，你会发现它的音质和音色，都不亚于一般成人用的手风琴。如此精美的小手风琴是哪里来的呢？这里有一段感人的故事：

1992年年底，王为民随团赴俄罗斯考察。在商店琳琅满目的橱窗前，多少美味佳肴，多少华贵服饰，王为民都一扫而过，看看而已，没有一丝要买的欲望。唯有这架精美的儿童用手风琴一下吸引了他：这样小巧别致，幼儿园的孩子们一定喜欢，对，给他们一个惊喜！尽管价钱很贵，他还是买下来了。听说俄罗斯的套娃很有名气，王为民也买了一套。这两件东西合计花了11000多卢布，可他为自己妻子带回的那条塑料项链只值100多卢布。

看着这架小手风琴，一想到幼儿园的小朋友抱着它拉起来轻松愉快的样子，王为民心里就说不出的高兴，忍不住把崭新

的手风琴擦了一遍又一遍。该上路回国了，为了不使手风琴路上损坏，王为民把它背在肩上，从俄罗斯一直背回临盘采油厂。

一路上，这架手风琴吸引了很多人：“呀，这么小的手风琴！”

“这架琴太好了！”

.....

听着这四处飘来的赞美声，王为民心里好不得意。可这架琴也给他添了不少麻烦：“师傅，把您这架琴卖给我吧！您开个价，贵点没关系。”

“这是给我们幼儿园买的，很抱歉，我不能卖。”

“开两倍的价还不行吗？要不，三倍？五倍？……”

“不是多少钱的问题，这架琴我不会卖的。”

一路上有好多人要出高价买它，王为民都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到中国海关了，一位女检查员一眼盯上了这架琴。她反复地对王为民说：“师傅，您就卖给我吧，您要多少钱都行，我女儿一直吵着要一架手风琴……”

一个母亲的心深深地打动了王为民，他想：要是给自己孩子买的，我一定让给她；可这是给幼儿园买的，幼儿园里有很多孩子。为了更多的孩子，王为民不得不满含歉意地拒绝了这位可敬的母亲。

回到家，王为民怕有人再看上他的“宝贝”，沙发都没挨一下，拿上手风琴和套娃娃直奔幼儿园。

孩子们一听说为民爷爷来了，都欢快地跑到爷爷身边，有的搂爷爷的脖子，有的坐在爷爷的腿上，有的摸手风琴，有的玩套娃娃，把为民爷爷围了个水泄不通。王为民乐得合不上

嘴。过了好半天，王为民要走了，可小朋友们谁也不肯离开，最后，还是园长来了，才解了围。

王为民与周大爷

周大爷是谁呢？他是临邑县双丰乡的二等甲级残废军人，是一个有着 50 多年党龄的老党员，他的名字叫周衍善。

1990 年，临邑县组织了一个社会主义教育报告团，周大爷是报告团成员。他们做的报告呀，既生动又真实，群众很受教育。王为民听说了，就通过临邑县民政局找到了周大爷。没过几天，他就带着车把周大爷接到了采油三队，做了一个多小时的报告，晚上又和党员、团员、积极分子进行座谈。就这样，王为民认识了周衍善大爷。

周衍善大爷的战斗故事可多了！他本来是个穷苦的长工，因受不了地主的虐待，1941 年 7 月跟东家大吵了一架，就参军去了。1942 年在部队上入了党。他所在的部队是渤海二军分区。1943 年在有名的王楼子战役中，他是尖刀连的副特等射手。当时啊，敌人拥有近万人，敌人的战术叫“铁壁群围”，也叫“囚笼战术”。日本鬼子和伪军像满地的蝗虫一样，从三面围攻他们连。全连战士奋不顾身、浴血奋战，拖住了敌

人，完成了掩护大部队顺利转移的任务。可他们最后也只剩十几个人了。周大爷身负重伤，那年腊月 21 被抬回老家养伤。家里穷当当的，颗粒无存，靠着邻里乡亲，这个送点，那个给点，勉强维持生命。最艰难的时候他一连二十多天没吃上一粒粮食，就是萝卜、南瓜、野菜，也是一顿有一顿无的，连枕头里的谷糠他都吃光了。他饿得不成样子，伤口也化了浓，上面都生蛆了。直到麦收以后，他才能在炕上自己挪动一下，半年后才能下炕。刚刚恢复了些体力，这年秋后，他又被土匪头子王老五抓了去，一个晚上就毒打了他三次，全身血淋淋的，又一次濒临死亡的边缘。后来脱离危险后，周大爷在队伍里又立了许多战功。他对党和人民特别的忠诚。如今他已经 70 多岁了，凡是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一个最忠诚的老革命、老党员。

王为民也是一个忠诚的好党员，他和周大爷一见如故，两人谈得特别投机，真是相见恨晚啊！王为民的父亲去世后，他就把儿子的爱都给了周大爷。不是吗？周大爷和他的父亲是多么相似的两个人啊！

打那以后啊，逢年过节，无论多忙，王为民都挤出时间去看望周大爷。第一次王为民买了一些食品，可是不知道周大爷的家在哪里，他就到医院找周大爷的大女儿周玉荣大夫，正赶上周大夫去查房，王为民只好写了张便条，把礼品留下走了。后来周大爷的儿子带着他到家里去了一趟。再以后，他就经常去看周大爷了。到了周大爷家，他就象大爷的亲儿子一样，又是打水，又是扫地，看见什么活就干什么活，看见缺少什么就悄悄地买了送来，尤其是每年周大爷过生日的时候，他必定会送去一个大大的蛋糕。冬天，他给周大爷送去蜂窝煤炉子；看见周大爷用水不方便，他就送去水缸……

1992年12月，王为民随团赴俄罗斯考察。这是他第一次出国，心情十分激动。几天的考察活动就要结束了，王为民没忘记临来时的打算。他给队上买了块秒表；给厂幼儿园买了一架手风琴；给同事们买了点纪念品……几样东西都买齐了，他又专门去给周大爷买礼物。在商店里，他转来转去，买件什么样的礼物周大爷才会高兴呢？周大爷有那么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一定要买一件有意义的礼物。忽然，他发现摊位上有一件黑呢子大衣和一顶军帽。大衣的领子上镶着镰刀和斧头，这可是党旗上的标志；帽子上嵌着闪闪的红星。这不正是他要买的礼物吗？于是，他毫不犹豫地付了8000卢布，买下了这件有意义的礼物。回国后，王为民骑车几十里，把这件礼物送到周大爷家中。周大爷喜出望外，他接过崭新的军大衣和皮军帽，用颤抖的手指抚摸着上面闪闪发亮的红星和镰刀斧头，眼睛里闪着激动的泪花……

1997年9月14日，王为民不幸因公殉职，周大爷的儿女们，谁也不忍开口告诉他。几天后，当他听到这一噩耗时，心疼得都晕过去了。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人敢在他面前提起“王为民”三个字，一提起来，他就老泪纵横，控制不住自己，几天几夜吃不下，睡不着。

用周大爷的话说：“王为民是现代共产主义战士，他提前实现了党员的最高要求，达到了共产主义觉悟。如果全国有三分之一的人能照王为民的做法去做，那咱们国家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能实现了。”这就是一个老革命、老党员对王为民的评价。

父亲临终时

同学们，小朋友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父母，谁不愿自己的父母幸福长寿呢？王为民的父亲，1984年确诊患了食道癌，经多方治疗，病情有所稳定；1992年，他父亲的病又严重了，住进了医院。王为民哀求大夫：“有什么好药尽管用，我掏钱……”他多么希望父亲的病情能够好转起来，多么希望能多尽一点孝心啊！可是大夫却摇了摇头。

1992年10月16日早晨，父亲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拉着王为民的手，用微弱的声音断断续续地说：“为民哪，我这口气撑不了多久了；我死后，乡里会给我开追悼会，你要记住，不能麻烦组织，尤其是你们临盘采油厂的领导，也别惊动大伙。”父亲喘得厉害，说话很艰难，王为民不住地点头。喘了半天，父亲接着说：“咱们家有很多事，你还不知道，我不能带到棺材里去，坐下来，我慢慢给你说……”王为民含着泪细听着。父亲说了几句又喘起来了。

上班时间到了，王为民紧紧握着父亲的手，说：“爹，我得上班去了，您别说了，体息休息吧。”

父亲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然后抬起右手，挥了挥，口中喃

喊道：“去吧……忙去吧。”

下午3点多钟，王为民正在干活，值班员徐金明跑来说：“王师傅，医院来电话，说你父亲病得很重……”王为民一听，心中马上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他搁下手里的活，骑上车子就往医院赶。他使尽力气蹬车子，还嫌速度慢，心里一直在说：“爹，坚持住，等等我，儿子就来了。”

到了医院，王为民直奔病房，远远地就听到了妻子的哭声。他的脑袋一下子就懵了，什么也看不清了，也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走进病房的。他扑倒在父亲身上失声痛哭：“爹，不是说过等我回来再跟你说话吗？早晨你有那么多话要说，我却没能听完。现在儿子回来了，多想再听听你讲家里的事，再说说心里话呀……”。他泣不成声，哭诉着，使劲摇晃着父亲已经冷下来的身体。

妻子在一旁流着泪告诉他，父亲临咽气的时候，还一个劲在叫着他的名字……

在模糊的泪光中，王为民看到爹的眼睛还没有闭上。他默默地说：“爹，您放心吧，您的儿子绝不会给您丢人。”然后，他轻轻地把父亲的眼睛合上了。

同学们，小朋友们，这就是“死”，每个人都会死的。王为民的父亲去世后，他心里非常悲痛，因为工作太忙太忙，没有在父亲活着的时候多尽一些孝心，这一点给他留下了永久的遗憾。可他的父亲从来都不怪他，所有知情的人都能理解他，因为他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同学们，小朋友们，你们是怎样孝敬父母的？是怎样对待学习和生活的？是否也尽了最大努力了呢？

淘 油

同学们，小朋友们，你们见过原油吗？原油黑黑的，浓浓的，乍一看没啥出奇，可人们称它是“黑色的金子”。石油里能提炼出许多有用的东西，在我们的现代生活中，可以说一刻也离不开石油。正因为如此，我们的石油工人们，才想尽一切办法多出油，多贡献。

王为民是石油工人的优秀代表。他不爱华贵的服饰，不恋餐桌上的美味佳肴，更不贪图大把大把的钞票，他最珍爱的就是这“黑色的金子”了。有一次，他看见这黑亮亮的“金子”从管子里流出来，流了好大一个坑，可把他心疼坏了，跳进坑里拼命地往外淘油。于是，王为民淘油的故事在临盘采油厂传开了。

1992年12月31日早上，王为民正在水1站搞多功能流量阀实验，急需一种工具，他骑上车子就到队上去取。半路上，他发现，从水1站到P2联合站的外输管线冒着热气，旁边站着几名职工。他马上想到：是不是管线出了问题？他把自行车一扔就跑过去了。果然，是主管线穿孔了。这还了得！只见管线穿孔处，黑亮亮的原油“哧哧”地往外喷，油流像挖掘机

一样，很快就把附近的地面刺成了一个直径2米多，一人多深的大坑，坑里满是原油，周围的农田也有一亩多地染上了石油。多可惜啊！这黑色的金子正在流失，正在一点点浪费掉。

矿长和队长组织几名职工站在坑边上用水桶往外淘油，动作不方便，掏起来很吃力。油还在不停地往外喷着，这个淘法何时才能淘完？王为民知道，这条管线流动着13口油井的原油，每天的总液量近500方。如果不及时处理，不但影响原油产量，还会有堵塞管线的危险呢！要是管线堵住了，扫线解堵可就麻烦了，这些油井就得停产，那样损失就大了。想到这里王为民不顾天寒地冻，冷风刺骨，表没摘，衣服、鞋袜都没来得及脱，“扑通”一声就跳进了油坑，站在被淹没的输油管线上，抓起水桶就往坑外淘油。这下淘的速度可快多了，王为民的身子俯下又扬起，一下一下的，动作很敏捷，节奏特别快，比那些磕头机摆动的速度快多了。

在场的人都被王为民这种精神感动了，大家想：不愧是全国劳模，干起活来就是实在。老工人何书斌见王为民累得气喘吁吁的，坚持要下去把他换上来；王为民一边不停地淘着，一边说：“你身体不行，还是我来吧。”在场的青年工人熊鑫中、肖军、肖勇，再也站不下去了：王师傅40多岁的人了，都这么个干法，我们年纪轻轻的，有的是力气，为什么不能干？他们不顾王为民的阻拦，硬是跳进油坑，把王为民换了上来。

又过了半个多小时，坑中的油下降了40多厘米，输油管线全部露出来了；但是穿孔处在管线的底部，为了便于把那个窟窿堵住，还得淘出管线下半米多深的油。站在输油管线上已经没法淘了，大家就从附近抱来玉米秸，垫在坑底下继续淘……王为民满身都是黑亮亮的油泥，简直没了人模样，比非洲黑人还黑。那天，他一直坚持到完工。

事后，许多人都后怕地说：“天冷，油脏，累着是次要的，坑壁要是塌下来，砸在人身上可就危险了。”

石油部的记者问王为民：“当时您是怎么想的？”

王为民挠着头皮说：“没想那么多，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尽快修好这条管线。提前一分钟，就能多出 500 斤油啊！”他伸出一个巴掌，言语表情中充满了对这“黑色的金子”深挚的感情。

“斯巴西巴”

同学们，小朋友们，“斯巴西巴”是什么意思？是俄语“谢谢”的意思。那么这些说俄语的人要谢谢的是谁呢？当然是我们的主人公王为民了。

1992 年年底，王为民参加了中国石化总公司组织的赴俄罗斯考察团。12 月 30 日，他们一行人来到了哈尔滨飞机场国际大厅，大家都提着行李包裹，有说有笑地走向检票口。这时，王为民发现一个俄罗斯中年妇女，拖着一个大大的包袱，一步步艰难地往前挪动。他赶紧走上前去帮她提包袱。那位妇女满怀感激地望着他，王为民冲她笑着点点头，一直帮她顺利地通过了检票口。那位俄国妇女一个劲地说：“斯巴西巴！斯

巴西巴！”

到达莫斯科后，考察团一行住在礼花宾馆。王为民还象在国内一样，坚持每天打扫房间卫生和楼道卫生。每次吃完饭，他总是走得最晚，照例地帮助餐厅服务人员收拾碗筷、抹桌子、擦地等等。虽然语言不通，但是劳动是一样的，王为民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不自在。

一个同伴提醒他：“别忘了这是在国外。”

“外国人也是人，为人民服务是没有国界的，在哪儿都一样。”王为民不以为然地说。

在礼花宾馆的那几天里，王为民天天如此，后来和服务人员都熟悉了。她们见了王为民都友好地竖起大拇指，连声说：“斯巴西巴”、“斯巴西巴！”

王为民在这些俄国人的心目中，树立了一个中国人多么伟大的形象啊！假如所有的中国人都能象王为民那样，那么在外国人的心目中还会有“丑陋的中国人”吗？同学们，作为祖国未来的主人，你们将怎样做呢？

路 遇

隆冬腊月，天气格外寒冷。这是 1992 年，明天就是年三十了。下午司机高宏伟接到一个电话，让他开车给边远的 19 队去送煤气罐。大过年的，没有罐，值班的同志怎么做饭？小高不敢怠慢，午饭后立即出发。

绝大多数职工已经放假休息，家家清扫，户户迎新。小孩子在街头巷尾，点着炮、放着花，三三两两，好不喜气。小高的车很快驶出了住宅区，向边远的 19 队进发。路上一个人也没有，是怕冷，还是因为明天就过年？

忽然，他发现前面有个人影；渐渐地看得清楚了，是个石油工人。这人个子不高，头带棉工帽，身着破旧的棉工衣，走路来象一阵风。最显眼的是他背着一个大大的尼龙袋子，袋子里鼓鼓的，装的是什么呢？正猜疑间，车已经追上去了：哟！这不是王为民吗？那时候，小高还没有给王为民开车，但在临盘采油厂谁不知道王为民呢？

“王师傅，快上车，我带你一段！”上了车才知道，原来王为民也去 19 队。“王师傅，您这袋子里……”

“是花生。过年了，我买了三十斤炒花生，给值班的人

吃。吃着花生聊着天，就不想家了。”王为民说话的神情象个天真的孩子。

“王师傅，您打个电话要个车多好。”

“大过年的，不麻烦别人，这样挺好的。”

“那您也得骑个车子呀，这大冷的天，走这么远的路，到19队得有25公里呢！”

“唉！我那辆破自行车实在该大修了，我试着修了一下，一半会儿捣鼓不好，干脆走着算了。”

.....

俩人一路说着，聊着，谁也不再寂寞。本来小高就敬重王为民的为人，今天见面，越说越投缘，越说越亲切。没想到，几年之后他们还真成了一对好搭档、好朋友，一对忘年交。

第九个除夕

同学们，小朋友们，有句话叫“每逢佳节倍思亲”，不知道你们是否有过这样的体验？平常日子，家人出差，或者走亲访友，不在自己家里，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人们也不会有什么特别凄凉的感觉；可是，逢年过节就不同了。过年时家家灯火通明，户户笑语欢声，鞭炮声此起彼伏，电视节目个个火爆热

闹。大人们的脾气似乎一下变得特别好，小孩子们有点什么不规矩的地方，他们也不计较，只是笑着、笑着，人和人之间突然温馨起来。过年的时候，有些孩子还能得到不少的压岁钱。哦，美哉—喜庆的节日！美哉—快乐的新年！

谁不愿意和家人一起欢欢喜喜、快快乐乐，过个团圆年呢？王为民和我们大家一样，是有血有肉、有亲情、有爱心的人，他何尝不想回家过年呢？然而，王为民却一连8年没和家人一起过了。

这是第九年了。今年是王为民的父亲去世后的第一年。按家乡的风俗，这个年必须在家里过的，总该回家过个团圆年了吧？1992年农历大年三十的早上，队长和指导员来劝他：“王师傅，回家吧……”

“不行啊，这么多新井要这些没经验的年轻人看，光靠队长、指导员哪行？再说，不少年轻人在这值班，他们也挺孤单的。我就不回去了……”

是啊！这是个两难选择，王为民也犹豫过。但在集体和个人之间，他又选择了集体，选择了油井。

他骑上车子巡井去了。15口油井，他仔细地查了一遍，并在每口井的放空闸门上做了记号，一个上午就这样过去了。

下午，又有一些人陆续回家，队部的人更少了。王为民铺下图纸，画他的“永久盘根”零件图。

一阵零星的鞭炮声传来，王为民看看表，快6点了，又该巡井了。他穿上棉袄，拿起手电，推车出门了。

鞭炮声越加稠密了，一声声震人耳鼓；五彩的礼花不时地在天空绽开。风婆婆的心并没有被这新年的气氛烘暖，相反，她好象满怀嫉妒的样子，冷飕飕地不住地往王为民的脸上抽打。王为民哭笑不得，唉！风啊，风啊，你和我较的什么劲？

我不也是一个人孤单单的吗？我也没有福份消受这美好的新年啊！你不如到人多的地方去凑凑热闹吧！要不，替我给家人道一声“新年好！”，再到我父亲的坟头上替我磕个头，说声“对不起”。

风真的小了，可没过多久一会儿，她又呼啦啦地刮起来了。唉！风啊，我不跟你计较了，我还有正事要办呢。任凭风婆婆怎么吹，王为民都不理她了。他挨个井站转，仔细看看闸门上的记号是否有人动过，又把漏油的盘根紧了紧。待断定一切正常后，方才舒了一口气。

王为民又来到 X27 站，发现值班房的门敞着，远远地见一个人站在门口，走近才认出是青工赵虎，他正望着远处升起的礼花发呆呢。

“小赵，想家了吧？你回队上吃饭，我替你值班。”

“噢，是王师傅，不，那怎么行……”小伙子执意推辞。

王为民只好自己走了，他心想：大过年的，这小青年一个人孤零零地留在井站值班，真不容易啊！

回到队上，队长便拉着王为民到队上食堂吃“团圆”饭。饭菜摆了一大桌，大伙围坐在一起，鞭炮欢快地响起来。“吃团圆饭喽……”王为民带头喊着，想用这响亮的声音压下人们心中对家人的思念。他有滋有味地吃着，不停地说着、笑着，渐渐地，所有的人都说起来，笑起来，其乐融融……

为了油井的正常生产，为了所有值班的孤独人不再孤独，王为民又舍弃了一次家庭的“小团圆”，共度了一次井队的“大团圆”。

同学们，小朋友们，当你们面临两难选择的时候，你会选择什么呢？这可是考验一个人的关键时候啊！

“你喝多了”

这天，王为民出差办事回来，已是晚上 10 点多了。到了临盘采油厂驻地，在 104 国道上，发现路边黑乎乎的，好象有什么东西。他不放心，让司机停车来，走到路边一看，原来是一个人躺倒在这里，都快掉沟里了，旁边还倒着一辆自行车。这人身上散发着一股酒气。唉，喝醉了酒，躺在这里，多危险啊！

“快醒醒，起来，起来！”王为民用手使劲推他，只见他翻动了一下，又四仰八叉地躺下了，睡得还挺香呢，都打起呼噜来了。王为民只好俯下身子，从后面两手托住他的肩，打算扶他坐起来；可这个膀大腰圆的汉子太沉，王为民很艰难地用力托着，快坐起来了，没想到，这人突然一挺，把王为民一下压倒了。王为民坐在地上，两手撑着地，醉汉的头压在他的两腿上，这种情形让他感到一阵后怕：还好，倒在我的腿上，要不然，这一挺摔到硬硬的马路上，后脑非摔坏不可。

这一挺、一摔，醉汉倒是醒过来了：“这是什么地方？”

“年轻人，你喝多了。这是马路边，车来车往的，多危险啊；再说，躺久了会感冒的。”

“唉，谢谢了！”说着，这人摇摇晃晃地站起来。“谢谢了师傅，你们走吧！”

王为民哪里放心：“上车，送你回家！”

“我没事了，看看，还能骑车呢！”说着就上了车子。

车子一扭一歪的，王为民上前拉他，他说什么也不肯下来。王为民只好上车叮嘱司机：“开慢点，跟着他。”跟了一段路，直到自行车拐进了居民区，王为民才返回。

女教师的留言条

王为民一连半个月没回家。这天中午他急匆匆地赶到家里，胡乱扒了两碗饭，就往外走。妻子玉珍赶忙拦住他：“看你，好不容易回来一次，连说几句话的功夫都不留，又慌着走！”

王为民憨憨地笑了：“太忙了，矿上还有事呢？”

“俺可不是为了自己才留下你说几句话的，这几天有个女教师来找你好几次了。”

一提是教师，王为民马上认真起来，“她说为什么事了吗？”

“唉！倒没说什么，就是气色着实不太好。”

“下次她再来，一定让她写个留言条把事情说清楚！”

女教师果真写了留言条。王为民看着，仿佛看到了女教师那焦灼、忧郁，满含期待的眼神，不由皱起了眉头，心想：这事得先调查清楚再说。

当天他就骑上那辆破金鹿自行车，到了女教师所在的学校，经过深入调查，事实确如女教师留言条上写的一样：这次评定职称，不论工作能力、工作成绩，还是从个人资历方面，她都占很大优势，正常情况下，她是最有条件晋级的；可由于评定过程掺杂了某些不正当的因素，导致了错误的结果，难怪女教师满腹委屈呢？王为民是有名的全国劳模，又是人大代表，女教师实在没办法才想起找他。王为民是个不负众望，敢于伸张正义的人，为民请命的事他不怕麻烦，经过再三申辩、交涉，终于把公道还给了这位女教师。

义务电焊工

1992年6月胜利油田在地质勘探上获得重要发现，在西部战场发现了临南油田，成为1992年全国六大开发区块之一。这真是个意外的惊喜啊！油田领导作出指示：会战临南。1992年11月，4000多名各路精兵强将，浩浩荡荡奔赴临南，“会战”在这个严酷的冬季拉开了序幕。

王为民也想参加会战啊！那样可以甩开膀子大干一场，一定比在采油三队贡献还大。12月20日是个星期天，王为民带上电焊工具，早早地搭上车，从家里赶到了40多里远的临南油田，想先看看情况。

白雾茫茫。早上8点多，临南油田刚刚投产不足半个月的采油17队院内，工人们正往拖拉机上装工具，准备上井。这时，浓雾深处出现了一个身穿工衣的中年人，头发上、鬓须上都挂满了雾珠，被车灯照得晶莹发亮。他悄悄地扫视一遍，便迅速加入了干活的行列。

“这个人是谁呀？”一些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人在相互议论。

远处干活的指导员翟小林闻声后走近一看：“哦！王师傅，您怎么来了？”

来人忙打手势示意，好象在说：“嘘！不要声张”。接着他问指导员：“我干点啥？”

指导员明白了他的意思，把声音放低了说：“队上刚搬来，又没有焊工，食堂的气管线、井上干活垫脚的铁凳子都破的破、裂的裂……”

话还没说完，来人便娴熟地操起了焊枪。他先来到食堂，把气管线开裂的地方一处处焊好，又找来铁凳子，把断裂的部分焊接起来。他一刻也不停闲地干着，一会儿登得高高的，一会儿又俯下身子，几乎紧贴着地面。一道道弧光拉起来了，闪亮闪亮的，映着他大汗淋漓的额头和面颊。人们都纳闷：这个人是谁？他怎么这么能干？也不歇一会儿，连口水都不喝。

直到下午5点多，当他收拾工具准备返回时，指导员才向职工公布了他的身份：“这就是闻名全国的劳动模范、高级工人技师——王为民！”

打 气 筒

同学们，小朋友们，毛主席说过：“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王为民做的许多事，我们同学们也能够做到；但要坚持下来，一直做，做一辈子，可就不容易了。什么是大事呢？大事是由小事组成的；什么是伟大？伟大是在平凡上建立起来的。

买个打气筒，为过路的人提供方便，这实在算不上是什么大事；可王为民坚持做了几十年。采油三队有他购买的打气筒；太平中学有他赠送的打气筒；办公楼前有他设置的打气筒；深圳育才中学有他留下的打气筒；到了采油三矿，三矿也有了公用打气筒；而他自己家里呢，直到现在大门口还用铁链子拴着一个打气筒……

有时打气筒丢了，王为民很快就会再买一个来。不能让人们打气不方便呀！

早上，他经常提着打气筒出门。扫马路、接送孩子过马路时，都随身带着它。时间长了，人们都知道王为民那儿有气筒。上班的人，出了门才发现：哟，自行车气不足了，没关系，反正王为民那儿有气筒，路过时打上气就行了。一位小学

生在作文中写道：“早上经常看见为民伯伯给过路的人打气，冬天最冷的时候，脸冻得通红，他也不怕。”

十几年来，在临盘采油厂，王为民的打气筒究竟方便了多少人，谁也说不清楚；人们能够说清楚的只有一点：王为民是个少有的大好人。

请缨上前线

自从12月20日从临南油田回来，王为民的心就被“会战”两个字紧紧地抓住了。他深知临南的重要性，夜里翻来复去睡不着觉。他想：一定要到前线去，到最需要、最艰苦的地方去！于是连夜提笔给矿、厂领导写了份申请书。他是这样写的：尊敬的矿领导及厂领导：

前几天，我到管理局参加第二次党代会，在党委工作报告中有四次提到了临南，全局都在关注着临南。现在会战已经打响，我申请到会战前线去，因为那里条件苦，技术人员缺。到艰苦的地方去，到最需要的地方去，这是一名石油工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对

这件事我是经过了认真考虑的。恳请组织上批准我的请求。

共产党员：王为民

1992 年 12 月 26 日

1993 年 1 月 5 日，采油三队院子里像往常一样响起了“沙沙”的扫地声，这声音 12 年如一日，而王为民还不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在采油三队扫院子了。

6 点 50 分，指导员杨勤生见到王为民说：“王师傅，你去临南油田的请求批下来了。”

王为民一听，高兴极了：“太好了！我马上去报到。”

前线第一天

同学们，小朋友们，有的人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而王为民恰恰相反：他要到临南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可不是随便说说而已。

接到指导员的通知后，他立即骑车赶回家，卷起铺盖卷，背着狗皮褥子，再带上 10 个他研制并获得国家专利的硅橡胶

安全阀，跑到附近的长途汽车站，8点多钟就赶到了临南油田。

他先来到采油 17 队队部，看到三个小伙子正往汽车上搬电焊机等工具，一问，说是去夏 52 - 1 井调偏。王为民二话没说，把铺盖往值班室一放，就跟着小伙子们上了井。

这口井在离大路 3 里多的荒地里，中间还有条 2 米多宽的沟，车无法进去，只好把电焊机等卸下来。人们准备动手抬工具的时候，发现王为民已经扛起了 100 多斤的电焊机。三个小伙子面面相觑；他们中有两个刚毕业的年轻人，一个刚从外地调来的，这时不约而同地对这位新来的老工人投去敬佩的目光。

其中一个赶紧说：“师傅，太重了，大家一块抬吧！”

“没关系，我一个人扛就行。”说着，王为民大步向前走去。

正当他们在井上干活的时候，教导员带着矿上的人赶来了，他紧握着王为民的手说：“王师傅，本来定好在三队给你开个欢送会，却到处找不到人，原来你早到了。”接着他又向新来的三个小伙子介绍说：“你们可能不认识吧，这就是全国劳动模范王为民。”

三个人都吃惊地说：“哎呀，怪不得呢，原来他是王为民啊！”

从井上回来已是下午 2 点多了。他们草草地吃了点饭，又匆匆去了夏 3 站。这个站投产了一口新井，因为抽油机不平衡，井一直开不起来。王为民对此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他指挥着职工们测电流、调平衡，到夜里 10 点多钟，井终于开起来了，滚滚的原油抽出来了。

后来，听说另外两口井需要加平衡块，王为民又去了。回

来时已是凌晨 3 点多钟。

这就是王为民奔赴会战前线的第一天。在临南，他还要度过无数个这样的日子。

一张木板床

凡是参加过临南会战的人，都不会忘记当时艰苦的情形：没有电，夜里漆黑一片；没有水，那么多人就靠 17 队院子里的一口压水井；道路也不通：临南全是红土地，碰上个雨天，地上的泥粘呼呼的，让人寸步难行。劳累了一天的职工们，晚上都搭地铺睡；但是王为民不同，他岁数大，又是全国劳模，厂领导专门给他准备了一张木板床。

王为民来到临南的第二天中午，指导员找到他说：“王师傅，厂领导专门给我下了命令，一定要安排好你的生活，一定要保证你的身体健康。你在大班房里睡可不行，宿舍我已经给你安排好了。”

“谢谢你们的关心，”王为民说：“我考虑过了，会战随时都有任务，我睡在里面可以随时给大家领料。我是干大班出身，其他人情况不熟。”

这次，不管王为民怎么执拗，指导员都不答应。最后，他

用近于哀求的语气说：“王师傅，你就给我个面子吧，你总得让我跟领导有个交待啊！”说完，他硬是把王为民的铺盖从大班房搬到了宿舍里。

王为民回到宿舍的时候，正看到一个新来的年轻人没地方住，他一指那张木板床，说：“来，你睡这儿吧。”说完，他抱起自己的铺盖，又回到了大班房。

大班房里堆满了生产急需的各种配件和材料。王为民搬搬挪挪，给自己腾出可以展开身子的地方。他抻开一条草袋子，再把带来的狗皮褥子铺上，然后心满意足地躺下了。不是吗？在临南，能这样安安稳稳地睡上一夜，的确是很享受的事；不知有多少个夜晚，他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呢！1993年2月，临南会战前线两天就上了7台抽油机，创下了临盘采油厂历史最高记录。当时，王为民在井上顶了两天两夜，48个小时没打个盹。

就这样，厂领导特意为王为民准备的木板床，他一夜都没睡。

前线除夕夜

除夕夜，很黑。王为民走在巡井的路上，手电筒的光有些暗，勉强可以照亮坑坑洼洼的小路，一阵风吹来，王为民冷得打寒颤。远处的鞭炮声不时地传来，王为民感到几分凄凉，不由地想起了家里的妻子和孩子……

忽然，他听到“哧哧”的声音，这声音来自不远处的一口井。坏了，油跑了！凭声音他判断得出；跑过去用手电筒一照，井口上原油喷起很高，井场上已经黑乎乎的一大片了。原来是有人偷油，把盘根压帽给破坏了。他立刻采取措施，先把抽油机停下，然后将生产闸门关死，再跑回队上叫来两个小班工人。当他们重新加好盘根，再开起井来时，东方已泛起鱼肚白，天就要亮了。

这一夜，王为民巡了两遍井。

在回来的路上，远远地看见几辆小车开过来。小车来到王为民跟前，“咔”地停住了，车上下来的是管理局会战指挥部的领导和厂领导，他们是来给会战职工拜年的。当时王为民的眼睛红红的，脸上、工衣上满是油点子，眉毛、胡子挂上了厚厚的霜……看着这位朴实的老工人，领导们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临南会战历时一年，王为民在会战中的故事实在太多了，说起来，真是三天三夜讲不完哪！

同学们，小朋友们，在我们的身边，有许许多多的人，正在为我们祖国的建设事业默默奉献着。王为民是最典型、最突出的一个。我们将来也要做祖国的建设者，抓紧储备知识和力量吧！到时候，可不能落后哦！

一根腰带

王为民是属牛的。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他对得起这个属性。

一个高级工人技师，光月工资就 600 多元，再加上革新的一些奖励，他的收入的确可以。可他不吸烟，不喝酒，又很少往家交钱，那他的钱到哪里去了呢？买衣服了吗？不，他常年穿一身油工衣，身上穿的一件衬衣，是 1985 年买的，3 元钱；裤子是 1984 年做的，7 元 6 角钱；还有一件中山装是 1989 年买的，16 元钱，其它衣服都是油田发的劳保服。

王为民身上，用得最长久的是他那根腰带。这是一根帆布腰带，看起来已不成样子；有一截糟成一缕缕的线条；锁轴换成了铆了头的铁丝；腰带尾部的金属包卡早已掉了，露出的毛

边剪了不知多少回，最后只好用呢绒线锁上边，所以腰带短了一截。这根腰带是王为民在济南钢铁厂工作的时候，花了8角钱买的，已经用了15个年头了。

谁见了谁说：“该换新的了。”

“嗯，嗯”王为民应着。

可一天天一年年过去了，就连上北京参加全国人大、上俄罗斯考察，他扎的还是这根腰带。

腰带该换，还有很多东西都该换；可他的钱总用不到自己身上，因为他心里时刻装着需要帮助的人。

同学们，小朋友们，当你在玩具柜台前留连不舍，死缠着妈妈要买玩具的时候；当你和同学攀比时髦漂亮的衣服的时候；当你不停地向家长索要零食的时候；当你在同伴面前炫耀家庭的富有的时候……请你们务必想一想王为民，想想他是怎样艰苦朴素的，想想他是怎样一心想着别人的……



两只手提包

1993年3月，王为民作为人大代表到北京参加八届人大。在他离京前的那天晚上，商务会馆的郎总经理来到了他的房间。王为民心里纳闷，他来找我会有什么事呢？

“王代表，您为我们会馆做了这么多好事，我们很受教育。”

王为民一下想起来了。原来，这几天，他利用空隙时间帮助会馆的服务员打扫卫生，整理餐具，还自己掏钱买了一套修车工具，义务为会馆的员工修了部分自行车。一见郎总经理这般客气，王为民有点不好意思：“没什么，我这人闲不住，干点活心里挺舒坦的，都是些小事，不值一提。”

“我们会馆的员工提起您来，非常感激，请您接受这个包含着我们会馆全体员工心意的手提包，作个纪念吧。”郎总经理激动地说。

盛情难却，王为民收下了这个手提包。

看着这个手提包，他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一下想到了那些为人代会顺利召开而不辞辛苦的武警战士，心想：这手提包还是送给他们合适。于是急忙写了一封信，将手提包转送给北京武警总队七支队四中队。

四中队的同志们深受感动，他们为此专门召开了中队会，将这只包含着人民代表深情厚意的手提包，连同王为民的信一起放进了陈列室。随后，他们又专门买了一个手提包，带着武警战士对人民代表的深情，送到了王为民的手中。

王为民一直珍藏着这只手提包。

捐款不留名的代表

据细心的记者观察，在参加全国人大八届一次会议的代表中，穿中山服的只有两位，其中一位就是王为民。其实，王为民本来也打算这次来北京买套西服的。

1993年3月12日，王为民刚到北京，在翻阅报纸时，被一则消息吸引：一位8岁儿童患白血病需要10万元救命钱。10万元！这对一个普通的家庭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看着照片上天真烂漫的孩子，王为民坐不住了。他看看自己这一身不合时宜的中山装，再看看照片上的孩子，片刻之后，他拿起纸笔唰唰地写起来。一封简短的信件完成了，他折好，又从兜里掏出妻子给他买西服的300元钱，夹在信里，一并交给了山东代表团秘书处。

这事被某个记者知道了，他反复地看着这封信；信的内容是这样的：“这位患病的孩子家住什么地方，请组织帮助转去。”署名是“共产党员，山东来的代表。”这位捐款不留名的代表是谁呢？经过了几番周折，记者还是找出了这个人，原来是王为民。

几天后，在3月15日的《人民日报》上，刊登了一篇《关心患病儿童，捐款不留姓名》的消息，说的就是王为民。

租车会友

1993年5月上旬的一天，王为民因公出差来到东营。晚饭后，他想起了当年在济南钢铁厂一块工作的老朋友梁玉顺，如今他是胜利采油厂农工商公司办公室主任，俩人各自忙自己的工作，一晃几年不见了。今晚正好去看看他。

于是，王为民租了一辆自行车，来到了10里以外的梁玉顺家。老友相见，分外亲热。王为民打开了话匣子，激动地向梁大哥及全家介绍了全国八届人大会议的盛况，党和人民对代表的重托。他们相互畅谈工作、学习、人生、事业，越谈越投机，不知不觉到了晚上10点多了。

王为民一看时间不早了，赶紧起身告辞。梁主任要用汽车送他，可他执意不肯。他说：“我们是兄弟相会，是个人的私事，怎么能用公家的车呢？我是骑自行车来的，还骑自行车回去。”

“为民，你是人大代表，骑着个除了铃铛不响，到处都响的车子，我不放心。”

“大哥，你就别啰嗦了！”王为民边说边推着车子往外走。

梁大哥一看王为民的倔脾气上来了，只好说：“还是那个

脾气，好，不用车送你了。”

王为民跨上了租来的自行车，转眼就消失在茫茫的夜色里

.....

一张留言条

1993年6月12日，油建二公司党委邀请王为民为公司1800多名党员、干部和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作报告。礼堂座无虚席，听众聚精会神，会场上不时地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啧啧的赞叹声。报告一直到下午5点多钟才结束。油建二公司与临盘采油厂相距100多公里，连夜返回不方便，公司领导留下王为民暂住一宿，准备第二天早上派车送他回去。

13日早上6点多钟，油建二公司纪委书记韩卫东和党办主任王庆昌赶到招待所，想陪王为民吃早饭，然后为他送行。可王为民不见了，只见桌上的茶杯下压着钱和一张撕开的烟盒纸，纸上工工正正地写着几行字。

王主任：

请不要专程送我了，我留下饭费、住宿费 30 元，
请查收。我去滨州坐车回临盘了。

王为民

1993 年 6 月 13 日

这时候，王为民已经乘上了从滨州到临邑的第一班公共汽车了。早上 5 点多，他就起床，悄悄地留下钱和这张留言条，徒步走了 5 公里多路，赶到了滨州市长途汽车站。

第一顿晚餐

1993 年 7 月 6 日下午，临盘采油厂三矿来了个实习生，是北京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学生，叫牟勇善。作为三矿副矿长的王为民接待了他。王为民非常热情，问长问短，关怀备至。矿上那么多人，小牟首先记住了王为民的名字。

到了吃晚饭的时间，小牟初来乍到，人地生疏，不知怎样解决这顿晚餐才好。正在为难，王为民来了。他一手端着炒菜，一手端着热腾腾的米饭来到小牟面前，亲切地说：“一定

饿了，快吃饭吧。”

王为民这一举动，真让小牟有点诚惶诚恐、受宠若惊了，他一时不知说什么好。抬起头来，再看看王为民那一脸的诚恳和和蔼，心里一下踏实了许多。他接过饭碗：“王矿长，太感谢了。”

“趁热吃吧，我先走了。”王为民微笑着说。

王为民走后，小牟突然觉得肚子好饿，他端起饭碗就吃，那香喷喷的饭菜非常可口，他感觉这片陌生的土地一下子亲切起来，他和王为民之间的距离也缩短了。

饭后，小牟来到王为民的办公室，看到他正聚精会神地查阅技术资料，桌子上的饭一动未动。哟，真是废寝忘食啊！眼前的一切加深了他对王为民的印象，他对这位全国劳模更加敬佩了。

明天做报告

1993年7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播发了《好党员王为民》的通讯和评论，在油田内外引起了较大的反响。9月7日，局党委召开了“贯彻总公司决定，深入学习王为民动员大会”。随后组织了“王为民事迹报告团”，分赴新疆、吐哈、

冀东等地及在胜利油田内部巡回报告 30 多场，听众达 4 万多人。

这天，报告团来到油田基地，住在黄河饭店，王为民的房间在六楼。晚上临睡前，一起来的临盘采油厂党委书记贾锡坤，很关切地嘱咐他：“别再熬夜了，好好休息，明天好有精神做报告。”

王为民连声答应着：“放心吧，我会好好休息的。”

第二天，贾书记早早地起来，发现王为民无精打采的样子；过了一会儿，又见他用水反复地洗脸。贾书记走过来，不无嗔怪地说：“怎么，关键时候掉链子了，晚上又看书了？”

王为民笑了：“贾书记，没什么，您放心，做报告的时候，我就有精神了。”

贾书记笑着拍拍他的肩膀：“这就好，就看你的了。”

王为民晚上果真在看书吗？不，为了照顾同房一个喝醉酒的人，他一夜没合眼。晚上 10 点多，与贾书记分手后，王为民洗漱完毕，准备上床休息。这时候，闯进来一个人，东倒西歪的，进门就往床上倒。额头和脸颊上带着血迹，衣服上沾满了土，一看就是喝醉了。王为民这才猜出原来他也住在这个房间。赶紧拿毛巾给他擦脸，他说什么也不让擦，两手胡乱挥舞着，嘴里咕哩咕噜一个劲地说话，也听不明白说的是什么。王为民又给他脱鞋子，他两脚乱蹬，不让脱。再给他倒茶，还没倒完，就听他呕吐起来，想扶他进卫生间，已经来不及了。床单上，还有他的衣服上，到处都吐得脏乎乎的，满屋里都是难闻的气味。

王为民完全有理由调换一个房间，还可以招呼服务员前来打扫，可这不是他的习惯。他心里压根就没有这种念头。他只觉得自己守在这里，照顾这个人，为他打扫清理，那是顺其自然。

然的事情，是再合情理不过的了。

就这样，这个人一夜吐了几次，有时不停地说话，有时大喊大叫，仿佛在和什么人争吵。他两手抹着胸口，像是很难受的样子。王为民一直守着照顾他，5点多钟，天亮了，同房的醉汉不说了，不吵了，呼呼地入睡了。

王为民好困哪！可他该起床了，一场长长的报告在等待着他。

擒油贼

临盘采油厂油区四周都是村庄，经常有人偷油、搞破坏。

9月29日，王为民刚从外地作巡回报告归来，也顾不得在家过中秋节，就主动加入了夜间巡逻队。越是节假日，偷油贼越是猖狂，所以大家都不敢大意。

夜很深，很静，仲秋的月光轻柔地抚摸着大地，人们大都进入了甜甜的梦乡。王为民和朱建陆带着护矿巡逻队到X52-10等井站上巡井。

大约夜里12点多，他们巡完X32-17站，途经X52-23井站时，突然听到附近的一口油井上传来异样的响声。王为民立刻意识到有情况，说了声：“过去看看。”

几个人疾步向前奔去，远远就望见井上有人影鬼鬼祟祟地晃动，走近一点，看清了，真是不法分子在盗油呢！朱建陆大喝一声：“干什么的！”

偷油贼见势不妙，扔下油桶，拔腿就跑。朱建陆紧追上来：“站住，再跑就开枪了！”

偷油贼还以为他们真的有枪呢，调头往一片树林里跑去，一会儿就躲进暗处不见了。王为民吩咐众人分头包抄，大家一点一点缩小包围圈，一个偷油贼很快就被捉住了。

另一个朝另外的方向窜去，他哪里知道，王为民早就跑到路头等着他呢，后面有人追，前面有王为民堵截，偷油贼走投无路，只好束手就擒了。

宁静的油区一轮明月高悬在空中，凌晨2点多钟，王为民他们带着两个偷油贼凯旋而归。

十支蜡烛

1993年7月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没有电，屋里黑黑的。

“咚咚咚”，有人来了。

打开门，来人递过一支蜡烛：“给，这是蜡烛。”

“唉，谢谢了。”还没看清来人的面孔，他就走了。

蜡烛点起来了，透着微弱的光，把隔壁的门映得朦朦胧胧的。

来人又敲开了隔壁的门，送上一只蜡烛。借着朦胧的烛光，他们看清了，来人是王为民。“谢谢您王矿长，您想得也太周到了。”

王为民又去敲另一个门……

很快 10 支蜡烛都送出去了，10 个房间都亮了。荧荧烛光下，职工们有的洗衣服，有的看书，有的兴致勃勃地讨论问题……这微微的烛光虽然不如电灯明亮，可它也别有一番情调，尤其这蜡烛不是自己买的，而是王为民送来的。这烛光里多了几分人间温情，就更显出朦胧的诗意了。

这是正在建设中的临南联合站。王为民怎么知道这里今晚停电了呢？他从哪里弄到的蜡烛？

原来是这样的：

当晚王为民不顾一天的劳累，象往常一样，骑着自行车，逐站逐站查岗。当来到临南联合站时，只见眼前一片漆黑，他才知道这里停电了。才 8 点多钟，大家怎么可能入睡呢？热心肠的王为民赶紧跑到警卫室去借蜡烛，可警卫室没有。这可怎么办？总让同志们这么摸黑可不行。他立即骑车向 4 里以外的双丰商店奔去，买了 10 支蜡烛，匆匆地赶回来，然后又一一分发下去。

当看到各个房间都燃起了烛光时，王为民才放心地离去。

四箱方便面

1993年8月，王为民从广播中听到山东省费县遭受严重水灾，他开始惦念灾区人民了，尤其惦念那些孩子们。他决定向费县的小朋友表示一点心意。8月18日，王为民领到工资后，就乘车到临邑南关副食品批发站，买了四箱方便面，然后直奔邮局；不想营业员说，邮寄方面途中容易碎，让他另想办法。

8月下旬，王为民接到让他到济南开会的通知，出发时，他随车把方便面拉到了省城，打算在那里想想办法。油田工会主席黄敏知情后对他说：“听说费县也来人开会了，你让他们代转吧。”于是王为民打听到费县代表的住处，第二天晚饭后，就把四箱方便面拉到了他们住的地方——济南东郊饭店。不巧，费县的代表出去了，王为民写了张留言条，交给了饭店的服务员。

后来，王为民按留言条上约定的时间，又来到东郊饭店。费县代表了解了王为民的好意后，连声致谢。王为民说：“这是我应该做的，劳驾您把我的心意转给幼儿园的小朋友吧。”费县的代表让他留名，王为民实在不好推辞，就说：“一定要留名的话，就留个‘石油工人’吧！”

清 水

临南油田联合站正在建设，设备不全，条件艰苦。1993年10月2日，中午10点多，王为民和另外两名矿领导，来这里现场办公，听到职工们七嘴八舌地议论：

昨天晚上好象有不少人往厕所跑。

对呀，大家都拉肚子。

晚上的水饺吃多了吧？哟，我也肚子疼了。

这鬼地方，不知哪里出了问题。

.....

职工们的议论引起了矿领导的注意。王为民思忖了半天，他分析可能是饮水的水质不合格。于是，他爬上了储水罐的罐口，想亲眼看个究竟。果然，罐中的水面上有一些鳞状的漂浮物。同志们这么辛苦，可连干净的水都吃不上，这怎么行呢！

王为民非常着急。他立刻找到联合站的王站长，两人骑着自行车转悠，想在附近找一个理想的水源。经过一番细心的调查，终于在离站200多米处的一个农民家里，发现了一口水质纯正的压水井。他先与这家农民协商好，紧接着便派人找来管子，又到矿里领来了自动抽水泵.....

在王为民的精心组织下，大家一直忙活到下午4点多钟。一股清澈甘甜的水，流进了联合站的食堂，也流进了职工们的心田。

永恒的师生情

同学们，小朋友们，在我们的一生中，有些东西随着时间的流失，渐渐地就被我们淡忘掉了；而有些东西却是永远都不会忘记的，而且年代越是久远，记忆越深刻，怀念也就越长。王为民最铭记不忘的就是老师的培育之情。因为对老师怀着无比敬重的感情，所以，几十年来，他经常到附近学校去慰问老师们，每到教师节，他都和老师们一起过。对学校，对老师，对我们整个的教育事业，他一直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1993年冬天，临邑县教委组织了王为民事迹报告会。当时，天冷雪深，但千人会场——座无虚席。在这些来自全县的校长教师中，就有当年在临邑一中教王为民语文的李方安老师，如今，他是临邑县教师进修学校的校长。那天，所有到会的人都被王为民无私奉献的精神所感动，而最激动的就是李老师了，好几次他都忍不住流下了眼泪。他为有这样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一切献给祖国石油事业，为祖国石油事业作

出杰出贡献的好学生而感动骄傲！看着相临座位上的老师对台上的王为民肃然起敬的眼神，李老师禁不住介绍说：“这是我六十年代在一中的学生。”

“您有这么好的学生，真叫人羡慕。”

前后左右的人都听见了，他们不由地向李老师伸出大拇指，那意思好象在说：“您的学生真了不起！”

李老师心里别提多自豪了！同学们，小朋友们，你们有了成绩老师也是很开心的，对吗？假如将来你们也做了教师，你就能体会到了：当自己的学生有了成绩的时候，那种幸福是最甜美的，是无论多少金钱都买不到的。千万不要辜负老师的希望哟！

报告会后，县教委立即发文《关于开展向王为民同志学习的决定》，号召全县教育工作者向王为民学习，还聘请王为民当了临邑县教育系统“德育工作顾问”呢！

李老师回到教师进修学校，学校的老师们一致要求请王为民来校做报告。李老师有点犹豫：“为民太忙了！……”可老师们都说，您是他的老师，您出面，他再忙也能请得来。

这事一直拖着。李老师侧面打听了几次，都说王为民搞科研，忙得很，连吃饭睡觉的时间都快让他挤没了。考虑到全校师生的共同要求和王为民事迹的教育效果，李老师决定去试试；如果为民实在没有时间，也就不勉强他了。

这年8月5日下午，李老师和王为民的老同学杨善德来到王为民上班的临盘采油厂三矿办公楼。传达室的爷爷说：“王矿长下午一上班就坐车出去了，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二位还是到王矿长办公室等等吧！”他们来到办公室门前，门锁着；他们两个扒在门上，透过门上的玻璃，往里看了好长时间，谁都没有说什么，眼睛里却都透着惊异的光。他们看到了什么

呢？同学们一定会说，办公室能有什么，无非是沙发，写字台，书橱，还有微机什么的。不！王为民的办公室里除了一把木椅和一张三屉桌以外，再没有多余的办公设施，满屋里横七竖八地摆放着扳手、钳子、钢锯、铁锤、台钳等工具，还有螺杆、螺帽等机器零件。李老师说：“身为副矿长的王为民，不脱离生产，不脱离劳动，办公就是搞科研，搞生产，办公室就是科研室，生产室啊！”

李老师和杨主任又回到值班室等了40多分钟，王为民还没回来，他们只好找到杨教导员。杨教导员说：“王矿长可能是出去加工什么机器零件了。”

“那他大约什么时候能回来呢？”杨主任问。

“这就说不准了。他这个人，活干不完，谁叫也不回来，一贯这样。”杨教导员一边说着，一边打量这两个文诌诌的客人，“有几次，北京来记者找他，领导派人去叫，他口里应着，可手里的活不完，他那身子就是挪不动窝，到了还是干完活才回来的。”

一听这话，李老师也觉得希望渺茫起来，他向杨教导员介绍说：“我是为民的老师，这位杨主任是他的老同学，我们这次来，是想请为民到我们学校去做一场报告。麻烦您转告一声，我们改天再来。”

杨教导员马上说：“不不，您大老远来一趟不容易，我传呼他一下，看看情况再说吧！”

传呼要通了。半个小时后，王为民风尘仆仆地赶回来了。进门第一句话：“李老师，您好！听说老师和同学来了，我放下手中的活，立马就赶回来了。”四十多岁的人了，站在老师面前，依然象个孩子似的。他满脸是油，满身是汗，后襟带窟窿的衬衣辨不清是灰色还是蓝色，湿透了的衬衣紧紧贴在脊梁

上，两膝带补丁的裤子磨得油亮。他双手紧握着李老师的手；李老师分明地感觉到，这双满是硬茧的手是如此地坚强有力。他眼前立即浮现出当年那个埋头苦读的中学生，那个带头劳动的好班长。他感慨地说：“长成大人了，真成了栋梁了，老师没看走眼哪！”

王为民告诉李老师，他刚研制了一套采油防盗设备，下午到济阳县垛石镇机械厂加工设备零件去了。听说老师和同学来了，心里那个高兴，60里路只跑了半个小时。听了王为民的话，李老师和杨主任都很感动。李老师的眼圈红了，热泪模糊了双眼，心里默默地说：为民啊，三十年前你是我的学生，现在你是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副矿长，身份变了，职务变了，但你艰苦奋斗，朴素做人的本色没有变，你对老师，对同学的感情永远真诚无暇！

坐下来以后，杨主任说：“为民哪，我和李老师想请你到我们学校做场报告，你这么忙，不知能不能抽出时间来……”

“没问题，老师亲自来请我，就是再忙，我也去！”王为民回答得很干脆。

李老师非常激动：“那就明天下午三点，怎么样？”

“老师怎么说我怎么做，明天下午三点准时到校。”

八月六日下午三点，王为民准时来到了临邑县教师进修学校，三点半开始做报告。报告中，王为民讲上海为民安电的徐虎；讲北京细心周到服务乘客的李素丽；讲为民打井的李国安；讲愿做高原明灯孔繁森。他讲得那么细致，那么动情，字字句句都包含着敬佩。他的报告赢得了在场教师一阵阵热烈的掌声，大家都被深深地感染了。

讲到他自己时，这些年他捐了多少款，做了多少好事，搞了多少科研项目，为国家做了多少贡献，这一切他只字不提；

那他讲什么呢？他讲自己不忘老师的教诲，他是这样说的：“在钻研科技书刊遇到困难时，就想起老师当年讲的‘书读百遍，其意自见’，于是就反复地读，认真地看，直到明白为止；当国事与家事发生矛盾时，就想起老师当年讲的《岳阳楼记》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于是家人的利益便成了微不足道的‘小我’，大家的利益自然就占了上风；想起老师当年讲的《爱莲说》中莲花的品格，‘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流而不妖。’，就更加坚定地保持清白廉洁的人格，不管别人怎么做，怎么说，都毫不动摇。”

最后他又轻描淡写地说：“我是六十年代的中学生，七十年代的解放军战士，八九十年代的石油工人，听毛主席的话，学习雷锋，学习王铁人，为人民而生，为人民而死，淡泊名利，无私奉献，能为人民做点事比什么都幸福；如果说我的工作有点成绩，那是党培养的结果，是老师教诲的结果；这些年党和人民给了我很多很高的荣誉，自己总觉得做得很不够；我将继续努力，把我的全部精力献给石油事业，献给生我养我的祖国和人民！”

后来，李老师在回忆王为民做报告的文章里写道：“为民啊，我的好学生，听了你的报告，我越加感觉到：在你的高尚品格中，不仅闪耀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光泽，闪耀着不图名利、无私奉献的光泽，而且闪耀着谦虚做人的光泽，闪耀着尊师重教的光泽。过去你是我的学生，现在你该是我的老师！我和全体教师都要虚心向你学习啊！”

做完报告，李老师和几个老同学执意挽留他共进晚餐，畅叙师生同学久别重逢之情。但王为民坚持要走，他实在太忙了，有多少事等着他去做啊！

同学们，小朋友们，李老师依依不舍地把王为民送走了，

没想到这竟是最后一次听王为民做报告，没想到跟为民这一别竟是永别！

下面还是摘抄一段李老师回忆王为民的文章吧！

“九月十五日，我听到了为民在十四日不幸殉职的噩耗。我不相信这是事实，我不敢相信这是事实！一个月前还在我校做报告，他怎么可能遭此灾祸？令老师自豪和骄傲的一位好学生怎么竟这样匆匆先走？天道不公啊！这严酷的事实把我的心震碎了！

十六日，我和为民的两位老同学田家隆校长、杨善德主任，带着花圈，带着钱，带着全校师生的心，赶到临盘采油厂，先到殡仪馆敬谒了为民遗像，敬献了花圈，又到他家安慰了他的亲属。一路上，我心情沉沉的，抬不动腿，迈不动步，竭力控制的眼泪怎么也擦不干。

三个多月来，我校的全体师生无不深情地怀念着王为民，作为老师，我更打心底里想念我的这位好学生！九月十五日，我含着眼泪把为民的像片镶在我办公桌的玻璃底下，想念时就一遍一遍地看着为民始终微笑着的照片。”

这就是王为民和他的老师，生和死把他们的躯体隔开了，永远不能再见；但他们的师生之情是永恒的，是任何事物都不能隔开的。

儿子的婚事

王为民的大儿子王传海要结婚了，这可是王家的大喜事。儿媳也是个教师，人端庄秀丽、文静大方。领了结婚证，小夫妻一同到王为民家里、儿媳甜甜的一声：“爸！妈！”把王为民两口子乐得一整天都合不上嘴。

王为民把儿子媳妇叫到跟前，语重心长的说：“你们领了结婚证就是一对正式的夫妻了。今后的路还很长，你们要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好好做人、好好工作。教师是个很崇高的职业，是为子孙后代铺路搭桥啊！可惜我文化低，否则我一定选择教师这个职业。”小两口连连点头。

王为民接着说：“结婚是人一生中的大事，没必要兴师动众、大操大办；可也不能就这么悄没声地过去，咱得留个念性。我看就这样吧：选个礼拜天，咱们两家人凑在一起，热热闹闹吃顿饭，庆贺庆贺。你们两个有什么意见吗？”知情达理的儿媳笑着说：“爸说咋办咱就咋办，我们没意见。”

可是儿媳的娘家不同意。至亲好友贺礼钱都送来了，这种钱哪有退回去的？光收钱不请客也说不过去，老王家不请我们请；再说，女儿结婚怎么也得穿穿婚纱吧。就这样女方家长在

一个小饭店——新新饭店摆了三桌。因为王为民把儿子结婚的消息封锁得很严密，他的亲戚朋友都不知道，到场的只有女方的亲友。

儿媳妇家离新新饭店有二里多路，亲家公给王为民打电话，让他要个车把新娘子接到饭店去。王为民可犯了难了：要吧，公车办私事他绝对做不来；不要吧，对不住亲家和儿媳。最后他还是硬着头皮对亲家说：“路又不远，不如就让他们走着去吧！”“什么？走过去？亏你想得出来！别人结婚都六辆车、八辆车，吹吹打打、风风光光的；我女儿只要一辆车送一下还不成吗？二里多路让她穿着拖地婚纱走过去，不是丢人现眼吗！好了，你不要车，我自己想办法。”亲家很了解王为民的为人，可还是免不了带着几分火气。

王为民挠着头皮叹了口气：“唉！这婚事办的……大办婚事的风气实在是该改一改了！”



路在脚下

路在脚下，能走过去就可以了；但王为民不是这样，他不但要自己能走过去，还要别人也能走过去；不但要自己行得通，还要所有的人都行得通、行得好、行得顺。

“小高，开快点，超过前面那辆车。”

“好喽！”超过前面的车，小高自动放慢了速度，知道王矿长肯定有话要跟车里的人说。

“这位师傅，您的车轮子上挤着块石头，赶紧找地方停下来，要不然危险。”

“谢谢！这就停。”

“小高，停车！前面的车掉了东西。”

车刚停稳，王为民立即下来，拣起东西。于是小高加大油门，直到追上前面的车，把东西交到人家手上。

前面有几块石头，“小高，停车！”王为民下来把石头一块块搬走，嘴里念叨着：“这些司机，修完车就走，用过的石头就这样留在路上，要是夜里行车不小心压上，还不得翻车？”

夏季麦子熟了，农民把麦秸摆在公路上；秋季收获了，老百姓把谷子、大豆等农作物摊在公路上。有时实在影响交通，而且很不安全。王为民总是下车来帮着清理、打扫，直到他认为安全了为止。

路上下水道的盖子偏了，王为民下来，把盖子盖好。

一夜风雨之后，路旁的树木歪倒了，王为民下来，把它搬搬正。

农民浇地在地上挖了一道沟，地浇好了，可沟还在。王为民下来，把它填填平。

又是一道沟，这次更大、更深，车停下来，王为民走出来查看。“王为民的车过不去了！”

“走！帮他抬过去！”围上来一大群人，七手八脚，很容易就抬过去了。

王为民却没有走。“我看见很多车都绕道走了，这样可不

行。咱们还是把这个沟填平吧！”说着王为民动手就干。周围的农民们也都来了，他们仍下自己的责任田，在王为民的带动下，一起把沟填平了。又有车来了，他们不必抬，车也不必绕了。

.....

一天、两天、三百六十天，天天这样；一年、两年、几十年，年年如此。累吗？苦吗？不！对王为民来说，做好事，帮助人，是一种习惯，而不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更不是一种负担。

朋友多了路好走

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朋友多了路好走。只要交出真诚，交出心，就一定能有肝胆相照的好朋友。王为民把真诚和爱心交给了所有的人们，所以王为民所到之处，处处有朋友。他用爱心开辟的这条人生之路，宽广无边，处处畅通。

这是一条不太宽的柏油路，路面上很不协调地横着一个半米多宽的土沟。这一天特别闷热，温度高达 36 度多，空气仿佛凝固了，到处不见一丝风。土沟右边的西瓜地里紧靠着路有一个凉棚，五六个小青年在凉棚里一会儿吃西瓜，一会儿打扑

克，好不惬意，好象此刻的燥热与他们无关。

远远地一辆车驶过来，是一辆红色桑塔那。一个急刹车，车停在沟前，司机赶忙下来，四处一望，见西瓜棚里有人，忙走过来：“同志，请问到前面村里还有别的路吗？”

“路还能没有，就是远了点，起码多走8里路，还不一定通。”

司机只好回到车上。过了一会又下来了；一个约四十几岁、西装革履、白白胖胖的中年人也跟着下了车。司机又走到瓜棚前，顺手掏出一盒泰山烟，每人分了一支，然后很殷勤地逐个点上：“各位师傅，帮帮忙，李书记有点急事，大家帮把手，一起推一下，这个小沟也就过去了。”

一个小个子不紧不慢、答非所问地说：“天够热的！”

司机忙说：“辛苦各位了，非常感谢！”

几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没动。

还是李书记见多识广，冲着司机一招手：“把车上的那箱饮料搬来，先给各位解解渴。”

小个子马上说：“不用了，这么点小事，走，推车去！”棚里的人都出来了，很快就把车推过去了。如此燥热的天气，坐着不动还出汗，稍一活动就是通身的大汗，难怪几个年轻人不愿动呢。

车过去了，司机冲大家摆摆手：“谢谢！”书记一上车就躺在座椅上闭目养神。车一溜烟开走了，那箱饮料还稳稳当当地放在车上。

几个人擦着汗，无精打采地往瓜棚走。突然有人说了声：“你看前面那辆车，好象是王为民的。”

“对，就是。”

小个子忽然有了主意：“不如咱们多卖把力气，把这沟填

平！省得总这样推来推去的。”说干就干，他们拿来铁锹，热火朝天地干起来。

这时候王为民的车到了。他从车上下来，二话没说，就加入了劳动的行列。虽然只见过一两次面，有的根本就没见过，可他们却象老朋友一样，边干边拉家常。沟并不太宽，可很深，汗水顺着他们的面颊不停地流下来。什么累呀，热呀，渴呀，此刻都不存在了，他们只是觉得和王为民在一起的时间太短。沟填平了，王为民在新填的土上不停地用力踩，大家也跟着踩。这时候，小个子抱来了两个又大又圆的西瓜。王为民说要急着赶路，他们哪里肯依，只得吃了一块西瓜才离去。

象往常一样，在王为民走过的地方，留下了一串赞叹声：“好人哪，好人！”

“其实，那沟早就该填平的，为什么非等到见了王为民，才想起学习王为民呢？”小个子默默沉思着……

徒弟结婚

王为民的儿子结婚，所有的亲朋好友都没有通知。但是徒弟结婚，他却主动地送去了贺礼。

94年9月，王宪东在一个小饭店举行婚礼。小王和小张

的结合有王师傅的一番心血在里面。看看客人都到了，惟独没有王为民，新娘子对新郎官说：“说什么也得把王师傅请来喝杯喜酒，若是没有他，咱们哪有今天？”

新郎疑惑地说：“我已经请过了，会不会太忙来不了了。”

正说着，王为民到了。小夫妻远接高迎，满脸喜气。

王为民抱着一块匾，笑容满面，连说：“恭喜，恭喜。”贵宾席给王为民留着座位，可他说什么也不坐：“我还有事，得马上走。”接着他又掏出一个小红包来，递给新郎，说：“这是99元钱，按我们家乡的习俗，是祝福你们恩恩爱爱、白头偕老的意思。”说完，他起身就走，怎么都留不住；没办法，只好让他走了。

97年春天，徒弟崔建波又要结婚了，通知他在某某饭店举行婚宴。临盘总共没有多大地面，那些中小型饭店有多少个，在什么位置，叫什么名字，绝大多数临盘人都很清楚。可王为民不清楚，你若问他哪里有小摊，哪里经营大饼、油条，他一定了如指掌。这天，他也是抱着一块匾，匆匆地来找那个饭店，左一个“新新”，右一个“新园”，找来找去，也没找到，越找越糊涂，反而把饭店的名字都搞混了，只记得叫“新”什么。于是见“新”就进，又进了一家饭店，一看，宾朋云集，喜字高挂。没错，肯定就是这儿，他把匾送给在门口迎客的人，并说了声：“我还有事。”就走了。

第二天，有个人把匾又给他送回来了。来说：“对不起，我们没看仔细，这匾上写得是‘恭贺崔建波新婚之喜’，可我们这一家结婚的不叫崔建波。”

王为民一拍脑门：“不好，肯定找错了饭店。”

第三个司机

自从提了副矿长，领导就给王为民配了一部车，是 213 吉普。起初，他说什么也不要，还是领导强行指令他接受了这部车。

给王为民开过车的司机共有 3 个。先前的两个司机，家庭负担都很重。给王为民开车可真是不容易，常年超负荷运转，吃饭睡觉都没规律。不是上井，就是开会、做报告，还要到处联系、采购。春夏秋冬，风霜雨雪，踩着晨露出去，披着星星回来。再说，别的司机给领导开车，跟领导同吃同住，吃得满意，住得舒适，有时或许还有某些小恩小惠；亲戚朋友有事需要帮忙的时候，还可以在领导面前通融一下，真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可是给王为民开车就大不相同了，吃小摊，睡通铺，沾光取巧的事丝毫没有，只能跟他一起吃苦受累。这样的事有谁能干得久呢？有！这个人就是高宏伟，他是王为民的第三个司机。

小高人厚道、实在，能吃苦，待人和善，工作以来一直表现很好。在前两个司机先后调换岗位以后，领导特意为王为民挑选了小高，并且说：“放心吧，小高会让你满意的。”王为

民马上纠正说：“不对，只要小高对我满意就行。”

1995年10月，高宏伟开始做王为民的司机。此后近两年的时间里，他们朝夕相处，形影不离，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成了一对忘年交。

小高最不满意王为民的事就是：他总是满含歉意，像“辛苦你了”、“让你受累了”、“你休息吧，我自己骑车就行”，等等。诸如此类的话，不但他挂在嘴边，连他的妻子也总是见面就说，最后连他的姐姐见了小高也说：“小高，真是委屈你了，给为民开车可太不易了。”小高再三地表白：这是我甘心情愿的，王矿长又不是为了自己，我的母亲和妻子都很支持我；可他们还是这样不厌其烦地重复着感激的话。

王为民也有不满意小高的地方，因为小高家里有什么困难也不说，只要王为民一声出车，他就立刻行动，从不迟疑。就连孩子得病住进医院，他都瞒着王为民。

红花还要绿叶扶，如果说王为民是一支绚丽夺目的红花的话，那么司机高宏伟就是一片鲜嫩嫩的绿叶。

“这 200 元钱我们不要了”

1995 年夏季的一天，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王为民和三矿的几个同志到井上干活。井离大路还有很长一段距离，车进不去了，这可怎么办？还有一台大电机呢。他们试着动手抬，电机实在太沉，抬起来很艰难；看着前面长长的一段路，他们一个个发愁了。

正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路上来了几个拉土村民，一见他们拉土的地排车，大家觉得有救星了。

一个同志说：“咱们借用他们的地排车吧。”

“我正有这个意思。”王为民说着，就紧跑了几步，到了村民跟前，很客气地说：“几位兄弟，能不能用一下你们的地排车，我们的电机……”

一个村民很不高兴地说：“没看见吗，车上拉着土呢？”

其它几个村民也面露难色，谁也没再吭声。

一见这种情况，王为民为难了。呆站在那里，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

还是那个村民打破了沉寂。他冷冷地说：“要用也行，得给钱。”

“这好说，只要能把电机拉进去。要不，太影响产量了。”王为民痛痛快快地答应了。

几个村民很快就把土卸下来，接着在场的人一起动手，把电机抬到地排车上。王为民心想，这下可好了，下一步拉着走就容易了；可一拉车才发现，连日的阴雨，地面太软、太泥泞了，真是寸步难行啊！

拉了几步，几个村民就不干了。王为民他们搞不明白是怎么回事，都惊异地望着这些村民。

还是最初说话的那个人：“这么难干的活，咱得先把价说明白。”

一听为这，王为民立刻松了口气：“兄弟，你要个价吧！”

“200 元！”那人回得干脆。

“好！就 200 元。”王为民应得更干脆。

就这样，大家喊着号子一起用力，终于把电机拉到了井边，每个人都是一身热汗。

王为民掏出 200 元给了那些村民们：“太感谢了，今天要不是你们帮忙，我们这活就干不成了。”

“说这话就太客气了，你们不是也出了钱吗？”一个村民说。

“你们是哪个矿的？”另一个村民随便问了一句。

“三矿的”一个职工答道。

“听说王为民是你们的副矿长。”

王为民和他的伙伴们都笑了。“他就是王为民”，一个职工指着王为民说。

“你就是王为民？”村民们一下拥上来，纷纷和他握手。

又是最初说话的那个人：“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识自家人了。王矿长，既然是你的事，我们大家愿意帮

忙，这 200 元钱我们不要了。”

王为民很受感动：“这怎么行？大伙帮了这么大的忙，还是收下吧！”

可村民们坚决不收。他们都说：“王矿长，你是好人，大伙巴不得能给你帮忙呢！”

这样，王为民掏出的那 200 元钱，又被硬塞回他兜里了。

深深敬老情

同学们，小朋友们，尊老、敬老、爱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然而许多年来，在某些人心中，这种美德渐渐地淡化，甚至消失了；就连自己的亲生父母，都可以打骂、虐待，或者弃之不管，多么可悲啊！同学们，小朋友们，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净化社会风气，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让我们看看王为民是怎样做的吧。

临邑县有个敬老院，收养了 14 个老人。他们都没儿没女，孤独寂寞，无依无靠，敬老院成了他们最后的家。尽管如此，由于资金有限，他们生活的条件还是很艰苦。

王为民经常到这里来看望老人们。他发现这里冬天没有取暖的设备，就买来蜂窝炉，每个房间里都放上一个。

每次到敬老院来，王为民都带着好多食品，夏天带西瓜，冬天带蛋糕、水果。

百忙中的王为民总是忘不了这些老人们，再忙他也抽出时间来看望他们。一来了，就帮他们打扫卫生，整理床铺，尤其夏天，王为民隔几天就背着喷雾器来喷一次药，生怕老人们受蚊虫叮咬。

到了过年的时候，敬老院里比往常还要冷清：工作人员大都回家过年去了，只剩下这些孤独的老人。他们一个个弯腰驼背，“吭吭”地不住咳嗽。听着响成一片的鞭炮声，看着天空中五彩的礼花，他们知道，自己又长了一岁，离死又近了一步。没有欢声，没有笑语，只有凄凉，无边的凄凉……

这个世界属于这些孤寡老人的，还有什么？还能有什么呢？在这美好的新春佳节里，人们都忙着团圆，忙着喜庆，有谁会想到他们呢？

不！敬老院不是被遗忘的角落。在我们这个文明古国里不应该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王为民来了，带着热腾腾、刚出锅的水饺，带着长长、红红的一挂鞭炮。老人们能不激动得流泪吗？他们赶紧出门迎接：“为民来了，咱们的儿子来了！”他们哪里知道，王为民赶了多少路才从井队来到这里啊！

鞭炮响起来了，这是老人们自己的新年鞭炮。水饺端上来了，这是比亲儿子还亲的好人送来的。这个年，老人们过得很快乐。可为民忙啊！他要走了，老人们都跟出来，一直跟着、跟着，不肯回去……

不是好舅舅

王为民的母亲多病，去世得早；姐姐最疼爱他，最关照他，姐姐的深情他永远都铭记不忘。但对姐姐的孩子们来说，他不是个好舅舅。

姐姐家有个男孩，毕业后在家务农，很想到油田来干个临时工什么的，一次次地托王为民给他办，王为民口里答应着：“好，如果油田需要的话，我一定办”，可他始终没有办到。想到油田来干活的人太多了，他不愿影响别人的生计。

姐姐的大女儿又来找他了：“舅舅，求您想想办法，把俺家妮她爸从威海调到油田来吧！”

“在威海不是挺好的吗？”

“有什么好？纺织厂效益不好，连工资都不保呢。再说，你把他调过来，油田可以带家属，我和孩子就可以搬到油田来了。”

“都这么替自己想，谁替国家想呢？”王为民反问了一句。

外甥女还是不死心：“舅舅，你从来没为自己人办过私事，就办这一回还不成吗？你又是全国劳模，又是人大代表的，到处去开会，整天跟一些领导打交道，这点事还办不到

吗？”

“唉，大妮呀，我不是个好舅舅啊！这事咱不能办，你就不要再难为舅舅了。”

回去后，王为民的外甥女仍然不死心，她们一家三口又来过几回。后来实在没了办法，他们就假装闹离婚，外甥女又哭又闹，说丈夫没本事，再调不回来，就不跟他过了，还有意地把这消息传到王为民耳朵里。

王为民知道后，能不心疼吗？可他不能这么做啊！请客、送礼、拉关系、损公肥私，他最深恶痛绝的就是这些事了。尽管社会上很多人都在这样做，可王为民始终保持莲花一样高洁的品格——出淤泥而不染。

终于，外甥女死心了，也想通了，不再怪舅舅。她巴不得所有的人都能像舅舅一样清正廉洁。

王为民的车坏了

王为民的车坏了，打不着火。司机小高下来查看，路上有修路的工人，路旁农田里有许多种地的农民。车坏了，停在路上修，这是常有的事，大家并不理会，各干各的活。

不一会儿，王为民从车上下来：“问题很严重吗？”

“分电器烧了。”

这时候只听有人喊了一声，好象有意让所有的人都听见似的：“王为民的车坏了！”而且特别突出“王为民”三个字。

这下可不得了啦！所有的人都跑过来“走，看看去！”

“快！去帮忙！”这个机会大家好象等了很久，很久，今天终于来了，从表情上很难看出大家究竟是焦急还是庆幸，也许二者都有吧：为王为民的车坏了而焦急，为终于有一次帮助王为民的机会而庆幸。可是等他们围过来后才明白，修路的工人天天对着柏油马路，种地的农民放下镰刀就是锄头，他们何曾学过修车？分电器是什么？什么原理？起什么作用？天晓得。

“唉！王师傅，您看，您总是那么热心地帮助别人，今天您遇到困难了，我们还就是帮不上”。人们遗憾的心情就象同学们盼了一天的动画片，晚上却突然停了电一样。大家不知道该做什么才好。

“各位师傅，各位乡亲，我王为民何德何能，大家这么爱护我，我实在感激不尽。车，小高会修好的，大家放心，还是各干各的事去吧！”

王为民的困难没解决，人们哪里肯走？小高要一样工具，就有十几双手伸过来抢着递给他。唉！也只能帮着递一递工具了。

车终于修好了，听着发动机的响声，人们都甜甜地笑了。一路上王为民心里暖哄哄地，仿佛收到了世上最珍贵的礼物。他暗下决心：“为人民服务是最快乐的事情，我一定努力做到全心全意，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

“应该感谢你们”

同学们，小朋友们，今天张老师要先讲一个自己的故事，然后再讲王为民。

这是一年以前的事了，正是春暖花开的时候，通往学校的路正在施工，要修一个很深很宽大的下水道。这当然是好事了，附近的居民因为下水道堵塞，有的都想搬家呢！一连半个多月，路上挖了好深好大一道沟，民工们特别辛苦，早上5点多就起来干活，晚上10点后才休息。吃饭也很简单，就在工地上围成圈一蹲，每人一碗青菜汤，几个黑馒头。有一个民工一不小心被沟沿上的石头砸中，当场毙命，他才十八岁。每看到他们，我心里都很酸楚，很不平静。奇怪的是在这半个月的学生日记里，这一切毫无体现，只有少数几个同学提到了民工，他们埋怨民工不主动给同学让路，嫌弃他们随地吐痰，乱扔垃圾，有的同学还表示要找机会教训他们一下……

我生气极了，第一次发了火，讲了一节课，讲得声泪俱下：“同学们，民工兄弟们是有一些不好的习惯，可我们绝对不应该嫌弃他们！为什么不用我们的行动来告诉他们应该怎样做呢？假如你把垃圾马上拣起来，他们还会扔吗？他们是来帮

助我们搞建设的，他们很不容易……”

张老师的故事讲完了，现在我们来讲讲王为民是怎样对待民工的吧！

七月流火。1995年，就在这流火的天气，十几个民工正在临盘采油厂附近修路。炎炎烈日映着他们橘黄色的帽子和上衣，远远看去格外耀眼。他们手持各种修路工具，又是刨，又是凿，叮叮咚咚，好不热闹。太阳放射着万道金光，居然蒸不尽他们热腾腾的汗水；他们的衣服浸在汗水里，贴在身上粘乎乎的。唉！洗个热水澡固然舒服，可那哪是民工敢奢望的？再者，现在最当紧的是口渴的问题，能喝一杯凉丝丝的冷饮 best 好了，可没有卖的；纵然有人来卖，民工们也是个囊中羞涩，岂能享受得起？好在他们已经习惯了这种艰苦：忍着吧！这是他们的思维定势，是他们一贯的选择。“苦”这种东西，当你拿定主意要忍受的时候，它就变软了，不敢再张狂了，所以没有吃不了的苦。瞧，这些民工们干得还挺起劲呢！

这时一辆车停在他们身边，一个身穿工服的中年人走下来：“民工兄弟们，歇会儿吧！”说着，他打开后车门，拎出一个又一个大方便袋来，放在民工们身旁：“这是冰糕、西瓜和矿泉水，大家解解渴吧！”说完，上了车就走了。

民工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觉得好奇怪。大家都呆呆地立着，看着这些凉丝丝解渴又好吃的东西，谁也不敢吃。正巧有个穿工服的人打这路过，一个民工赶紧拦住他：“师傅，认识前面那辆车吗？”车还没走远，但车号已经看不清了。“就那辆白吉普吗？很像是王为民的车。”民工们把车上人的身材、长相述说了一遍，又讲了刚才发生的事情。那位穿工服的人马上肯定地说：“没错，就是王为民，放心吃吧！”一听王为民三个字，大家警戒全无，立刻分吃了起来。那位过路的

师傅要走，他们一定要他留下一块吃。“这是王矿长慰劳你们的，我可不敢享用，再见吧！”说完，这人就走了。

在气温最高的日子里，王为民一连几天坚持来送冷饮。这是第五天中午，王为民又来了，照例地带来了冰糕、西瓜和矿泉水。“王师傅，实在是过意不去，可别再送了”，一个民工说。王为民赶忙说：“应该的，你们这么辛苦。”另一个民工接过来说：“王师傅，怎么谢你好哩？”“应该感谢你们，你们可是咱国家的功臣啊！”“这不是开玩笑吗？俺们算么功臣，下苦力、出臭汗的民工。”“民工怎么了？不偷，不抢，行得正，做得端，凭自己力气吃饭，有什么不好？咱们国家修路、架桥、盖高楼大厦，哪一项没有咱民工出臭汗能成？所以我说呀，城市居民能享受现代文明，首先应该感谢你们。”王为民说得有点激动，几个民工不禁过来紧紧握住了王为民的手……

直到气温降下来，王为民才停止送冷饮。几天来他和民工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就象是大哥和小弟。

一套综合体育器械

1995年7月的一个星期天，一大早王为民就收拾工具。是加班吗？不，是要了却他的一个心愿。

半月前，王为民到太平中学看望老师和同学们，发现操场上有一套破旧的综合体育器械，有吊环、爬梯、秋千、单杠、双杠，还有一副足球门，由于几处断裂，无法使用，已经报废很久了。多可惜呀！于是他打定主意，抽时间一定把它们修好，让同学们高高兴兴地锻炼、玩耍。为了这次行动，半月来，他去了两次废料库，找来一些废旧钢管，还跑到商店，花了300多元买来了绳子、套锁等。

星期天早上，王为民带车拉着这些用具，来到了太平中学。没进办公室，直接到操场。卸车后，打发司机先回去，他摆好工具就干起来，一会儿爬到上面，一会儿趴在地上。天气燥热难当，汗水不断地顺着他的脸颊流下来，他也顾不得擦一把。这套综合器械上钢管繁多、纵横交错，有的地方焊起来很不方便，躺着、坐着、站着、侧着，都不得劲，这活儿实在是难干。校长和老师们很过意不去，给他送来茶水，他也顾不上喝一口；劝他歇会儿，他笑笑接着干。

暑假前的天气，正是闷热的时候。风不吹，树不摇，太阳公公毫无顾忌地接近我们每一个人，想用它热烈的目光穿透人们的心。王为民的心是火红挚诚的，不怕任何目光的窥探。此刻，除了集中精力焊好这套器材，他再无别的念头。是太阳公公受了感动，还是风婆婆发了慈悲，只觉得似有一丝丝凉风飘过来。在任何人没有察觉的时候，大汗淋漓的王为民首先感受到风的清凉。他直起身，擦了把汗，好不惬意，“就要下雨了！”

旁边的老师说：“不会那么快吧，一丝风都没有。”

王为民笑而不答，继续焊接。

风越来越大，不到十分钟的时间，黄豆大的雨点就“噼噼啪啪”砸了下来。

“快进屋躲躲雨！”

“不必了，这点雨算不得什么。”

看他坚决的神态，知道拗不过，这位老师跑回办公室拿了把伞来替他遮雨。善变的天气，发泄了一阵就不耐烦了，雨越来越小，淅淅沥沥地，可也没有停下来的意思。顶着小雨，王为民一直在焊着、焊着，滚了满身满脸的泥，他也不在乎。

眼看到中午 11 点半了，同学们都放学回家了；校长、主任都来了，想留王为民在这里吃午饭，而且还反复强调，只是吃顿便饭，绝对不破费。王为民说什么也不肯，一定要回去。王校长悄悄地对身边的一位老师耳语了一阵，那位老师马上向王为民的自行车跑去。

“王师傅，现在你想走也走不了啦，自行车已经锁上了。这顿饭你若不吃，我们是不会把钥匙交给你的。”校长说这话的时候带着几分得意。

王为民却坚决地说：“那我就走着回去。”说着就往外走，怎么都拉不住他。这样拉拉扯扯直到校门外，校长、主任实在无奈，只好又追出去，把自行车送给王为民。

下午，还不到上班时间，王为民就赶回来继续焊接。小雨一直不停地下着，王为民也一直不停地干着，直到 4 点多才焊完。望着焊接好了的体育器械，王为民笑了，笑得像个天真的孩子：“明天，孩子们就可以玩了。”

不用说，王为民连屋都没进，收拾好工具就急匆匆地走了
.....

一把小童椅

95年夏天的一个下午，盘二连的一个女工来到三矿驻地：“我找王为民，王矿长。”

于是有人把她带到王为民的办公室。王为民正埋头画图，见有人来了，忙停下来招呼：“快，快请坐！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助吗？”

“王矿长，您看我孩子的自行车座椅坏了，您能不能帮我焊一下？”

“当然可以！”王为民这才发现她手里的小童椅。“请留下地址、姓名，焊好后我给您送过去。”

那女工放下童椅走了。

带她进来的师傅把门“咣”一下关上了：“这又不是救济所，劳模就不是人了？这么丁点小事也好意思来找，王矿长，不管她！”

“可别这么说，女人带孩子很不容易的；小椅子坏成这样，孩子坐上去多危险！当妈妈的最疼孩子了，她一定是实在没办法才来找我。再说，不就这么点小事吗，我去给她焊上就是了。”

“你现在又不是焊工了，找谁去焊？”

“放心吧，我有办法。”

王为民有什么好办法呢？第二天，他拿着小童椅，一个人悄悄地跑到街上，找了个摩托车修理部：“师傅，能给焊一下这个小椅子吗？”

师傅过来一看：“都坏成这样了，还要它干嘛，买新的呗！”

“还是麻烦您给焊上吧，最好快点！”

“下午来取吧！”

到了下午，王为民一手交钱，一手取货，然后按照那位女工留下的地址、姓名，很快就把童椅交到了她的手上。

口 头 禅

一、“我来，我来”

自从1981年王为民调入油田，人们就发现他有一句口头禅：“我来，我来！”

电焊用的氧气瓶，足用七八十斤重，路远时得两个人抬

着。一看人手不多，王为民就抢上前去：“我来，我来！”然后一个人扛起氧气瓶就走。

有时人多活少，有人干，有人看，王为民就喊着“我来，我来”的口头禅过来，所以，他向来都是那个干的人。

遇上很脏的活，大家一时不知如何下手；正犹豫间，王为民喊着“我来，我来！”接着扑下身子就干，什么脏不脏的，全不在乎。

有危险的时候，王为民喊着“我来，我来，”顶着危险就上！

工作起来，王为民从来不把自己当成老师傅，年轻人常常被他搞得不好意思。所以，只要跟王师傅一起干活，他们都很积极主动，再累心里也痛快。

二、“快请上车”

自从领导给王为民配了车，王为民就又多了一种为人民服务的方便。除了工作中的“我来，我来”。他又多了一句尽人皆知的口头禅——“快请上车！”

碰上熟悉的人，“快请上车，带你一段。”

遇上穿工服的人：“兄弟，到哪去？”“顺路，快请上车！”

看见老人、孩子、孕妇：“快请上车，送你一程。”

有人招手，马上叫停：“快请上车！”

不管男女老少、地位高低、贫富如何；只要需要，王为民就毫不犹豫地搬出他的口头禅：“快请上车！”

给王为民开车的司机先后有三人，回忆起来，他们都说：“王矿长的车很少只拉他一个人的时候。”几年来，究竟有多少人搭过王为民的车，这恐怕是个永远也无法统计的数字。

在临盘，这辆半旧的白色吉普所代表的不仅是善良，更是一种平等，一种和谐，一种广大无边的爱，一种至纯至美的高尚。他象一束白色的光，在临盘大地不断地流着、流着……播撒着真善美的光辉。

参加颁奖大会

同学们，小朋友们，你们参加过颁奖会吗？一学期下来，你得了三好学生、优秀少先队员，当着全校师生的面，伴着欢快的乐曲声登领奖台，那种心情一定是很激动的。你一定会穿上自己最漂亮的衣服，以最饱满的热情去迎接这一时刻。

王为民要参加颁奖大会了，而且不是一般的颁奖大会。他是整个山东省和全国石油系统唯一荣获中华技能大奖的人，他要去北京参加这个隆重的颁奖大会。

出发的头一天晚上，妻子玉珍给他收拾行装，东翻西找，连一件象样的衣服也没有。“唉！”妻子犯难了：“明天你穿哪件衣服？”

“还穿那套中山服吧。”王为民顺口答道。

“如今都兴穿西服，象这么大的场面哪有穿中山服的？”妻子玉珍嘟囔着。

“93 年开八届人代会，我不也穿的这套中山服吗？”王为民很不在乎地说。

一提起八届人大来，妻子不由地笑了：“还好意思说呢，人家有个记者看得很清楚，2000 多名代表中，就两个人穿中山服，你就占了一半。”

说着话，玉珍已经找出了那套中山服，抖开一看，已经洗得发白了，胳膊肘上还破了个小洞洞。她找来针线，一边缝一边抹开了眼泪：“有点钱都让你捐出去了，连件出门的衣服都置办不起。这个样子，咋上北京？”

王为民嘿嘿笑着说：“看看，你又来了，刚才不还好好的吗？穿什么衣服不是一样，干干净净的就行。”

第二天一大早，临盘采油厂的领导和群众，来了很多人给他送行。是啊！王为民，一个普通的工人，如今是全省、全国石油系统唯一获得中华技能大奖的人，还是全国第一批中华技能大奖，这是多么光荣的事啊！临盘采油厂党委书记贾锡坤也来了。细心的贾书记发现王为民穿得很单薄，就把自己刚买的皮衣脱下来，递给王为民说：“路上冷，把它穿上吧！”

王为民正要推辞，突然感到一双大手已经有力地把衣服披在了他的身上。贾书记拍着他的肩膀，一双眼睛闪着诚挚热情的光，这眼光是不容推辞，也不能推辞的。顿时，一股暖流涌上了王为民的心头，他笑着说：“好，我穿上。”

皮衣穿在身上，王为民顿感里里外外地暖和。他想，有了这件皮衣，再冷的天也不怕！有领导的信任和支持，有群众的拥护和爱戴，我一定加倍努力，争取更大成绩！

记者采访

1995 年，全国首批中华技能大奖颁奖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大会上，王为民身上挎着宽宽大大的红缎授带，上面写着几个金光闪闪的大字——中华技能大奖，他心情非常激动。大会上记者穿梭往来，稍一有闲，就采访这个，采访那个，忙得不亦乐乎。

这天休会以后，都中午 12 点多了，一位记者来到王为民身边，很有礼貌地举起话筒，说：“王师傅，作为全国首批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你有什么感想？可以谈谈吗？”

王为民望着这位记者额头上细细的汗珠，笑了笑说：“记者同志，都 12 点多了，我看，你也别问，我也不用说了。你饿了，我也饿了，我请客，咱们到外面随便吃点东西吧。”

这位记者楞住了，他当了许多年的记者，采访过许多的人，这样的话还是第一次听见。从这一点小事上，他看到了一颗多么朴素善良的心啊！

同学们，我们小学三年级思想品德课本上，有一篇课文叫“心中有他人”；王为民不正是一个心中时刻装着他人的人吗？

小花，你不能凋谢

王为民家里珍藏着一本书，书名是《小花，你不能凋谢》，这本书是一个中学生送给他的。书上写的是什么呢？这个中学生是谁？她为什么要送书给王为民呢？

这本书写的是海内外同胞共同救助一位患病女孩的故事，这个中学生就是那个患病女孩，她叫杨晓霞，是临邑一中的学生。她究竟得了什么病，引起了这么多人的注意呢？这种病的确是很怪，在国内外实属罕见，患者手部肌肉开始溃烂，医学上叫混合性感染双上肢进行性坏死。

当时，王为民正在北京参加八届人代会，无意中在电视新闻里看到这一消息，得知杨晓霞正在北京某军区医院治疗，需要几十万元呢！海内外许多热心的朋友，都向这位不幸的女孩伸出了救援的手。一桩桩一件件感人的事迹汇集成了一本书——《小花，你不能凋谢》。

作为杨晓霞的家乡人，王为民只恨自己知道得太晚了些。第二天，他就匆匆地赶到医院，把自己仅有的 700 元钱都塞在晓霞妈妈的手里了。晓霞母女激动万分，不知说什么才好，只有一行行滚烫的泪珠不停地往下流着……

后来，杨晓霞出院了，她把自己最珍爱的这本爱心凝成的书，郑重地送给了王为民。在临邑一中，同学们经常听杨晓霞情不自禁地讲起那些救助她的好人的故事，其中就有王为民。

夜半错综路

由于白天太忙，没有时间，王为民经常夜里出去巡井，检查他的实验装置。这是 96 年夏天的一个夜晚，都凌晨三点多了，他又骑上自行车朝 15 队附近的油井奔去。

油城的夏夜是如此地空明、宁静，以致于油井转动的声音格外清晰。方圆百里之内，无数抽油机一声连一声鸣响着，一唱一合、交互应答，偶而有虫鸣唧唧，凉风习习，一片片玉米也发出整齐轻微的沙沙声。这是油田特有的夏夜乐队，尤其在王为民的耳朵里，世上再没有比这更动听的乐曲了。这是他迷恋着的油井！这是他深爱着的土地！这里有他无私奉献着的事业和人民。

人在夜静更深的时候，最容易静下心来想事情了，这也是王为民经常夜里出来的原因。他查了一口井又一口井，在没人高的玉米地里来回穿梭，衣服被露水打湿了，脸上也被长长的玉米叶划出了道道印痕，可他毫不在乎。多么幸福的时刻！这

神秘美妙的夜色属于他，这广袤无垠的空间属于他，这宁静幽远的时刻属于他。他没有一丝困意，屈指一算已经查巡了十五口井的实验设备了。噯，不对呀，这里总共只有六口井，怕是搞错了吧？看看四周黑沉沉的，他这才意识到该回家休息一会了。于是往回走，可哪是走出去的路呢？被玉米包围着的油井间，小路一条又一条的，错综、杂乱。王为民平生第一次迷了路——在这迷茫的夜色里，他走不出去了。

他走啊，转啊！一直到天亮，太阳公公还没露面，就远远地伸出温暖的手，心疼地抚慰着他，好象在说：“为民哪！我来迟了，这一夜可苦了你啦！快回家歇息去吧！”可王为民并没有回家，已经早上5点了，他照例地扛起扫把扫大街去了。

“是王为民让我来的”

1996年夏天，太平中学大多数学生都放暑假了，只有八年级毕业班的同学留在学校补习功课。

这天中午11点多，一个老人推着小车进了太平中学，小车内有八个大西瓜。校长看见了：“卖西瓜的，学生正上课，你怎么随随便便就进来了？出去出去！”

老人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我保证不影响孩子们上课，让

我在这儿等会儿吧，一会儿孩子们就下课了。”

“大爷，下了课也不行，校园里不准随便叫卖！您还是走吧。”

老大爷无奈，只好往外走，没走几步，又回来了：“这位老师，有件事麻烦你一下：等孩子们下了课，你能不能把这些西瓜分给他们。”

“哎哟，我的老大爷，这都是些农村孩子，哪有那么多钱买你这么多西瓜，你还是快走吧。”

“王为民已经付钱了，是他让我给孩子们送来的。”

校长一听，恍然大悟，赶紧把老大爷迎进屋里，并嘱咐老大爷：“王为民要是再买西瓜给学生，千万别卖给他了。太平中学不能总这样拖累他。”

说完，他们就往下搬西瓜。“大爷，您卖的西瓜都这么大个儿吗？”校长边搬边问。

“哪里，是王为民专拣大个的挑。”大爷笑呵呵地回答。

第二天中午，这位老大爷又来了，还是推着八个大西瓜。

第三天中午也来了。

……

就这样，老大爷连续送了几天大西瓜，每次都说：“没办法，王为民一定要买了给学生吃。”

参加夏令营

夏令营，多么潇洒，多么浪漫啊！比整日里从学校到家庭，从家庭到学校，这种两点一线的生活要有趣多了；而且，为民伯伯也参加了这次夏令营，为了更好地教育学生，他在百忙中挤出时间，来到同学们中间。这几天的时间，大家要同吃同住，共同参观学习，这是多么难得的机会呀！

1996年7月的一天，小营员们穿着整齐的服装，高举鲜艳的营旗，一个个精神抖擞地出发了。大大的客车里装得下几十个活泼的同学，却装不下他们愉快的歌声，一路的欢歌笑语，映衬着金色的年华。看着这些可爱的孩子，王为民的心也随着飘荡起来，仿佛一下子年轻了好多。多好的时代，多好的年龄，他们应该怎样成长呢？

夏令营的第一站，是济南炼油厂。在那里大家一起听了苏万芳的报告，唤起了同学们对石油科技浓厚的兴趣。紧接着又到济南炮兵连参观。不幸的是，午饭后，有的同学肚子疼起来。

王为民想：一定是吃了不卫生的食物。他悄悄地跑到附近的市場，很快就回来了，背着一个大袋子。同学们都很纳闷：

“为民伯伯，这袋子里装的是什么？”

王为民故意不说：“猜猜看！”

一群同学围着他，仔细地端详，有的说是桃子，有的说是杏，还有的说是点心，最后有一个同学说，是大蒜。

王为民笑了：“对喽，是大蒜。这东西杀菌效果最好了，夏天多吃些蒜，就不会闹肚子了。”

同学们看着这满满的一袋大蒜，足有四五十斤。他们打心眼里佩服为民伯伯想得周到。此后，每次就餐，大家都吃些大蒜，再也没有人肚子疼了。

晚上他们赶到曲阜住下。在招待所里，王为民帮服务员拖地，打水，还买来了灭蚊药，到各个房间喷洒。

几天来，每次饭后，他都主动地端盘子、洗碗，看见什么活干什么活，一会儿也不闲着。

这些事，过去同学们只是听说，如今亲眼看见为民伯伯这样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他们很受感动。尽管日程安排得很紧，同学们一个个都很疲惫，可在为民精神的鼓舞下，谁都不叫苦，而且都学着为民伯伯的样子，积极主动地做好事。

在曲阜住了两天，王为民给同学们做了一场报告，还组织他们搞了一次有关石油方面的“科技知识竞赛”。同学们很受教育，他们决心向为民伯伯那样，长大了为祖国的石油事业做贡献。

最后，他们又到泰安参观了灵岩寺。

夏令营生活很快结束了，同学们心目中的为民伯伯更加亲切，更加真实，也更加令人敬佩了。

谢绝 90 万

同学们，小朋友们，90 万元是怎样的一个数字呢？对于亿万富翁来讲，它是九牛一毛，微不足道；对于普通百姓来讲，它是一个天文数字；对于穷苦人来讲，它是梦，是做梦都不敢奢望的富足。

王为民不是富翁，他是普通的工人。他的家里除了一台电视机，再没有一件象样的家当。他也需要钱，他知道钱有时很有用处，尤其当别人遇到困难的时候。1996 年 8 月的一天，王为民突然收到一封特殊的信件，打开信封一看，一行大字赫然入目：

广东高州市京粤专利技术发展中心

通 知

信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王为民同志：

你的专利项目“一种油井光杆密封器”有关图纸文字说明已由中国专利局提供。获悉此专利还没有转

让于我省，厂商领导参加的“广东高州企业选项大会”同意决定推广（工商注册号 240375），在此表示祝贺！

关于转让条件，信上这样写道：

该专利转让条件委托要求限额在年效益估算的 50% 以内（即估计一年能赚 220 万元，那么专利转让费条件是在 90 万元左右，签约时一次性付清）。

王为民没有为这显赫的数字所迷惑，他准备写封信，予以回绝。还没动笔，又一封信到了，还是这个单位写来的，内容大致相同。

他把这两封信都交给了库房女工李霞：“这两封信，你先收起来吧！”

李霞看了信的内容，笑着说：“王叔叔，你要发财了！”

“我搞科研项目，是为咱油田的生产，又不是为了钱。再说，要那么多钱干嘛？”临走他又嘱咐李霞，“这事就不要声张了。”

几天后，广东高州市京粤专利技术发展中心就收到了王为民婉言谢绝的回信。他们为不能买到这项专利而深感遗憾，更为王为民这种一心为公，不贪图金钱的高贵品质而折服。

他的所有革新项目都无偿地献给了油田，献给了国家。

两条大鱼

1996年9月的某一天，王为民拎着两条好大的鱼，路上看见的人，这个说：“哟，王师傅，买这么大个的鱼啊！”那个问：“王师傅，我怎么不记得今天是什么节日？大概您家里有什么喜事吧？”

小朋友看见了说：“这两条鱼真大，是活的，尾巴还动着呢！”

王为民只是笑，笑得开心极了，真象有什么喜事一样。他径直地来到机关幼儿园，进了门又直奔厨房。做饭的大师傅见了，忙说：“哟，王师傅，快请进！”

“不了，我还有事，这两条鱼给孩子们做了吃吧！”说完，他顺手把鱼放在一个空盆里，然后扭头就走了。

大师傅望着王为民远去的背影，再看看这两条大鱼，心想：买这两条鱼少说也得花几十元钱呢，王为民为孩子们想得太周到了。

其实啊，这次王为民还真不是自己花钱买的鱼。那么，这两条鱼是哪儿来的呢？是别人送给他的。有的同学一定会说：“哇，原来王为民也收礼呀！”别急，听完了事情的经过，再

下断语不迟。

这天，王为民到 25 - 4 井去搞实验，路上遇到两个赶集卖鱼的村民。王为民不认识他们，只顾自己往前走。两人中一个说：“好象是王为民。”

另一个马上从车子上下来：“真的吗？快下车子！”

两个人都下了车，一起仔细审视了一阵，“没错，我见过几次照片，肯定是王为民。”一个很有把握地说。

这时候，他们对面走过已有十几米远了。两个卖鱼的不约而同地都掉转了车子，从后面追赶王为民，一边追一边喊：“王师傅，留步！”

王为民马上回头，心想，他们莫不是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助？待他们停在跟前，王为民立刻温和地笑着说：“两位兄弟，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助吗？”

两人什么也不说，只顾在筐里翻来找去，王为民不由地也探下头来，向筐里望：“哟，好大的鱼。你们是卖鱼的吧？”

他们从筐里找了三条最大的鱼，一个拎着，一个用铁丝穿：“王师傅，俺知道你是个好人，给几条鱼，让俺表示点心意吧！”

王为民一听，马上说：“使不得，使不得，你们还要靠它卖钱吃饭呢。”说着，抬腿就走。

他们刚穿了两条鱼，一看王为民要走，忙把第三条往筐里一扔，两个人一起托着鱼就追过来：“王师傅，今儿你非得收下这鱼不可！”

王为民坚决不收，两个人把鱼往王为民手上一塞，然后，骑上车子就走了。只听他们又说了声：“俺知道你是好人！”

王为民拿着鱼，站在那里，望着两位村民的背影，心中涌起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再看看这两条鱼，不禁自言自语：“这

是怎么说的。”

接着，他就拎着这两条大鱼进了幼儿园……

104 国道

同学们，小朋友们，“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这是我们从小就会背的歌谣。过有红绿灯的路口是这样的，那么需要在没有红绿灯的地方横穿马路时，该怎么过呢？先看左边，再看右边，看准了才可以走。说说容易，真在车流量大的地方，过马路也很难的，稍一不小心，就有可能出危险。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王为民发现 104 国道上来往的小学生都是家长接送的。104 国道是个长途交通要道，过往车辆特别多，小学生上学、放学时，路过这里，真是很危险。

于是王为民自动地承担了接送孩子过马路的任务。每天早上不到 7 点他准时在路边等候。小学生们陆续地来了，他左手拿着一个小喇叭，右手举着一面小红旗：“小同学们，别急，先站好队等着。”

看好了时机，他向远处的车辆挥动着小红旗，提醒他们注意，然后喊一声“过！”

同学们便迅速通过马路。

此后，家长们再也不用担心孩子过马路有危险了。风霜雨雪、春夏秋冬，只要不出差，王为民一定会准时接送孩子过马路。

1996年9月，王为民的一项革新成果获得奖励，奖金2000元。他首先想到了这些过马路的孩子们：早就打算给他们每人买一顶小黄帽了，橘黄的颜色特别着眼、传得远，在马路上容易引起过往车辆的注意。教师节前夕，王为民把这2000元钱送到了17中：“这不太宽余的钱你们收下，希望能给学生买一部分小黄帽。”

按照王为民的建议，学校很快购买了256顶小黄帽，104国道以北的170多名小同学都戴上了。每到上下班时间，一排排鲜艳的小黄帽，构成了临盘采油厂一道美丽的风景。人们都指指点点地议论着：“这是王为民捐钱买的。”

王为民照例地每天指挥小学生过马路。有一次，下着大雨，小同学们都有雨具，只有王为民没有。

小同学们和王伯伯的感情最深了，都争着把自己的雨伞给他用：“王伯伯用我的。”

“不嘛，用我的！”

“用我的！”

“用我的！”

.....

“王伯伯啊，谁的都不用。快走吧，再耽误就赶不上上课了！”

这一切被路边一户人家看得清清楚楚，这家的丈母娘每天看着王为民指挥学生，心里非常感动。她不顾自己病弱的身体，冒着大雨，给王为民送来一把雨伞。

当时忙着指挥学生，王为民竟忘了问大嫂的住址和姓名。雨过天晴了，到哪里去还这把雨伞呢？费了好大的劲，打听了好多的人，他才找到了这位大嫂，把雨伞还给了她。

这位大嫂逢人就夸：“王为民不愧是全国劳模，心眼就是好！”

一个黑包

96年初冬的一个上午，王为民去阀门厂取零件。下了公路，还有十里多土路，路又窄又不平，车不得不放慢了速度。凝视着这坑坑洼洼的土路，王为民思绪万千：什么时候家乡的土路都能变成宽敞的柏油马路呢？

正想着，突然他发现路边的草沟里好象有个黑包：“小高，停车！”

下车一看，果真是个黑包，刚才有个大嫂骑着车子打这儿路过，莫非是她的？于是他转身就喊：“大嫂，停一下！大嫂，停一下！”

小高也下来帮他喊。这个距离应该能听见，可那位大嫂就是没反映，好象想什么事入了神。

王为民告诉小高：“咱们开车追。”

小高赶紧掉转车头，不一会儿追上了：“大嫂，您是不是丢了什么东西？”

大嫂下车一看“天哪，我的包……一个小黑包。”她用手比划着，看那神情，仿佛包里装的都是金银财宝似的。

王为民这才从车里取出黑包：“是它吗？”

大嫂一把抢过包来，打开就看，还伸进手去数点了一番，然后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把车子一松，“扑咚”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王为民马上前来扶她：“大嫂，你怎么了？少了什么吗？怎么回事？”

大嫂直着眼睛呆了半天，然后一把抓住王为民的手：“师傅，多亏了你呀！俺这是要去存钱，这包里装的可是俺一家人一年的血汗呀！”

一听是这样，王为民笑了：“没丢就好，大嫂，以后可得小心哪！”

“说的是，俺怎么就把它弄丢了昵？”

王为民帮大嫂扶起车，交到她手上：“快赶路吧，大嫂！”

大嫂连连点头：“师傅，贵姓啊？”

王为民笑着摆摆手，答非所问地说：“大嫂，快上车子吧！”说着，转身上车了。

大嫂久久地站在那里，望着远远开走的汽车，心里说：“真是遇上好人了！”

东北姑娘

这是 97 年春天的一个早上，天下着濛濛细雨。从早上 5 点起来到 8 点多王为民一直在忙，还没吃上早饭。这是在临邑交通车站，司机在车上等着，王为民坐在小摊前吃油条。一个大约二十六七岁的北方女子打开车门上了车，司机小高冲他点点头，然后继续翻看手中的杂志。这种事在王为民的车上是司空见惯的，经常有些面生的人搭他的车。

王为民狼吞虎咽地吃了几根油条，匆匆上车，旁边摊点上的几个人指手划脚地议论起来：“这姑娘可有救了！”

“唉！总算遇上好人啦。”

上了车，发现后座上有一位女子，王为民以为是小高的熟人，很热情地询问她：“这位姑娘要到哪里去？”

姑娘答非所问：“他们都说你是个好人的，是个大好人！”

王为民一听，不对劲，这才定睛打量这个女子：中等身材，长得很清秀，穿着打扮也算入时，只是衣服脏了点，象是很久没有换洗的样子，最惹人注目的是她那双略显呆痴，透着惊惧的眼睛。王为民断定：这个姑娘很需要帮助。他下意识地看了看司机小高。

小高忙说：“王矿长，我还以为是您让他上的车呢。”

“噢！原来这样。”他又转身问那姑娘：“家是哪儿的？”

姑娘好象并不糊涂，象背书一样很流利地把长长的家庭住址背了一遍。

“怎么到这儿来的？”

一听这个问题，她马上惊恐地缩成一团，眼睛朝车外左右看着：“你是好人，他们都说你是好人、好人、好人”。

后来再问什么她也不回答，眼睛直直地，口里不停地说：“好人，你是好人。”

王为民带她到了附近的邮局，按她背的地址查到了电话号码，往黑龙江打了个电话。通了，一声，二声，三声……一直响了十二声，没人接，怎么办呢？有了，把她带回矿上，让她和库房女工李霞先住在一起。李霞闻讯，很热情地出来迎接，可她就是不下车，眼睛直盯着王为民：“你是好人，你是好人。”

没办法，王为民又把她带到自己家里：“姑娘，下车吧！听话！这是我家。”

姑娘似乎犹豫了一下，还是不下车：“你是好人，你是好人。”

于是，王为民带上钱，又把她带到车站，这时候已经中午11点多了。王为民找了个公用电话，又往黑龙江拨了一次，通了，而且有人了。家长在电话里千恩万谢，王为民叮嘱他们去接站。放下电话又把乘车路线清清楚楚写在纸上，给她买上车票，塞给她些钱，“你自己能到家吗？”

姑娘又点点头。看来这个姑娘是受了某种惊吓和刺激，不敢轻易相信人，但还不算糊涂；相信有了车票和足够的钱，她能到家。直到把她送到车上，王为民这才放心地离开。

不久，这个故事就在临邑车站传开了：有个东北姑娘，被人骗到这里，身无分文，神经不太正常，在车站附近转了六七天，最后遇上了王为民……

两串羊肉串

羊肉串，孩子喜欢吃，大人也喜欢吃；路边小摊上卖羊肉串，酒桌筵席上也上羊肉串。羊肉串，真是老少皆宜，雅俗共赏啊！王为民也知道羊肉串好吃，可他从来不舍得买。他的两个宝贝儿子从小到大也没吃过他买的羊肉串。可今天不同，王为民破例买了两串羊肉串。

这是 97 年 5 月的一天，王为民去济南买配件。到了中午，车停在人民商场附近，王为民带着司机在路边小店里要了馄饨和馅饼。司机小高是个非常善良随和的年轻人，经常跟王为民在外面吃小摊，从无怨言，再差的饭菜，当着王为民的面他也吃得有滋有味。可这次不同，细心的王为民发现小高好象没有食欲，热乎乎的馄饨王为民都吃光了，他才吃了半碗，馅饼一口都没吃。

王为民对小高说：“你慢慢吃，我出去一下。”不一会，王为民兴冲冲地拿回两串羊肉串：“小高，给！”

“唉呀！王矿长，我又不是小孩子，您买这个干啥？”

王为民很不自然地说：“是人家给的”。

小高一下子被他逗笑了，“王矿长，您学什么都灵光，就学撒谎不行。您这么大个人，谁会送你羊肉串？我没什么，感冒了，没有食欲。”

王为民赶紧伸手摸小高的头，有点烧：“走，先去买药！”

这两串羊肉串的故事，小高师傅一直记在心里。后来王为民不幸去世了，小高师傅挑了两串最大最好的羊肉串，敬献在王为民的灵前，热泪滚滚地说：“王矿长，这叫礼尚往来，我也送您两串羊肉串，您尝尝，好吃不？……”

挨了一鞋底

王为民挨了一鞋底，而且这一鞋底正抽在他脸上。他一个趔趄，差点摔倒。是谁这么大的胆子，敢打王为民，又有谁忍心打他呢？也许是在外地挨打的吧？不！就在临盘采油厂后仓消防队附近。

这是 97 年春天的事情。王为民的车路过此地，看见两个三十几岁的中年人骂骂咧咧地互相撕扯，越打越凶，其中一个脱下鞋来做武器。王为民跳下车来，三步并作两步直冲过去，

刚跑到两人中间，一鞋底“拍”地一声就抽在了他的脸上。他后退了几步，只觉得头发懵，眼发花，可他不在乎，冲过去继续拉架，司机也赶来了。打架的人有个毛病：越是有人来拉的时候，打得越凶，简直要跟对方拼命。王为民和他的司机拉起架来也着实实在，根本不考虑自己，玩了命地死拉。四个人滚在一起，叫骂声，训斥声也混在一起，过了好半天，终于拉开了。四个人分两组站着，王为民和司机各拉着一个人，都呼哧呼哧喘着粗气，衣服都变了形，纽扣掉了，帽子歪了。这时候王为民才闻到两个人身上酒气熏天：“都这么大人了，灌足了黄汤就出来打架，成什么样子？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非用这种野蛮的方式解决不可呢？就不能学得文明点，走！到厂里见你们领导去！”

到了厂里，经询问才知道，原来他们是一对最要好的朋友，因一个借了另一个的钱，迟迟不还，朋友又不好意思要，在心里闷了很久，好大个不痛快，今天借着酒力才演出了要帐不遂，打架动武的闹剧。若不是王为民及时赶到，还不知道会打出什么后果来呢！

等到事过酒醒，两个人后悔极了：“咱哥俩，谁跟谁呀！不该呀！”

“最不该的是让王为民那么好的人挨了一鞋底。”

“咱们一块找王为民道歉去！”

“应该！”口里说着，可两个人谁也不去，一直拖了几天，他们还是羞于去见王为民。最后还是两个人的妻子一同到王为民家千恩万谢了一番。

三十元的袜子

王为民一向俭朴，从不舍得给自己买件衣服，袜子就更是随便凑合了，反正穿在鞋里又没人看见。可这次例外，他居然买了一双三十元钱的袜子，穿在了脚上。

97年5月，王为民随考察团去韩国考察，厂里给他买了一套新衣服，一双新皮鞋，就是没买袜子。临行的前一天王为民还在井上忙活，也没想那么细；第二天换上衣服出发，半路上才想起自己破了洞的袜子。唉，就这么凑合一下吧，谁会管你的袜子。想到这儿，他的心也踏实了。

可一到韩国他就发现不妙：韩国人习惯进门就脱鞋，这可怎么办？他的心忐忑不安起来，象个等待判刑的罪人——束手无策。他一面应答主人彬彬有礼的接待，一面心里敲鼓；走进门口了，到了门口了，同去的人都礼貌地脱下鞋来，他也只好脱下鞋来——呀！露出了两个脚趾头！，他尽力不去注意它，拣一个不太惹人注目的地方坐下，脚趾往里扣着。也许韩国人没注意到，也许看到了没表现出来，反正挨着最近的同伴看得很清楚。一出门他就拉着王为民很幽默地开玩笑说：“老王啊老王，咱们来考察，主要用眼睛看，脑袋想，脚趾头就不必出

来了吧？走！一起买双袜子去！”没想到韩国的物价很高，折合人民币三十几元钱一双袜子；国内有物美价廉的，可远水解不了近渴，王为民只得忍着心疼奢侈了一回。

名字不关紧

97年夏天，王为民去东营开会。下午3点多，在返回的途中，离济阳大约20公里的路上，远远地发现前面围了一群人。王为民停车下来，拨开人群一看：地下躺着一个小伙子，有二十几岁，满头满脸都是血，腿上也有血迹；旁边一辆翻倒的柴油三轮车，已经撞得不成样子。围观的人七嘴八舌，不知在嚷嚷些什么。王为民什么都听不见，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必须马上送医院！

他和司机小高小心地把小伙子抬到车后座上。这一翻动，小伙子似乎醒过神来了，“唉哟，唉哟”使劲地叫。王为民把他的头放在自己双膝上，两手搂住他：“别急，别急，忍着点，就到医院了。”

车刚要开，人群里一个中年人赶过来，打开车门上了车：“我也去，我认识他。”

小高加大油门，汽车向济阳县人民医院飞驰而去。受伤的

小伙子叫了一阵，又昏迷不醒了。

到了医院王为民马上挂号、办手续，颠颠地忙了半天，终于把小伙子送进了急诊室。大夫用小木板刮他的脚心，居然毫无反映，看来头部伤势严重。王为民安排司机带着那个中年人去接他的父母，小高不敢怠慢，立即发动了汽车。半路上中年人一眼发现，迎面开来的三轮车上恰好坐的是病人的父母，于是他们调转车头，带上两位老人返回医院。

两位老人一见儿子昏迷着，伤成这个样子，忍不住老泪纵横，一递一声：“我苦命的儿啊！这种倒霉的事怎么让你遇上了？那个该杀的小轿车，撞了你他倒自己跑了，你要是有个好歹，我也不活了……”

王为民一边劝说，一边安顿二老在急诊室门外坐下。这时候老人才想起来，他们有个侄女就是这个医院的大夫。

司机和中年人很快就把这位大夫找来了，只见她慌慌地进了急诊室，跟主治大夫嘀咕了一阵，接着就出来了：“姑姑，别急，不会有生命危险。”

这下，王为民放心了：“大娘、大爷，我们还有事，先走了。”

刚上了车，中年人追出来：“别走，老人家让我问问两位师傅的姓名。”

“名字不关紧，快去照看病人吧！”说着，王为民冲小高一挥手，小高一踩油门，车一溜烟飞驰而去。

“我来赔钱”

97年夏天，一个很闷热的下午，王为民去阀门厂取零件。下了柏油路，到红庙子还有一段10里左右的土路，远远看见路边黑压压地围了一群人。越来越近了，王为民突然对司机说：“小高，开快点，好象出乱子啦！”一会儿就听见吵吵嚷嚷的声音，声音越来越清晰，好象是一群人在围攻一个小伙子：

“是你压坏的，你就得赔！”

“这事不怪我！”

“赔钱！赔钱！”

“不赔！不该我赔！”

“你赔！你赔！”

“就不赔！”

“好你个坏小子，我砸瘪了你！”

一个老大爷抡起了铁锹。这时，车“嘎”的一声停在面前。王为民一边开车门一边高声喊着：“我来赔钱！”

老大爷的铁锹慢慢放下了，所有人的眼光都投向了王为民。

“呀！是他”有人不由地伸了伸舌头。

“他是谁？”

“他就是王为民。”

一听是王为民，许多人都不好意思了，尤其是那个老大爷，红着脸嘟囔着：“这是怎么说的，让王为民碰上了，多不好意思！”

那个小伙子也低着头害起羞来了。王为民这一来，就象搬来了一台空气净化器，所有人的觉悟都变高了，不但不再吵闹，而且，还互相道起歉来：

“没什么，这事是我们不对。”

“我也有不是。”

原来，事情是这样的：

这个小伙子是个汉族青年，骑自行车打这儿路过。其他人都是回民村的村民，正在浇地。抽水机把水从地下井里抽上来，通过许多皮管子浇到田里，管子经过小路的时候，就在路上挖一道沟，放进管子埋上土。一般情况下，路上过人、过车都不会影响浇地；可今天不同，小伙子的自行车从管子上轻轻地骑过去，皮管子就破了，水顺着破洞往外喷。因为路上的这段皮管子经年累月，早已岌岌可危了，就象“拔萝卜”的童话中讲的一样，许多动物加起来也没把萝卜拔下来，可小老鼠一来，萝卜就拔下来了：不是小老鼠有力气，而是就差小老鼠那一点力量了。这个汉族青年只起了“小老鼠”那一丁点作用，管子就破了。

王为民拿出钱来，一定要让回民村的百姓收下。他们坚决不收，还说：“王师傅，您这不是打我们嘴巴子吗？这事怪我们，今儿收了您这钱，以后我们怎么见人啊？”

“王师傅，不管怎么说，这管子是我过来后坏的，该我赔

钱！”小伙子抢过来说。

“那哪成？这事不能怪你。”

“我是该赔钱。”

“不该赔！”

“该赔！”

看着他们的样子，王为民笑了：“早这样不就好了吗？人啊，只要能放下这个‘我’字，凡事都替别人想一想，就什么都好办了！”

大家很信服地点点头。

最后，王为民、那个小伙子、还有回民村的村民，大家亲亲热热、握手道别，仿佛是一群好朋友。



双喜临门

1997年7月2日，就在香港回归祖国的第二天，王为民的孙子出生了。王为民乐哈哈地笑着说：“这叫双喜临门，一喜是香港回归，二喜是我当了爷爷。”

听说儿媳已经进了医院，王为民特意脱下油工衣，用香皂洗手，洗了一遍又一遍，一连洗了五遍，心想：可不能熏着孩子，要让孩子一出世就看见一个干干净净的爷爷。他高高兴兴

地来到医院。这天天气特别热，儿媳已经进产房大半天了，还没有动静。王为民在走廊里走来走去，非常不安。一会儿大夫出来说：“已经生了，是个男孩，就是生下来不哭。”

一听这话，王为民急得打转转，满头大汗。又过了一会儿，还是听不见哭声，他出门就奔妇科主任家去了；可是不巧，主任不在家，这可怎么办呢？

见他着急的样子，司机小高安慰说：“王矿长，没关系，我的孩子出生的时候也是这样，后来就好了。”

一会儿，听见哭声了，但声音断断续续的，一问大夫，说：“这孩子，打一下哭一声。”

王为民又不安起来，慢慢地哭声连起来了，他这颗心这才放了下来。

几天后，小孙子该出院了，王为民笑得合不上嘴。他照例地换好衣服，一遍一遍地洗手。到了医院，抱过孩子来，这么看看，那么瞧瞧，左右上下看了个遍，怎么也看不够，越看越爱看，越看越好看，心里那个当爷爷的高兴劲全挂在脸上了。走出医院门口，刺目的阳光射过来，王为民赶紧侧过身子，替小孙子挡住阳光。看他侧着身子走路的滑稽样儿，全家人都乐了。看来，爷爷对孙子的感情远胜过父亲对儿子，这大概就是“隔辈亲”吧。

刚当上爷爷的人是非常想念孙子的，可王为民实在太忙了，他没有时间享受这种天伦之乐。在小孙子出生后的两个月里，王为民只抱过孩子三次。他说：“等我抽出点时间来，好好理理发，刮刮胡子，穿上新衣服，正儿八经地抱孙子照张像。”可惜，他这个小小的愿望还没来得及实现，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向蚊蝇宣战

夏季是苍蝇、蚊子大量繁殖的季节。人类与蚊蝇的战斗由来已久，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想出了许多驱除蚊蝇的办法。1993年7月，正是蚊蝇肆虐的时候，王为民在商店里发现电子灭蚊器比较方便实用，他想到了临盘镇中学的同学们，于是买了三个送到了学校。

97年7月29日上午，王为民又风尘仆仆地来到临盘镇中学。这一次他换了新招数，改用喷雾器了。他先找到负责宿舍的老师，打开男生宿舍的门，默默地背着喷雾器喷起药来：房顶、地面、床上、床下、墙角、门后，所有蚊蝇能存身的地方，他都仔细地喷上了药。药物刺鼻的气味呛得他直咳嗽，他全不在乎。酷暑天气，穿一身油工衣，背着偌大个喷雾器，再这么上下左右地忙活半天，等到把男生宿舍喷完，他已是汗流浹背了。他把门关好，然后把钥匙交给管理宿舍的老师，并且留下话说：“中午我再来给女生宿舍喷药。”说完，水都没喝一口就走了。

中午，王为民又出现在校园里。张校长在女生宿舍里找到他，紧紧握着他的手说：“辛苦了，辛苦了，到办公室擦擦

汗，洗把脸吧！”

“不用了，我用衣服擦一把就行了。”喷完女生宿舍，王为民又匆匆离开了。

没过几天，他又来了，还是给宿舍喷药。97年7月份，王为民一共为临盘镇中学男、女宿舍喷药5次。

细心的王为民在喷药的时候发现，有的同学居然连蚊帐都没有。这怎么能行？喷几次药也不解决根本问题，还是挂上蚊帐更好些；否则夜里遭到蚊虫袭击，睡不好觉，白天怎么学习呢？

7月28日，王为民又来了，这次带来了30面崭新的尼龙蚊帐。接过蚊帐，张校长感动得说不出话来，同学们更是激动万分。8月1日临盘镇中学利用庄严的新学期首次升旗仪式，为品学兼优的贫困学生发放了这些蚊帐。

30面雪白的蚊帐扯起来了，构成了宿舍里一道美丽的风景，似一首朦胧的诗，像一片纯洁的梦。在这白色纱网构筑的方城里，甜甜地睡着我们的花朵，我们的希望，我们的未来……

我心中的为民叔叔

对许多同学来说，写作文是最让人头痛的事了。每周到了作文时间，大家都唉声叹气：作文题目有了，老师也分析讲解了，可就是没话说。咬着笔杆，对着作文本发愁，直到最后时刻，才不得不东拼西凑，这里抄点，那里借点，勉勉强强凑成一篇文章，应付了事。所以，很多同学把作文课戏称为“作难”课。这次例外，临盘镇中学出了个新的作文题目，同学们提起笔来，有说不完的话，再也没有人发愁，再也没有人作难了。他们一个个下笔如有神，一篇篇小作文出来了：有娓娓动人的事件，有真诚炽热的感情，有恰到好处的议论。同学们的作文水平怎么突然提高了？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因为这次的作文题目是——“我心中的为民叔叔”。

1997年8月，临盘镇中学组织了“我心中的为民叔叔”征文活动，同学们对为民叔叔的感情在心里积聚了很久，终于有了发泄的地方。据语文老师说，这是同学们写得最有真情实感的一个题目。

初三（二）班的郑延霞同学写道：

一个星期天的早晨，由于补课，我骑着自行车去上学，在临盘市场北端，见到一个人正弯腰打扫街道，一个同伴说：“你们看，那不是王为民叔叔吗？”一听到“王为民”三个字，我立刻注意上了那个人。当那个人抬起头拭汗的时候，我看清了他的面目，啊！正是王为民叔叔。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个堂堂正正的油矿矿长，竟然穿着这样朴素，上身穿着一件旧工作服，下身穿着一条退了色的灰裤，头发白了一半，但精神抖擞，一双眼睛睿智而又温和，要不是同伴认出，我还以为王叔叔是个清洁工呢！骑自行车瞬间而过，远远地看见他又弯下腰扫起来。

初三（三）班的马玉兰这样写道：

为民叔叔抱着一颗火热的心，全心全意地为各个岗位上的人服务，使人们感到春天般的温暖。在学校里，为民叔叔为同学们献爱心；在市场上王叔叔为买主行方便，让那些狡猾的商人难以得逞。像类似的事例不胜枚举。我们心里都明白一个理：为民叔叔为人民服务的心是真诚的。

初三四班的杨凤珍写道：

他的故事还很多很多，这些小故事，一桩桩感人肺腑，一幕幕激动人心，它们随时都在我们身边发生着。他的精神激励着我们前进。

为民叔叔，现在我没有华丽的词汇来形容你，也没有嘹亮的歌喉来歌唱你，只能用我心中的感受、手中的笔来写你，写出我心中的好叔叔、新时期的活雷锋。

还有很多同学在作文中描述了王为民刻苦攻关、积极投身科研的事迹。同学们在作文中都纷纷表示，一定要向为民叔叔学习，从身边做起，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从努力学好文化知识做起，争取将来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

一次征文比赛把“学习王为民”的口号变成了真实的行动，同学们对王为民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每个人的思想境界都得到了升华。校园里一个学为民、树新风的热潮正在兴起。

反光镜下

都知道王为民的身体好：尽管他常年早起晚睡，头脑不停地转，工作不停地干，可他总是一副神采奕奕的样子，好象他天生就有一副铁身板，永远都有使不完的劲儿。这在临盘几乎成了人人承认的事实。一提起王为民的身体状况，人们便会翘起大拇指：“人家王为民那身体简直是铁打的，不服不行。”

“就是个铁人，常年象他这么个干法，也得累趴下。他比铁人还铁！”

就连王为民的家人也这样认为：“为民的身体很好，再怎么累也不闹毛病，这一点倒叫人挺放心的。”这是王为民妻子的话。

可人毕竟是血肉之躯，常年风里雨里，睡板房、睡办公室，甚至睡在井场上，疲劳加潮湿，日日、月月、年年，终于他这铁打的身板发出了抗议之声。这声音尽管很微弱，别人听不见，可王为民却能听见。它时常地、不厌其烦地在他耳边隐隐地、孜孜地敲击：“让你不爱惜自己，叫你腿疼！以后注意，我就饶过你。”

可王为民象个任性的孩子，就是不听话。渐渐地这声音越加响亮：“叫你不听话，腿酸、腿疼！”

王为民的腿果真又酸又疼，他强忍着，就是不表现出来。

所有的人都不知道，只有细心的司机高宏伟是瞒不过的，因为王为民和他在一起的时间比和妻子、儿子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都长。一次出车途中，小高正集中精力开车，突然从反光镜里，发现王矿长正用两个拳头使劲地砸腿。他马上放慢速度：“王矿长，您的腿……”

王为民慌忙说：“没什么，一点小毛病。”待到下车的时候，王为民依然是精神抖擞、神采飞扬。

小高没有在意，一次、两次、许多次，小高感觉问题严重了：“王矿长，您这腿，得去看医生了！”

“好，我去看看。不过，这事不要对别人讲。我毕竟是全国劳模，生这点病，声张出去，惹得领导群众都来看我，怪不自在的。”

“好吧，我不讲，可您以后千万注意啊！”

这个小秘密直到王为民去世后，小高师傅才含着泪讲出来。

劳模的穿衣问题

王为民常年一身油工衣，这在临盘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就是这一身油工衣，有时也为他惹出点小麻烦来。

在某一场合，或者看到某张照片，总是有人对咱们劳模的穿衣问题表示不满：

“到这种地方来，怎么还穿那么脏一身油工衣？”

“他就不能换换衣服吗？”

连有些领导也不满了：“王为民这是怎么搞的嘛！”

有一次，临盘采油厂党委书记贾锡坤向他问起这个问题，他很为难地说：“贾书记，说实在的，当这个劳模可真是负担啊！会议、报告太多。我的工作性质决定了，我总得跟井打交道，不能一天到晚西装革履地等着采访、报告，那样我就不是王为民了。”停了一会儿，看见贾书记还是一副询问的表情在听着，他又接着说：“不过，话又说回来，做报告也是工作需要，不但对别人是一种教育影响，就是对我自己，每做一次报告也是一次教育，一次提高，一次升华。就是时间太紧了，有时候实在是来不及；假如有时间的话，开会或做报告，我一定换套干净的衣服。唉！……”他长长地叹气，不住地摇头，

满脸的无奈。

是啊，人毕竟不是神，分身无术啊！

王为民在油井和会场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场合里，来去匆匆，穿梭往来。这一身油工衣的遗憾，就不得不留在众人的记忆里，留在彩色的照片里。的确是很不协调——窗明几净、整齐亮丽的会场与这身油工衣，西装革履、盛装华彩的众人与这身油工衣。

最难忘的是那次到油田开会，会场设在胜利饭店。王为民正在井上干活，接到通知，一看时间，来不及了，必须用最快的速度赶到，哪里有时间换什么衣服？到了胜利饭店，他匆匆地就往里走，想进去先找个地方洗把脸；服务员上前就拦住了他：“喂！这人怎么回事？要饭也不能跑这里来。这儿有个很重要的会，你赶紧走！”

王为民一下愣住了，看看自己这一身打扮，可不是，今天这身工衣也确乎是破了些，又这么脏兮兮的，唉……他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我……我是来开会的。”

快嘴的服务员立刻说：“你这人是不是有毛病，快走吧！”

饭店经理刚好在旁边的房间里，听见外面好象起了争执，出来一看：“唉呀！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他瞪了一眼服务员：“这是咱们陆局长请来的客人。”

服务员吓得一伸舌头，口里连说：“对不起，对不起。”

王为民很不好意思地说：“不怪你，是我……”

俗话说，穿衣戴帽，各有所好，王为民却没这个自由。穿一身油工衣，是为了干起活来放得开，无所顾忌，能痛痛快快、扑下身子大干；没想到，换个场合，这身衣服就起反作用了，它不但不能让人放得开，反而让人很拘束，很难为情。怎样才能两全呢？不难，就是需要点时间，可王为民缺少的偏偏就是时间……

25 张单据

在李霞那里，保存着 25 张王为民在外吃饭的单据。李霞是临盘采油厂三旷的库房管理员，她的父亲与王为民是老战友，王为民待李霞就象是自己的女儿。

1997 年 7 月的一天，王为民把一大把单据交给李霞说：“这些单据你给我保存一下。”

李霞接过单据一看：“王叔叔，这些都不是正规发票，不能报销。”

“我不是想报销，是想记下个人的钱是怎么花的。我一忙起来没白没黑的，放在我这儿，说不定就丢了。”

王为民走后，李霞想：王叔叔真是细心，生活又精细又有条理，从不乱花一分钱，我一定替他好好保管着。既然不需要报销，李霞也没再翻看这些单据，找了个信封装起来，锁在柜子里。

9 月 14 日，王为民不幸殉职，李霞悲痛万分。她含着眼泪取出这些单据，一张张数着：王叔叔，你太忙了，一直还没有时间统计一下，算算你个人的收支账，现在我来替你统计，你放心地去吧。

她一张张数着、算着，看着那歪歪扭扭的字迹，看着这小摊上开出的不正规发票，看着每张单据上那少得可怜的数字，她哭得更伤心了：王叔叔，王叔叔，从 96 年 6 月到 97 年 5 月，您开了 25 张单据，吃了 25 顿饭，才花了 1034.80 元钱，最贵的一次也只有 126 元，上面还工工整整地注明：滨南来了三个人，洽谈业务，加上我和司机共 5 人。您常年出差在外，不是开会，就是做报告、采购零件、联系业务；您和司机两个人总是吃小摊，包子、油条、大饼是您固定的饭食。难道您真的不知道吗？饭店里公款吃喝的酒席，一桌就是一两千，您吃了 25 顿饭，每餐都不是您一个人，还不顶人家一顿饭的钱。

.....

李霞把这些单据一一铺平，她是那样认真，那样专注，象是在点数着什么稀世珍宝。不是吗？这些单据分明就是稀世珍宝。她把这些“宝物”小心地装好，然后郑重地交给了临盘采油厂学为民办公室。

捐献钱物知多少

这些年来，王为民获得 50 多个荣誉称号，得奖金数万元，他一分没要；革新专利费一分没拿；工资奖金很少往家交。王

为的钱都到哪里去了呢？他有颗菩萨心肠，只要别人需要，他便慷慨解囊。

三队的女工赵宝荣的孩子得了白血病，他捐献 1500 元。

利津县有 11 名特困生，上不起学，他拿出上千元给他们交学费。

为了使家乡脱贫，他拿出一万多元，给乡亲们办厂子、养藕，使他们走上致富道路。

看到临盘临近村庄的村民们吃水困难，他拿出 1700 元为村民们打水井。

再看看下面的数字吧！

1984 年 5 月，给临盘托儿所捐款 200 元。

1985 年 11 月，给太平寺乡烈军属买煤 3150 公斤（折合人民币 472. 5 元）

1984 年—1988 年，为了搞技术革新，自己掏了 4800 余元。

1985 年—1992 年，先后为太平寺乡 6 所中小学买煤共 5575 公斤（折合人民币 921. 5 元）。

1989 年—1992 年，为帮助后进青年摆脱困境，先后为他的七名徒弟还酒账、买饭票、赔偿有关钱物共 1100 余元。

1989 年 5 月，给临盘水电大队一名身患绝症的女工送去 50 元。

1990 年给里难盘小学送去 200 元，后又送去 300 元，设立“学习进步奖”。

1990 年 5 月 3 次为亚运会捐款，共 560 元。

1991 年 1 月到 10 月，三次给困难职工赠送生活费 620 元。

1991 年 5 月，为南方水灾灾民捐款 4 次，共 357. 8 元。

1991 年 9 月给临邑县服务公司残疾人捐款 102 元。

1994 年 7 月，为临盘采油厂 3 队患病女工两次捐款 1650 元。

1995 年 7 月，给临盘镇太平中学捐款 6000 元。

1995 年 9 月，给胜利油田 17 中送去 2000 元。

1996 年 8 月，给延安蟠龙小学捐款 200 元。

1997 年 4 月，给红庙中心小学捐献 1000 元。

.....

王为民这些年一共挣了多少钱，这是个能算清楚的数字，但他一共往外捐献了多少钱，却没人能计算清楚。很多情况下，他捐出了钱物，并没有人知道，甚至受他恩惠的人本身也不知道他是谁。大家只知道，他家里很简陋，他个人生活很俭朴。

至于他捐献出的物品，就更说不完了。

临邑县 89 岁的“全国健康老人”，最爱穿王为民赠送的风衣；老残废军人周珩善，却总也不舍得穿那件王为民特意为他选购的军大衣；幼儿园的橱窗里一直摆放着王为民送来的手风琴。

夏天，多少人吃过王为民送的西瓜啊——帮他搞革新的工友们，太平中学的同学们，110 的干警们，路上修路的民工，田里劳作的农民.....

冬天，多少人生活在他送的煤炉下——附近的中小学，敬老院，退休的老党员.....

好事做了一辈子，点点滴滴见真情。王为民不正是那种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的人吗？他伟大的人格不正是这一点一滴的小事累积起来的吗？

同学们，小朋友们，千万不要看不上一点小事，让我们就从一件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做起吧！

最后的一天

1997年9月13日晚上，走在回家的路上，他看见一个要饭的老婆婆，附近的居民给她送来了热腾腾的饭菜，她拿出自己的碗正装饭的时候，王为民发现，那碗实在破得不成样子；碗边上有缺口，碗壁上还有一道道裂痕。于是她走上前去：“老婆婆，明天早上，我给你拿两个新碗来，你在这等我。”

第二天早上，王为民拿着两个新碗来了，可那位老婆婆却没有在这儿等他。王为民没有时间多停留，他今天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安装抽油机节能器。这是他的又一个大的革新项目，如果能成功的话，可使抽油机的用电量节约三分之一呢！这样原油生产成本就会大大降低。

他拿着两个碗回到家里，吃了两碗面条。平时他都是吃一碗，这天考虑到活很紧张，还不知干到什么时候，就多吃了一碗。他先到矿维修队取上钢丝绳，然后到临邑县机械厂拿悬绳器，接着又赶往济阳阀门厂，组织人员、车辆拉上刚刚加工好的节能器。

下午1点30分，开始安装节能器。他怕不安全，就说：“大家都躲远点，让我来。”于是，同事们在一旁当助手，他

自己站在最前面。下午 3 点 10 分左右，节能器安装完毕，正准备开车调试，突然，祸从天降：一块一吨多重的平衡铁从 6 米多高的空中掉下来，不偏不倚正砸在王为民的身上……

这是他最后一天，这一天，他忙得没顾上吃午饭，也没空喝一口水。就这样，他饿着肚子，带着疲劳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新建的殡仪馆

“殡仪馆的门正冲着咱们村，不吉利，不能让他们开馆！”张大庄的村民们都这样说。这当然是迷信说法了，没有道理的。但村民们长期以来形成的旧思想、旧观念，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扭转的。

这是一个新建的殡仪馆，还没有彻底完工。说起这个殡仪馆来，还是在王为民的建议下兴建的。临盘采油厂旧的殡仪馆过于窄小陈旧，稍微多几个人就转不开身，老职工们对此都有意见。为了解决老职工的后顾之忧，王为民提了这个建议，领导也认为很合理，所以才筹集资金，建了这个殡仪馆。没想到张大庄的人很有意见，这事让领导很为难。

殡仪馆快要竣工了，王为民看着宽敞明亮的新馆，心里很

高兴。他抽时间来擦玻璃、拖地，到处都打扫得很干净。

9月14日，王为民突然因公殉职，这一噩耗把临盘人惊呆了，谁也不愿意相信这一事实，巨大的悲痛将石油城淹没了，人们纷纷涌向医院，街头巷尾瞬时空不见人……小贩们悄悄地收起了货摊，音响店关掉了所有的歌唱，附近的村民们都放下手中的活计，打牌的老人们抹着眼泪弃牌而去……

厂领导在无限的悲痛之中，筹划着王为民的后事。新的殡仪馆还没整理好，外面好长一段路潮湿泥泞，怎么用？再说，张大庄的人一直吵嚷着不让开馆，到时候惹出乱子来怎么办？

王为民殉职的消息也传到了张大庄，村民们震惊了：天道不公！怎么能让这样的好人死去？他们忘不了王为民给他们焊接的农具；忘不了王为民给他们打的水井，忘不了人们对这位好人有口皆碑的传颂……

没有人组织，没有人强迫，在王为民殉职的当天夜里，张大庄的人都出来了，他们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劳动。第二天早上，人们发现了一个奇迹：一夜之间，新建的殡仪馆又干净，又整洁，门外那段长长的土路不见了，全部铺上了砖块。张大庄再没人说这样不吉利。

就这样，王为民提议兴建的殡仪馆，他成了第一个受益者。人们在这新建的殡仪馆里和他最后一次道别。

万众挥泪送英灵

同学们，小朋友们，人总是要死的，但是像王为民这样的“死”却是罕见的。

1997年9月20日，临盘大地，万物含悲。

这天上午，3万多名职工、家属、师生和当地的村民门，早早地守候在街道两旁，等待着灵车的到来，等待着和王为民做最后的告别。

王为民的妻子王玉珍呆呆地看着他的灵柩，仍然不相信他已经去世：“走，别在这儿躺着，咱回家去。”

王为民的小儿子传江承受不了这样的打击，一连几天躺在家里输液。大儿子传海忍悲含痛努力撑着这个顷刻间塌陷的家。儿媳抱着几个月的孩子泣不成声：“我爸他不是不爱这个家，他实在是太忙，没有余力……”

一位64岁的老大娘来了，她已经偏瘫了5年。她拄着拐棍，一步一颤艰难地走着，走了一公里的路，来到灵堂。她不停地哭着，说：“他就要走了，我来看看他，这么好的人，他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17 中唐晓燕哭着告诉记者：“去年夏令营，王为民伯伯给

我们讲艰苦奋斗、好好学习的事儿，没想到他这么快就走了……我要像他学习，像他那样做人。”

11 点 50 分，灵车缓缓驶向街头，人群中顿时发出一片哭声。人们使劲往前挣，总想靠得更近些，看得更清楚些。公安干警们手挽手组成了防护线，却难以阻挡涌动的人群。一位退休的老工人挤在人群里，不住地向灵车挥手，脸上老泪纵横。几位怀抱王为民遗像的青年人早已泣不成声。人群里打起了一幅幅挽幛：“王为民精神永存”、“王为民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临盘镇小学 300 名小学生面对灵车庄严地举起了稚嫩的小手，向他们的校外辅导员行最后的队礼。一条条字幅在他们胸前飘动：“王为民伯伯您走好”、“王为民伯伯一路平安”、“王为民伯伯我们永远想念你”……

灵车缓缓地走着，慢得几乎停止，人们还是嫌太快；长长的街道，好长好长，人们仍然嫌它太短。人们跟在灵车后面不忍离去……

灵车终于驶离了街道，驶上了公路。公路上所有的行驶车辆都自动停靠在一边。

他就这样走了。他带走的那样少，留下的却是这么多！

特殊的党费

中共中央组织部于 1997 年 12 月收到了一笔特殊的党费，
收据如下：

党费收据

王为民同志自愿一次多缴党费一万元零角零分。

特此证明

中共中央组织部

一九九年十二月九日

王为民 9 月 14 日就殉职了，这党费是谁缴的呢？是他的妻子王玉珍。

9 月 14 日那天，她做了好多的菜。再过两天就是农历 8 月 15 了，今儿是个星期天，晚上一家人可以好好地吃顿团圆饭。可左等右等，王为民总也不回来，这样摆着饭菜苦苦地等也不是一回事，她想，为民一定是很忙，还不知道能不能回来吃饭呢？

直到晚上 11 点多，人们才把这不幸的消息告诉她。到了殡仪馆，她没有哭，她的脸成了一张白纸，口里声声叫着：“为民，为民，你躺在这儿干啥？起来，咱回家，回家去。”

这是多么沉痛的打击啊！如何让她承受得了？工友们来了，老乡们来了，厂领导来了，局领导来了。她默默地迎来送往，一句话也不多说。

这天，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副总经理张轰来了，他代表总公司党组织给王为民家属送来 1 万元慰问金。她不再沉默了，当即表示：“这钱交给组织，作为为民的最后一次党费吧！”

这就是王为民的家属！这就是王为民的妻子！真真“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

再认识父亲

在传海心目中，父亲埋头科研，面对那么多深奥难懂的知识，知难而进，硬啃硬钻，这种精神实在让他敬佩。尤其近年来，他不甘做现代文盲，又向一向生疏的微机 and 英语进攻了。他学英语很认真，还要求传海和传江每天见面要用英语和他对话。学微机也很快，他写信和上报材料已经可以用微机打了。

但是对于父亲如何如何做好事，如何如何帮助别人，传海体验很浅。父亲在家的时间很少，父子难得在一起长时间叙谈。

在单位上经常有人提起他父亲做的很多好事，作为儿子的他居然毫无所知。每次人们对父亲大加赞扬的时候，他都说：“其实我父亲和咱们大家一样，是普普通通的一个人。”

但是父亲殉职后，有几件事给了他深深的触动。他不得不重新再认识父亲了。

记得父亲去世一周以后，一个陌生人来敲门，进门后也不自我介绍，站在客厅里，呆呆地看着王为民的遗像。一家人莫名其妙，不知道他究竟要干什么；但从他的眼神表情里看得出，他是想说些安稳的话，可自己本身就很悲痛，所以什么也说不出来。呆了一会儿，他很不自在的样子，转身要走，嘴里说着：“我来看看，来看看。”说完就走了。传海总觉得这个人好面熟，后来才知道，他是临盘大街上买电视报的人。

1998年春节，传海和传江带着香蕉、桔子等食品，来到了父亲生前经常送温暖的敬老院。敬老院的负责同志向老人们介绍说：“这是王为民的两个儿子，他们看望大家来了。”

老人们顿时孩子一样哭泣起来。拄着双拐的老奶奶，托着病腿的老爷爷……他们一个个都哭得好伤心，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传海和传江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流着眼泪匆匆离开了。

父亲去世不久，传海的儿子过百天。为了给孩子留个纪念，这天晚饭后，传海到一个同事家去借小型摄像机。进门后，同事的老母亲看他带着黑色袖章，就问：“给谁带的孝啊？”

“我父亲。”传海很不自然地答道。

“他父亲就是王为民。”同事在一旁补充说。

一听是王为民，老妈妈的眼泪马上就下来了，再也说不出话来，赶紧掩着面到里屋去了……

这几件事给传海的触动太大了：父亲在人们的心目中原来占有这样的地位！假如说他过去还有一点不理解父亲的话，那么他现在真正理解了。只有真心实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才会活在人民心中，也只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才最幸福、最有意义。

两个心愿

王为民匆匆地走了，他留给我们的太多、太多，在这太多太多里就有他的两个心愿：

一、1997年7月2日，王为民的孙子出生了。在孙子出生之前，他就想好了名字，叫“多多”。他沉思着对全家人说：“‘多多’的意思就是希望世上的好人多一些。”言语不多，却是如此地耐人回味。

谁不希望世上的好人多一些呢？王为民是这样希望的，而且他首先自己做了个彻头彻尾的好人。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在希望！这种希望是如此的强烈，那么我们何不向王为民那样，首先自己做一个好人呢？

二、有一次，坐在车里，王为民很有兴致地和小高谈起了昨天晚上的电视节目。他说：“外国人设计的折叠式自行车还不够小，等我退休以后，一定设计一个更小的折叠自行车。”是的，我们中国的科技水平一定要提高，提高，再提高……

王为民只有初中文化，但他自强不息，在科学的崎岖山路上艰难攀登，勇往直前，取得了一项项可喜的成绩。有了这种精神，还有什么攻不克的难关？

一个王为民走了，留下了两个心愿……

千万个“王为民”跟上来，去完成他的心愿……



为民精神永存

王为民走了，留下了可贵的“为民精神”，最近一个时期，临盘采油厂先后成立了 26 支党员学为民送温暖服务队，110 支为民青年突击队，33 支女工、民兵学为民、送温暖服务队。

太平中学设立了“王为民奖学金”和“王为民流动红旗”；油田 17 中有“为民尊师金狮奖”和“学为民环境卫生值勤队”。

临盘采油厂成立了专门的学为民办公室。王为民展览馆办

起来了，王为民纪念馆正在兴建之中。

王为民的家乡红庙村自觉组织了打井队，为村民义务打井。97年夏季，该地区遭到了百年不遇的旱灾，但因为有了这支打井队，这个村的夏粮获得了大丰收。

王为民的徒弟们也行动起来了，积极地参加各种为民服务活动。98年春节，王宪东主动给敬老院的老人们送去了100斤大米和10斤油。

各个学校的师生都行动起来了，仅油田17中半年之内就收到各个单位的表扬信上百封。

各种宣传王为民事迹的书籍陆续出版，一台台以宣传学习王为民为主题的文艺节目上演了。

自1993年以来，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党组和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四次作出了《关于开展向王为民同志学习活动的决定》；胜利石油管理局党委也先后三次作出决定，在油田广大干部群众中深入地开展向王为民同志学习的活动。

人民需要为民精神。时代呼唤为民精神。一个学习王为民的热潮正在越来越广大的领域里蓬勃兴起。

同学们，小朋友们，希望你们也以为民精神学习、生活、做人。愿为民精神在我们中华大地上生根、开花、结出累累硕果！

附表(一)

王为民荣誉称号统计表

序号	荣 誉 称 号	获该项荣誉称号时间	授予荣誉称号单位
1	二等功	1985. 1	胜利油田会战指挥部、油田工会
2	“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积极分子	1985. 2	胜利油田会战指挥部、油田工会
3	劳动模范	1985. 2. 19	胜利油田党委
4	三等功	1985. 7	胜利油田、油田工会
5	技术革新能手	1985. 9	临盘指挥部
6	劳动模范	1986. 1	胜利油田党委
7	先进生产者	1986. 1	胜利油田党委
8	先进生产者	1986. 2	临盘指挥部
9	优秀共产党员	1987. 1	临盘指挥部党委
10	双文明标兵	1987. 1	胜利油田
11	三等功	1987. 7	胜利油田、油田工会
12	全国职工自学成才奖	1987. 8	中华全国总工会
13	优秀工会积极分子	1987. 8	胜利油田工会
14	工会积极分子	1988. 1	山东省总工会
15	双文明标兵	1988. 1	胜利油田
16	双文明标兵	1989. 1	胜利油田
17	全国能源工业劳动模范	1989. 7	能源部
18	全国劳动模范	1989. 9	国务院
19	双文明标兵	1990. 1	胜利油田

序号	荣 誉 称 号	获该项荣誉称号时间	授予荣誉称号单位
20	优秀共产党员	1990. 7	胜利油田党委
21	先进个人	1990. 8	临盘采油厂
22	尊师重教先进个人	1990. 9	临盘采油厂党委、临盘采油厂
23	铁人式职工	1990. 10	胜利油田党委
24	双文明标兵	1991. 1	胜利油田党委
25	维护社会治安先进个人	1991. 3	临盘采油厂党委
26	工会积极分子	1991. 5	胜利油田党委
27	石油系统合理化建议积极分子	1991. 6	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
28	优秀共产党员	1991. 7	胜利油田党委、胜利油田
29	优秀转业军人	1991. 9	胜利油田党委
30	优秀共产党员	1991. 12	山东省委
31	双文明标兵	1992. 1	胜利油田
32	优秀技师	1992. 5	胜利油田劳资处
33	优秀共产党员	1992. 6. 25	胜利油田党委
34	双文明标兵	1993. 1	胜利石油管理局
35	工会积极分子	1993. 5	临盘采油厂工会
36	优秀共产党员	1993. 7	胜利石油管理局委员会
37	工会积极分子	1994. 4	临盘采油厂工会
38	优秀共产党员	1994. 6	山东省委
39	优秀共产党员	1994. 6. 30	胜利石油管理局党委
40	优秀工会积极分子	1994. 9	临盘采油厂工会
41	合理化建议名星	1994. 12	胜利石油管理局
42	合理化建议优秀成果	1994. 12	胜利石油管理局
43	特等劳动模范	1994. 12	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
44	劳动模范	1995. 1	胜利石油管理局党委
45	中华技能大奖	1995. 10. 10	国家劳动部

序号	荣 誉 称 号	获该项荣誉称号时间	授予荣誉称号单位
46	劳动模范	1996	胜利石油管理局党委
47	工会积极分子	1996. 3	临盘采油厂工会
48	优秀共产党员	1997. 7. 1	胜利石油管理局党委
49	合理化建议积极分子	1996. 12	胜利石油管理局工会
50	劳动模范	1997. 1	胜利石油管理局
51	工会积极分子	1997. 1	胜利石油管理局工会
52	工会积极分子	1997. 3	临盘采油厂工会
53	十佳文明职工	1997. 3	胜利石油管理局
54	优秀共产党员	1997. 6	山东省委
55	优秀共产党员	1997. 7. 1	胜利石油管理局党委
56	模范共产党员	1997. 7	临盘采油厂党委

附表(二)

王为民革新情况统计表

序号	革新项目名称	成果研制时间	专利和推广使用情况及经济效益
1	千斤顶扒轮器	1984	
2	打气筒式低压安全阀校正器	1984	1994 年 10 月获国家专利
3	弹子盘防脱器	1984	
4	螺旋起重小车	1984	
5	小型水冷电焊机	1985	硅橡胶套安全阀于 1990 年获国家专利,此项目已推广到河口、滨南、临盘,2000 余套获效益 30 万元。
6	硅橡胶套安全阀	1985	
7	干式乙炔回火防止器	1985	
8	手压式齿轮对扣机	1985	
9	抽油杆防脱导向器	1986	1988 年 11 月 18 日获国家专利 此项目在临盘推广了 115 口井 每年节约资金 100 万元。
10	水平绳卡子	1987	
11	分拆式毛辫子悬绳器	1987	
12	氧天然气切割钢板割嘴	1988	
13	临盘改进型抽油机	1989	
14	多功能单流阀	1991	1991 年获国家专利
15	抗摔式小型电焊机	1992	
16	封闭闸门	1993	

序号	革新项目名称	成果研制 时 间	专利和推广使用情况及经济效益
17	革兰顶丝	1993	
18	微型井口	1994	
19	单项盘根压帽	1994	
20	磁性锁	1994	
21	配电柜移位	1994	
22	复式开关	1994	
23	防盗丝堵	1994	
24	防盗井口阀门	1994	
25	高架罐锁	1995	永久性盘根盒推广到胜利的 10 个采油厂, 共计 300 余套, 效益 500 万元, 四锁也推广 产生效益。
26	井口锁	1995	
27	套管锁	1995	
28	拉油井出口锁	1995	
29	一种光杆密封器	1995	
30	液位探测棒	1996	
31	液压控制柜子悬绳器	1996	
32	液化计	1996	
33	盘根法兰卡子	1997	
34	螺丝卡子	1997	